

旅順實戰記

一名「肉彈」

櫻井忠溫著 並畫

黃 郭 譯

卑著『肉彈』(即旅順實戰記、原名肉彈) 經侍從武官長男爵岡

澤精閣下之手而達於

天闔辱蒙乙夜之覽光榮已過於予身而又荷蒙隆渥之

皇恩特賜召見噫以渺不足數之身而近

龍顏於咫尺予惟有仰感俯愧不知所言而已

明治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陸軍步兵中尉

櫻井忠溫

謹獻此書以慰

陣歿戰友之忠魂

陸軍歩兵中尉 櫻井忠温

陸軍歩兵中尉 櫻井忠溫著 並畫
中國 錢唐 黃 鄧 譯

旅順實戰記

一名『肉彈』

乃木將軍

王師百萬征強虜

野戰攻城屍作山

愧我何顏見父老

凱歌今日幾人還

旅順實戰記敘

當二十稔之朔而有日俄之役黃白相角詘伸昇變事起於遠東而聲聞昭於環球禍伏於積漸而兵戎見於旦夕此其中權謀形勢之要士卒殊死之繇往往以一隅管籥全局脫有陞失勝負因之易位夫故行軍者莫不廩廩加意於是奉命馳驅身在行間執干戈犯風雪出入艱險斷脰塗腦而不顧屬荷群力奏饒而還迺得暴其所目擊者發揚蹈厲以夸視於當世不則道路傳言莫中情實或如巴黎老兵絮舉滑鐵盧舊事匪不紆曲詳盡然其狀大槪悲感襲人聞者何由興起哉日本櫻井中尉著旅順實戰記一書悉紀甲辰乙巳間戰事之身歷者中間所述英姿颯發遭遇屯亶曾不少屈東國武士遺風於茲畧見錢唐黃生雅者此作迻譯成帙以餉國人可謂有心者矣吾國省此其有龍蛇

風雨之悲歟將仍守吾元牡谷神之素歟黃生以書請叙披閱愜然輒
書數語以歸之

戊申冬月歸安胡惟德識

昔曾文正言此後軍器日精、抵禦之策、惟有血肉相薄耳、覽此書殆有
同意、雖然、此何地也、乃有此戰、使吾國有軍事職者、讀之而增愧奮、其
庶幾終爲弱者之勝哉、

戊申冬日莊蘊寬跋

嗚呼、功可彊成、名可彊立、先哲之言、豈不諒哉、日本以一隅之地、三戶之衆、輒得驅虎
狼強俄於萬里之外、蓋亦不可得之數矣、一旦征書條下、稚孺皆驩、將令甫傳、創病俱
起、當積骸流血之會、不忘親上親長之心、遂能墮名城、拔巨隘、敵師奔潰、不遑喘息、湔
宿恥而雪舊怨、然則功名果可彊而致歟、日俄之役、距今既有年矣、史乘繁蹟、意旨各
殊、其出於政府者、秘而不宣、其出於觀戰者、膚而不切、獨旅順實戰記一書、爲櫻井中
尉所著、中尉以親嘗之經歷、發爲文章、東都人士、交相膾炙、一再披覽、始嘆勝敗之歎、
大有原因於民風士氣者、彼夫不揣其本、徒齊其末、講學而棄道德、談兵而失紀律者、
詎可與此同日論耶、錢塘黃君、英拔之士也、譯此以餉國人、庶幾能見其大者乎、若以
稗官小說視之、則重誣是書矣、稿旣成、遂樂而爲之序、

戊申嘉平月周家樹謹識

乃木閣下之訂正

本書第九章中謂「乃木將軍率幕僚在青泥窪上陸」云云，此與當時之事實稍誤，茲從

陸軍大將男爵乃木希典閣下來函，謂宜訂正如左。

乃木閣下率幕僚在鹽大澳上陸（因當時青泥窪正在掃海中），夫當與奧大將閣下交代時，理宜豫先會見一次，謀議一切。然自乃木閣下上陸後，即接着一通報，謂不必俟與奧閣下相會見，可從速向旅順方面南下，因之遂竟通過南山之麓，而達北泡子崖，乃即設司令部於此崖焉。

壯烈

贈

櫻井中尉

希典

大山元帥題辭

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實爲近世接觀之壯觀、而其激鬪血戰、莫如旅順攻擊、櫻井中尉、躬當其衝、敍而記此、明白詳悉、狀況如目、一讀之、足想見忠勇將卒之風采、其益於後人、果何若也、因出此數語、以弁簡端。

明治三十九年三月

大山巖識

大隈伯爵序

近日有一露國之非職將校，即路朱斯報館之通信員辯飛爾度氏來訪。彼當日露開釁時，在哈爾賓從事通信，未幾被召集而欲往旅順。然當時已早爲我軍絕斷通路，乃更向浦鹽行進者也。此人之言曰：「從露都來之火車中，但見積載着許多之勳章賞金，而坐滿車上之將卒等，又皆意氣軒昂，以爲我文明之露軍，此次必擊破半開化之日軍，而得佩那燦然之勳章，領那爛然之賞金也。其情形宛如已戰勝而入凱旋門者然，毫不抱入虎穴踏死地之危懼。而回顧日本軍，則全與之相反，人人有「男兒既一度決死以臨陣，豈尙復期生還者耶」之意氣，爲君國故，甘投鼎鑊，決心犧牲，而驀然奮進。又露軍缺上下一致和合之風，將則驕，兵則倦，士官肥而士卒瘦，故其將卒間之關係，不啻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日本軍則軍紀嚴正，加之戰友相互之間，宛如父子骨肉之親密。由此觀之，日露兩軍勝敗之數，已不待交戈而早

得判決者矣。」云云。噫，此說也，實頗中肯綮之論也。

夫我國軍隊，軍紀嚴肅，上下融和，互相競爭爲國殉身，献身犧牲之精神，大大發動。噫，此實我大和民族之本領也。然最旺盛發揮此壯美之精神者，即旅順之攻擊是也。故從物質上計算，則此攻圍軍，實大遭損害，然又從精神的活動方面言之，則其利益實莫大也。蓋我大和民族之歷史上，實因之而得確實增一大光榮焉。自高級之將校，以至下級之兵卒，當出入死生之巷，且不保夕之時，無一不意氣凜然，視死如歸者。且惟最勇者最有情，當身冒矢石，親浴彈雨之中，必皆感慨不禁，而其暗中，亦不知曾濺幾度之血淚者焉。又同時而其名譽與任務二者，均鄭重嚴守，即蒙傷而將臨死時，必絕叫「天皇陛下萬歲等等」。蓋此實所以煥發我日本武士之「不怕死，不過死」之本領焉。噫，彼等之精神與行動，與那露軍之勳章與賞金比，誠不可以同日語也。

櫻井中尉者，予友櫻井彥一郎氏之令弟也。親嘗旅順實戰之慘苦，而又富於文藻。

之才之軍人也。當中尉猶在戰地時，予曾讀其一書信，得悉戰爭之表裏，及其間所現出之人情之幾微，而不覺興味之甚深焉。後當第一回總攻擊時，聞中尉已蒙重傷，則又甚悲。然今則中尉揮其得全於敵彈之前之左手，而敘述此實戰之跡，戰場之壯烈又悲慘之狀況，與武士亦不得不吞暗淚之人情，其消息均被一一傳出。噫，旅順之大活劇，藉此多感之筆描出，以公於世，予實最喜而不自禁者也。聞明王師連戰連捷之真因，表彰忠烈之無名英雄之逸事，安慰晒白骨於遼東之野之幾多勇士之忠魂，曩爲旅順之戰士，今爲文壇之大家，着先鞭於趣味最深之戰爭文學，而大告成功者，其有俟於我櫻井中尉者蓋甚不尠也。

明治三十九年四月

大隈重信 識

The Strength of the Hills:

In Memory of the Fortitude of General
Kogi, who fell in defense of the
liberties of Japan and the rights of
Asia, one at Chankuan, the
other at 203 Meter Hill.

The strength of the hills is small,
Where pine forbears and re-bell,
In the tempest throes of battle,
The red Death flashes out —
The strength of the hills is holy,
Crowned with the hero's toil,
And the living heart of a nation
Beats in the leading soil!

The strength of the hills is glory,
O sons of a daughter's ire,
For your deathless love surprises —
The flame of an altar-fire!
In the van of martyr-legions
Thro' the portals of pain ye trod,
Ye have joined the vanes of valor
That march with the hosts of God.

Oliver D. Shaw

山之力

哈利斯夫人作

懷印『欲防護日本之自由、與亞細亞之權利、遂因之而
與南山及嶺霧山之露相滄』之乃木將軍之令郎

すさまじの	山之力や。
嶺より	はた砲塞ゆ。
たよかひの	嵐 <small>あざ</small> 闊 <small>あ</small> えて
紅 <small>くま</small> の	「光は閃きぬ」
聖 <small>かん</small> なりや	山之力の、
冠 <small>かん</small> は	勇者 <small>ゆうしや</small> の辛 <small>くるしみ</small> 書 <small>か</small> 。
はた自由の	いける雄 <small>ゆう</small> 心 <small>こころ</small> 。
これよ血に	まひれこよめく
● ● ● ● ●	
榮 <small>ま</small> なり	山之力は。
挽 <small>た</small> み無 <small>な</small> き	父の御子 <small>おんこ</small> たち
汝 <small>な</small> がつきぬ	愛は天 <small>あま</small> のぼる
祭 <small>まつり</small> 壇 <small>だん</small> に	燃ゆる焔 <small>ほ</small> なり。
死 <small>し</small> な <small>ら</small> かひ	さきか <small>か</small> けすよみ
なやみの地	汝 <small>な</small> は踏 <small>ふ</small> みゆけり
目に見えぬ	軍勢 <small>いくさ</small> に合 <small>あ</small> ひて。
天 <small>てん</small> 軍 <small>ぐん</small> と	共にぞあゆむ、

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予因突擊望臺、不幸陷於敵圍、身受數創而仆。部下亦殆全滅。此時有一高知縣聯隊之一等卒、名近藤竹三郎者、素非予之所屬、且亦素不相識者也。然而彼竟不辭千辛萬苦、終救予而脫重圍。予之得有今日者、實此人之所賜也。故當編此書時、而回想當時之狀況、不得不藉廢餘之左手、作此圖以謝再生之恩人焉。

櫻井忠溫謹識



塞 要 順 旅



(圖解在後)

旅順要塞

此圖係與大孤山相接近之一要塞、即著者等所攻擊之方面也。

- A、大孤山北斜而之一部
- B、白銀山
- C、東鷄冠山之東南砲臺
- D、東鷄冠山砲臺
- E、東鷄冠山新砲臺
- F、東鷄冠山北砲臺
- F'、一戶砲臺
- G、學臺
- H、H砲臺
- I、盤龍山東之舊砲臺
- J、盤龍山西之舊砲臺
- K、盤龍山新砲臺

與此相毗連者有鉢卷山、二龍山、松樹山等等。
圖上有數列之點線、所以表敵之鐵條網也。

自序

予一介武辨、文事問世、本非其選、雖然、不肖辱荷

皇恩、出入於死生之巷、轉戰於矢石之間、既感勇將猛卒之壯烈、又泣腥風血雨之慘酷、今則干戈既戢、目覩皇師凱旋之慶事、微渺如予者、豈得不追憶既往、而重夢想那旅順之烈戰也耶、蓋予之所以呵髡筆而成此書者、職是故也。

此書雖不過記載旅順一方面、然讀者或得由此而可窺見日露戰役之辛慘之一端、又戰爭之壯快及其悲劇、或亦得由此而通其消息也、歟。

當卑著付梓時、辱蒙 大山元帥閣下、並 乃木將軍閣下之題辭、又蒙 大隈伯爵閣下、予負傷以來、辱蒙深厚之眷顧者、賜以序文、此實予所感激靡既者也、又字句之刪正與出版、賴家兄鷗村之勞者不少、今特併記一言、以鳴謝悃。

明治三十九年三月

櫻井忠温謹識

旅順實戰記目次

第一	戰友之血塊	一頁
第二	大命下臨	五
第三	征衣上途	一三
第四	船中之隱憂	一八
第五	上陸之危險	二二
第六	旅順之價值	三〇
第七	南山之激戰	三四
第八	戰後之南山	四二
第九	守備與偵察	五〇
第十	捕虜之初獵	五五
第十一	歪頭山之初陣	六一
第十二	劍山之占領	六六

第十三	敵兵逆襲	七〇
第十四	防禦工事	七八
第十五	幕營生活	八五
第十六	警戒線之夜嵐	九〇
第十七	太白山之激戰(其一)苦戰	九七
第十八	太白山之激戰(其二)占領	一〇五
第十九	戰場之跡	一一三
第二十	綑帶所	一二二
第二十一	長驅追擊	一二八
第二十二	大孤山之攻略(其一)絕續絕命	一三四
第二十三	大孤山之攻略(其二)山上之日章旗	一四二
第二十四	戰場之訣別	一四九
第二十五	總攻擊之端緒(族順)	一五六
第二十六	肉彈又肉彈	一六三

第二十七	必死隊	一七三
第二十八	死中再生	一八三

旅順實戰記目次終

譯者趣意

(一) 日俄之役。俄國兵力衆而日本兵力寡。俄國兵器精而日本兵器鈍。俄國地形優而日本地形拙。然而俄終敗而日終勝者何哉。蓋我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也。俄國軍隊。其將校士卒之間。少上下一致。雍容和睦之風。觀第十章『捕虜之初獵』篇中。俄兵不知長官之姓氏者。十居其九。噫。姓氏尙不知。何愛情之可云。又如第十四章『防禦工事』篇中。其捕虜又謂將校尅扣糧食。故士卒皆饑怨云云。嗚呼。將好貨財。士不用命。洵哉斯言。故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堅利。而終不免於一敗。返觀日兵。則青木大佐之與櫻井中尉分食。(高等將校與下級將校間之愛情)櫻井中尉之與從卒高尾文吉哭別。(將校與兵卒間之愛情)伊藤福松之赤心以看護杉村少尉。(從卒與將校間之愛情)某負傷下士之爲部下請診察。(下士與兵卒間之愛情)其

上下之間。愛情奚若。宜乎其終得戰勝之結果也。吳子有云。父子之兵。天下無敵。(通古今)各國操典。其開宗明義第一章。綱領篇中。皆曰軍隊之間。當親如家族。(合東西)誠以當出生入死之時。以人生心理推之。惟有父子家族之觀念者。始能出死力以相助。所謂猛虎搏子。弱婦亦強者是也。雖作戰計畫。兵力地形等等。於軍事非無關係。而戰勝之第一要素。實即我吳子所謂父子之兵之一語而已矣。苟不講此而惟兵力兵器之是計。是齊末而捨本也。吾讀是書而有感於是也。吾譯是書。

(二) 俄兵身幹。長大於日兵。俄兵體力。強壯於日兵。然而俄終敗而日終勝者何哉。蓋身幹體力。形式也。不死不已。精神也。試觀第二十三章「大孤山之攻畧」篇中。俄兵之捕虜言曰。日兵勇猛不可當。予家尙有一最愛之妻。故與其戰而犧牲生命。予情願請降而爲我妻。惜此生命云云。噫。其精神之腐敗如此。雖有形式上之身幹體力。將焉用之。返觀日兵。則如第二十四章「戰

場之訣別」篇中。上等兵山本武敏之絕命書中。言人生僅僅五十年。若不早捨此生命。恐此後無可捨之地。始終必有一次捨命之日。故執定與其瓦全。不如玉碎之決心。蓋我既不要命。即無所謂死也云云。噫。其精神之發揮。實非機關砲之威力。所得而挫之。旅順塞之峻要。所得而阻之。岳武穆曰。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惜死。則國治矣。予曰。將官不貪財。兵卒不惜死。則兵強矣。吾讀是書而有感於是也。吾譯是書。

(三)
明恥教戰。談兵家之金條玉律也。然何由使兵士咸以戰死爲榮。以偷生爲恥乎。此其責不得不歸之於教育者。雖然。予以爲大半係國民之鼓吹。有以勵成之也。日俄之役。日兵當出征時。其鄉黨鄰里所送之「祈戰死」與「勿生還」之旗。交插道旁。試觀第二章「大命下臨」篇中。其應召員馳集地所起之壯快聲。如「請振起元氣去做。後來的事。有我們在。不必擔憂」云云。如「不可因病而死。如果死。務必戰死」云云。又第三章「征衣上途」篇中。當櫻

井父子告別時。其父戒之曰。『後事勿憂。可依汝平日之志望而爲之。蓋期望汝之戰死。雖汝父已早有決心。務成偉大之功。以開家門之花。』又兒島教師之戒櫻井曰。『櫻井。盡力去做。』諸如此者。舉不勝舉。此外若幼稚園之兒童。亦有口無心。唱着軍歌以送別。蹲於道旁之老嫗。撥着佛珠而祝曰。『菩薩要保佑。我們是全靠着兵隊先生的。』祝畢。又伏拜。宜乎櫻井謂「觀此神情。值不啻剗我等之肝」。彼又謂「我同胞無論老者幼者。均手拂國旗。而萬歲之叫聲。從熱心誠意中絞出。而轟天動地。我等對此。實有無論如何。決不能不報此至誠者。故曾有一次。向敵壘突擊時。各兵卒揚起振耳之喊聲。此時一若國民之萬歲聲。亦在背後。如潮湧而起。蓋我等之喊聲。實亦不外國民之萬歲聲之反響也」。云云。嗚呼。彼國民深知身與國之關係。故臨軍隊出發時。雖乳兒老嫗。亦得爲軍隊之後援。決不肯謂戰爭之事。自有政府主宰之。吾儕小民。可勿預焉者也。吾讀是書而有感於是也。吾譯是書。

(四)

乳兒尙幼。老嫗已老。果何由而使其咸知身與國之關係乎。噫。惟此實國民教育普及之所致也。吾聞日本小學教員之教地理也。一講到遼東半島時。其教員在講臺上拍案擲足。放聲大哭曰。『遼東半島。日清之役。已爲我日本國土。不料俄國出而干預。奪而已有之。我日清之役之戰死同胞。果何等之奮懣也耶。』云云。故其對於俄國之敵愾心。遂深印入全般國民之腦。一旦宣戰書下。不僅僅以幾個師團而與俄國戰。實舉全國國民而與俄國戰也。德之勝法也。俾斯麥歸功於小學教員。日之勝俄也。日皇亦賞金與小學教員。豈無以哉。誠以一國之教育。有一國教育之方針。決非徒能解幾條理化公式。能證幾條幾何定理。而輒得總總然以自誇曰。吾已從事於教育也。吾已從事於教育也。吾讀是書而有感於是也。吾譯是書。

(五)

是書上經天覽。(賜天覽後。櫻井氏即蒙召見。褒獎異常。日本陸軍將校。以尉官資格而得近龍顏者。惟櫻井氏一人云。)下經全國各報贈詞祝頌。(報

我國當
道看者

館爲輿論之代表。是書之爲全國國民所歡迎可知。故雖曰僅僅一冊。實足以窺見其上下一心對於遼東政策進行之熱心。如是如是。吾讀是書而有感於是也。吾譯是書。

己酉正月

譯者謹識

讀者注意

(一) 是書真價值。真精神。全在後半冊。讀者幸勿中途生厭。尙祈一終讀之。

(二) 是書不濫加圈點。其加圈點者。均係譯者有深意處。幸勿畧而讀過焉。

(三) 櫻井氏筆靈腕健。全篇均能曲達人情。揣摩盡致。譯者筆墨久疎。其間屈曲不成句之處甚多。閱者諒之。若能賜我教言。以便再版時更正。則尤爲幸甚焉。

己酉正月

譯者謹識

轟動世界之名著

肉彈已算入世界最大著述之一。歐美讀書社會之好評。嘖嘖人口。咸謂可比篤爾斯篤意伯爵所著之西巴士多篤爾戰記。共垂不朽云。

英國皇帝陛下。愛讀此書。意謂欲學日本國民勇壯濃厚之精神。莫善於讀此書。遂介紹此書於皇族近臣之間。故今則英國上流交際社會中。成一最大之話柄。淑女紳士。咸有以不讀肉彈爲恥之風。

德國皇帝陛下。命侍從武官傳旨諭譯者新金辯爾大尉曰。德文肉彈。務速譯成。能早一日出版。朕甚厚望焉。

旅順實戰記 一名肉彈

日本陸軍步兵中尉 櫻井忠温著

中國 錢江黃 鄧譯

第一 戰友之血塊

凱旋之喜
日露戰爭——此大戰爭今幸已結局、幾十萬忠勇之將卒、戴名譽之月桂冠、而凱旋於國民感謝歡迎之裡。觀彼等戰勝將卒、其忠勇之風采——嬉樂之神姿——現於顏面、雖然、彼等豈獨嬉樂已哉、十有八月之間、焦於日、曝於雨、其形現於其顏面之嬉笑之蔭、彼等歎想那為國家故、為君上故、其身與彼荒涼之滿洲之野之土相化、之露相消、而不能共享今日凱旋之樂之幾多戰死友、其色雖不露而暗、淚實時濡貫戎衣之袖者也。

戰友之墓
前
會記日清戰役之終期、有某部隊將欲凱旋、因至陣歿將卒之墓前、行最後之拜別禮。其整列隊伍時、有一兵卒、抱其平日最親愛之故戰友之墓標、淚盈盈然而言曰、

「喂、加籐、我們要回國了。我與爾被風吹、被雨打、而共同動作於劍電彈雨之下、今爾已得

戰死而我乃厚顏而歸，實在是無面目。獨殘留備一人在此而我等歸者，實在是殘念……雖然請安心，加藤——加藤——遼東半島已經是日本的土地了——備的骨，仍就是埋在日本的土地內的。請安心，加藤——加藤——……我回去了……備安心在此罷……」

其情形恰如生時對語然，雖一言一句，無不從真心絞出，而慰亡友之魂者也。（嗣後再會無期，永別以至於今，彼一兵卒之心中，果如何狀態耶？）逾時彼乃拭不可堰塞之淚，取水筒之水，而押住胸前無限之悲，以去墓前。嗚呼，誰乎，有聞此別離之悲言而不泣者乎？誰乎，有不與此可憐之兵卒寄同情者乎？凱旋誠可喜，而對此蕭然之墓標，誠何等之酸鼻而悲慘耶！十年之昔，因此情而慟泣之將卒，至今日而又至此，土則同一土地，而生同一之感慨者，必甚多也歟。雖不幸如予，因負傷故，半途而退戰列，至今日迎生戰友之凱旋而喜，同時亦不得不擬死戰友之面影而悲。悲悲喜喜，誠交溢於吾胸者也。

十年之昔，由遼東凱旋之部隊，船至途中，聞枯萬骨而始得占領之遼東半島，有不得不再還支那之說。嗚呼，此時之無味——誰則不扼腕錐胸而悔者耶。彼泣慰那傳無限之芳名，一笑而瞑目之加藤之忠魂之一兵卒，果如何歎息而不可已耶？噫，忠義之骨，而竟不能葬於日本之土地也。噫……此十年之遺恨，刻骨銘肝而待之，又待以至此次之大戰爭。彼迷窮於遼東之天空，而無歸之十年

戰友之血
塊

前○之○戰○友○之○魂○果○如○何○喜○躍○而○不○自○勝○以○歡○迎○所○嚮○無○敵○之○皇○軍○乎○耶○？ 予始在半島之一地點上陸時，即喜不自勝，不覺以手指地，發聲大叫曰、

『只個，亦是我們日本的土地。——即我十年前，勇敢戰友之血的塊。——』

予出征中，常留意視十年前戰歿者之墓碑之破片，可有殘留否，詎料可爲勇士之紀念者，雖欲求一朽腐之木片而不可得。雖然，彼等勇士之靈，爲國爲君，而再奮起，以與予等共馳驅於戰場，實嚮導予等，憤起予等者也。

有備們阿
哥の骨

『此下有備們阿哥的骨，此上有備們戰友的魂，迷路在此，——人雖死而靈魂不亡。地下之戰友，此次必與汝等共相克敵——』

此實爲予激勵部下時，常用之言。

由優渥之天祐，與君上之稜威，而皇軍所嚮，無論在海在陸，均打破大敵，而揚我武，振我威，致大八洲國之光華，耀於中外。而遺恨，十年之遼東，仍再爲我日本之土地。久絕禋祀之戰友之墓地，再取而歸我日本者，不亦大快也耶。然因此而所灑之血，所枯之骨，亦更比前加幾十倍矣。我軍之將卒，舉皆

墳墓之地

有義有勇，當大敵而不屈，以不勝不止之意氣，雖有名之露軍，亦爲我破，而得此勝利。今日恭喜凱旋，而因此捨家，去國，決死，前後出征之約一百萬之日本武士，在遼東之山，滿洲之野，黃海，日本海之間，果

經何等之艱難困苦耶？又因此而所拂之價值，果何等之重大耶？此實可詳記於我國之歷史，而使後世子孫永遠不忘者也。

日露大戰爭記——此本應由史家或文豪之靈妙筆而始得成者也。如予者，僅一介武弁，焉敢望此。惟既參加於古今之軍記，或戰史上所未曾有之劇戰難戰之旅，順攻圍軍中，其親自之經歷，及見聞之事實，今茲回首思之，不得不呵凍筆而記此難戰之情形，與國民以新記憶也。



第二 大命下臨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日露兩國之外交，終歸破裂，將以干戈相見，彼仁川旅順各港，我海軍既已令露國海軍畏懼矣，而宣戰之大詔，乃煥然頒下，各處師團，均次第下動員令矣。此時予等爲軍人者，骨鳴血湧，動員令——三字之響，誠使吾等如何之快樂耶。然使吾等如何之焦待耶。終日惟竊竊然計曰：今日某師團已下動員令，明日某師團大概可得動員令，而我師團究在何日乎？惟望早一日下令，即可早一日到戰地。雖非爲爭功名，而惟因他師團已早盡力開戰，而予等乃徐步緩行以往，所謂無面目者非耶，雖然，未得大命將如何。此時爲國家而湯可赴，火可蹈，之軍人如予等者，惟有靜待出戰——前進——之綸旨而已。噫，此綸旨——此動員令——予等之待之，直如大旱之望雲霓，而所謂動員令者，雖屬異樣之文詞，而予等竟爲動員乞丐矣。至此處亦曰動員，至彼處亦曰動員，霎時間，遍處皆動員動員之謠傳，而薰醉武夫之心之動員令，恰如春氣之已至四月半，百色將焦之時，而動員令始下於我師團。從此而我師團，其活躍之機，已到矣。當時爲聯隊旗手之予，乃飛步至聯隊長前報告曰：

「恭喜恭喜。現在已經有動員下令了。」

青木大佐乃莞爾一笑，呈出一種不可形容之喜顏。而如此日之壯快，實爲生平所未曾有。予亦因喜樂之極，如在夢中，與各隊將校談論此事時，覺得一種壯烈之彩光，輝映於自誇爲「神洲男兒之粹」之我健兒團上，而共爲前途祝。將卒無論何人，均無不具以我一人而吞滅露西亞全軍之元氣之氣概。蓋其魂已早馳於極遠之遼東之檜舞臺，而修羅巷之快戰，實無日不形於夢寐之間焉。

應「充員召集」之命而馳集於旗下之豫後備各軍人，亦皆係忠勇義烈之塊，有父母命迫旦夕，而已則疲於看護之孝子，亦有己不在家，而無以養妻子之窮夫。百人則百人，千人則千人，皆各有各不得已之公事私事，然而一旦緩急忽起，則義勇奉公之志，即於此時發揮而光揚之，咸以爲今非可更思家顧私而學婦女子態之時，男子爲國殉難，名譽之事，孰有過於此者，故一日一日，逐日而馳集於旗下之健兒，實皆爲檜舞臺上之花役者。言念及此，不真愉快而無過也耶。

聞說有一極可哀之事。有名中村之一豫備兵者，其家僅一常病之妻，及一三歲之小兒，終日無以爲炊者屢屢事。苟中村一日不居家，即妻子有不得不餓死之勢，其貧乏一至於斯，然臨此大事，亦以爲今非顧慮一家事之時機矣，乃於其夫出發之前夜，其病妻強振起元氣，出街購米僅二合，薪僅十文而歸。噫，此二合之米，十文之薪，豈得輕輕看過者耶。僅僅二合之米，而惟此實係其病妻心窩中之佳肴，所以祝其夫之恭喜出陣者。嗚呼，言念及此，有不愍然悲者誰耶。姑無論父子夫妻之間，

不合格者
之嘆

兵士之覺
悟

當一生哀別之時、其可悲爲何如、而惟念其夫當挺身而殉國難之時、妻則病——子則飢——嗚呼、果何等之悽慘悲壯也歟。翌朝未明、中村乃與其妻告最後之別、村民雖一人亦無送之者、中村竟勇往直前、帶淚而馳集於召集部隊之下。雖然、如此可哀者、豈獨中村一人、統全國、而類是者、殆不可勝計也歟。然而有仁有義之我國民、凡對於如此可哀之勇士、每能善救濟其家族、使出征者無後顧之憂、此則實吾輩軍人所深信者也。

豫後備兵入營後、未幾受身體查檢、有不合格者、皆垂頭喪氣、而令之歸。雖有健氣而言者曰、「無論如何、務請帶往、予等出鄉里時、受極盛之送別會、萬歲之聲、充盈兩耳、故皆執定不再生還之覺悟而來、今雖曰體弱除名、然究如何能厚顏而歸、務請帶往、不勝盼願。」云云、然體既弱、實屬無法、雖委屈、雖可憐、終不得已而使之歸。

「請振起元氣去做。後來的事、有我們在、不必擔憂。」

「不可因病而死、如果死、務必戰死。」

「予已決心、生不再蹈日本之土。如聞吾戰死、請勿哀而喜。」

「諸位、如此承情厚望、多謝多謝。此次定立大功、以副尊望。」

「國野爲雄君、萬歲——」

此等皆應召員馳集地所起之壯快聲也。惟國民有如此覺悟，軍人有如此決心，故此次之大戰爭，常能得幸運而進者耳。

予等自大命下臨之始，至動員完結之間，忙碌異常。或編入野戰隊者，或殘歸補充隊者，各各皆區別之，而動員始告竣。乃各整頓準備，使得隨時皆可出發。

被編入補充隊者，皆失望落膽，至相識之將校前泣訴。有則曰務請代為設法，有則曰殘歸補充隊，實屬慚愧，予等實在不願，有則曰無論如何，務請改編入野戰隊，云云。雖然，野戰隊人員有定制，一一皆編入之，勢所不能。中隊長等惟有賞讚其決心，及覺悟，而用好言以撫慰之曰：「此時雖暫編入補充隊，然須知此次係非常之大戰爭，決不能半年或一年即了，故一度戰爭後，即須補充，爾時決當儘先補充爾等至戰地効用，何必失望落膽。更何有不能早到戰地，而即為軍人之恥耶。須知最後之勝利之名譽，實在汝等補充隊身上。可靜俟時機，以至戰地。」云云。自中隊長以至各將校，皆憫諒此等可憐之兵卒之心事，頗有欲帶往伊等至戰地者，然因事出無法，祇得或勉之，或戒之而已矣。噫，惟兵士之氣魄，如斯其熱烈，故我軍戰必捷，攻必取，而使世界之人，咸驚歎我日本軍隊之武力，與兵員之忠烈也。

我聯隊之動員告竣後，起一又勇又憐之珍奇事。有一宿於觀音寺之補充隊之二等卒，名宮武藤吾

者、因已殘歸入補充隊、以爲非常之奇羞異辱、且以爲「我體既強、而出鄉里時、又與村人父老兄弟早決、此次必當儘先第一出征、而立驚人之功、一度踏出家門、決無再生還之理、執此覺悟而來、而乃不幸殘歸入補充隊、尙何面目之有耶。戰爭即使持久、然究何時可至戰地、不得而知。與其生而露恥、不若死之爲得。雖當國家多難之秋、而死於床席之上、似乎無意識、然同是思國之熱誠、我身雖死而魂不朽、死而成魂、則得早往戰地、爲國家盡其忠義、則所謂名譽之事者、孰有過於此耶。」

噫、可哀之籐吾想至窄處、乃於某夜視戰友寐靜之隙、携硯作書曰、

「我不能早往戰地、非常慚愧。無論如何請求而終不得。故我惟有一死、早往戰地、先諸君而盡其忠義。」

云云。噫、其遺書之意味、果何等之悲壯耶。書畢、乃拔白鞘之短刀、時在五月十二日、於寂寞悽慘古寺之一隅、雨音一滴、傳於軒端、而萬寂無聲之今夜、籐吾乃微叫日本帝國萬歲——天皇陛下萬歲一聲、灑無限之紅淚、而剖腹自盡矣。雖然、天安忍殺此可憐之丈夫耶。逾時即爲其戰友所知覺、而送入病院。幸負傷尙輕、未幾乃全治、雖暫時已經除隊、後仍得應徵而出征。嗚呼、此事也、以苛刻論之、籐吾之所爲、不免失之太愚、因不能早到戰地、而自殺者、誠淺慮之至者也、雖然、被「爲

君國故」之一念所逼，而彼之中心，不豈重可憐乎。籐吾之穉氣，却轉得籍以下，全軍之銳氣與誠心者也。

乃反觀以國大自居，兵多自誇之露國，則朱阿爾之德，不普於下，有司之苛政，虐怨於民，故雖曰國家大事，而人民奉公之志甚薄。哥薩克騎兵，執鎗劍以為威，騷憤怨不願之國民兵，而送於滿洲，曰兵強——誠哉強矣——然而戰鬪第一之要素，所謂志氣兩字，缺而不備。而我軍隊，則自祖宗以來，磅礪於神洲之大和魂，所凝成之無形上之忠魂義膽。與如鐵如石至嚴之軍紀，下所鍊成之有形上之戰鬪動作。無惑乎壓倒敵兵而有餘也。

試觀南阿戰爭，以世界最大強國自負之英人，與割據彈丸黑子之僕亞人戰，當始開戰時，舉世界莫不信曰：此不啻如以鐵鎚碎卵也。乃事出意外，而英軍之敗報，竟連至而驚動天下者，此何故哉。蓋亦無非僕亞人之勇敢慧敏，與彼等自祖先以來，對於英人之歷史的敵愾心，及其「斯怕爾篤」的精神教育之所基也。

關於動員之各種忙落事務，從平素之計畫，於極少之時日間，皆整頓完備，而予等惟「此刻——」此「刻——」以待出發命令之下。夫軍隊之事務，無論何事，固須快速處理，然而亦不得不棉密。且動員一事，尤為一分一秒，在所必爭，而不得不速行整備者也。千八百七十年佛蘭西軍，於滑意壽爾蒲盧

喜之初陣，爲德意志勢所打破，而遺千秋之恥者，即不外乎動員之完結不十分，或動兵不得已之結果也。

野戰隊之貔貅，皆振腕磨劍，「明日乎！」「抑後日乎！」而待出發之日。有則曰只麼做好，有則曰那麼做好，種種之空想狂談，却如吞唾一般。愉快之事，無有過於此者，即予亦莫不然。蓋至此而誰能不於半宵月影，照耀兵舍之時，拔露滴盈盈之軍刀，一揮再揮，而露微笑耶。

動員告竣之後，我聯隊長行一般之武裝檢查，此時極廣之練兵場中，從此端至彼端，充塞於其間者，皆係充戰時要員之數千健兒，而選而又選之精銳將卒也。噫，此即不日旗鼓堂堂而渡海，冒飛彈爆鳴，而壓倒敵之金城湯池之勇士耶？此即不日在瘴煙蠻雨之裡，而共寐共食，同嘗艱難之兄弟耶？戰友耶？思之思之，誠不禁如何之重賴而仰望也。

在嚶曉之喇叭聲響內，迎出名譽之軍旗，由聯隊長青木大佐，行森嚴之儀式。其同在之勇健敢爲之將卒三千，此時可指麾其行動，掌握其生命之聯隊長，其得意不誠可想見耶。當聯隊長檢查武裝及軍容時言曰，予此時歡極而不知所言云。噫，不誠如所言哉。此式既畢，聯隊長頗有滿足之色，而下訓示於一般部下。其言痛切又悲壯，沁入吾人之心膽，上自將校，下至兵卒，皆凝目切齒，蓋其踴躍之意氣，殆將衝天矣。

武裝檢查後數日，旅團長山中少將，對於我聯隊，又下一篇痛切之訓示。其中有一段如左。

「此聯隊之軍旗，在日清之役，已有赫赫之偉勳。其勇爲世人所咸知。諸君有保持此名譽之責任，同時又有不可不益益發揚其武威之責任。但發揮其名譽一事，能乎否乎，一視諸君之決心如何以爲斷。若稍一不慎，偶受污名，則再欲雪此污名，其機會實不易得。且將日清初戰以來，此軍旗所已有之光輝，而亦消滅之，此實深當謹戒者。余則與諸君在有此名譽歷史之軍旗下，共生死，同榮辱，實爲無上之光榮也。」

常以君上之股肱、國家之干城自命之吾等，欲盡此重大之責任，其途無他，惟厚將勅諭之五事，服膺勿失，以一誠而盡各人之本分而已。以平生之決心而發表於實際而已。况今則又從君上賜下勅語曰：「賴卿等之忠誠勇武，達其目的，以全帝國之光榮，朕不勝期望之至。」云云。噫，予等對此優渥之詔勅，誠惶恐不知所言。余惟有與諸君竭死力，速討滅此敵，而上則可以安宸衷，下則不負國民之信賴，措國家如富嶽之安，則予等之微忠，亦庶幾可謂有效果焉。」

噫，我等之責任，重上加重。我等如何盡此責任，而應○○大元帥陛下之信賴耶？且如何使我軍旗之光譽，益益赫耀而無已耶？……………

第三 征衣上途

自有動員下令以來、幾及一月、乃至五月二十一日。此日也、誠畢生不能忘之壯快日也。

我等待此日之來之間、連接九連城方面之捷報、令我等狂喜不已、而同時又起一種無理之空憂。以爲「若如此勝去、至我等出發之時、戰爭其將畢乎？況某師團、在此二三日內、又須出發者。而我等究竟束手待至何時耶？如此牽延、實將吾等可樹之戰功、被他師團兵士奪去也。若再不早往、恐即使欲戰而無可戰之地矣。故欲早建功之我等、但願早一日離日本之土地、即得早一日立功、否則所養之精、所蓄之銳、終不能表現於腕前矣。」如此妄想者、實不乏人。乃漸漸待到可往戰地之時、雖半點鐘亦無不願其早出發者、試問有一人不如是想者誰耶？

出發之吉日

如竹矢在張弓上、心中所待之又待之出發日、至此其吉日已決定、未幾而午前六時、須整列於城內練兵場之命令又至。

平日之熱望、茲已達矣。男兒之本懷、本無過是者。故我等之喜、此時誠無限大也。雖然、因有此喜、而又能不暗淚霑襟耶？丈夫非無淚、能不濺於別離之間耶？雖至今而更戀々然、顧家慕親者、本不當有是人、然而惟其有決心、故愈有決心、則愈悲也。蓋既有決心、則咸以爲父子兄弟、今生之相見

僅此一朝、如此設想、故雖鬼目亦淚、鐵腸亦酸、而男子之淚、竟不能不摧於眼簾之底。出發之前夜、予則或出舊友之撮影而觀之、或將机案之物整理之、務使我雖死後、今後繼者無一事不明瞭。故各々整頓之後、乃於席上就最後之眠。

暫時假睡、即從金龜城頭、放出號砲三聲、係夜中三點鐘、應起而豫備服裝之報。乃斗然跳起、以清水浴身、著征衣、然後向大君所在之東方天空伏拜、捧讀宣戰之大詔、而又奏曰、臣今上征途矣。最後——誠最後——乃拜於先祖代之供前、此時全身如浴冷水、喚起一種感覺、一如聞祖先戒我曰、「汝是汝而非汝所有、爲君國故、當粉骨碎身、進而赴難。如有卑怯之舉動、是傷汝祖先之牌位也、慎之。」而一族之人、又圍繞予側、皆舉酒餞別、以祝予之出陣。

『後事勿憂、可依汝平日之志望而爲之。』蓋期望汝之戰死、雖汝父已早有決心、務成偉大之功名、以開家門之華。』

『我事決無須擔憂、可爲武門之名譽者、無如此壯快事。唯貴體年老多病、務請格外保重。』如此別言、不獨予也。凡同在今日出征之家、臨父子永別之際、殆皆有此幾返之悲壯語乎。未幾時迫而至、予乃取置於神前之軍刀佩於腰、而予母又汲水一杯、飲淨以作餞別、復如梓弓之鯁着心中、而誓曰、「勿再歸。」予遂輕舉最後之足、以出我家之軒。

會聞有一極悲壯事。有一將校，將出發之前夜，不幸其最愛之妻，竟遺一乳兒，而作叫不還之長逝客。雖然，至此時，而此將校，已欲將其屍送往野邊之暇，亦無之，不得已祇得決然揮淚而上征途。壯哉！偉哉！此男兒。臨國難而斷私愁，斷則斷矣，然究不免有泣血之痛也。彼在悽冷之露營內，其夢中，吾恐其蕭然之妻，當常迷於其紀念之樹邊，而失母而泣之孤兒，又不免常迷於其枕側也歟。」

午前六時，聯隊之整列已終。乃吹奏幽玄莊重之「足曳」曲，以迎軍旗，而麾此軍旗以翻於胡沙朔風間之聯隊長。此時觀勇氣鬱勃之精兵，曰：此我之手足也。而我等對於聯隊長，亦曰：我等已早無家亦無親，此即我等之父長也。而漠漠之滿洲原頭，從此即為我等之家矣。率人者，被率於人者，此時其相互之間，催起一種感慨，值有非筆紙所能形容者也。

我君詔諭

聯隊長乃在隊伍之前，朗讀臨去故國時之最後訓示。讀畢，衆人一同大聲三呼「大元帥陛下萬歲。」噫，不誠壯且雄哉。我君之詔諭內，執戈以競，所嚮之處，雖天亦裂之，雖地亦碎之。——

『從第一大隊起，前進——』

此聲也，青木聯隊長臨進軍時，下於我等部下最初之號令也。從此我等對於聯隊長，凡一有命令，則無論如何之堅壘——如何之猛火，——不前進不許，不冒進亦不許矣。

如長蛇然之我聯隊，在國民之萬歲聲裡，一步一步前進。其軍靴之響，鎗劍之音，貫澈我熱中之國民

之耳。誠如何之勇壯耶。響應遠近之喇叭聲，即所以對我至愛之同胞而請假者也。我同胞，無論老、者、少、者，均手中振拂國旗，而萬歲之叫聲，從熱心誠意中絞出，而轟天動地。我等對此，實有無論如何，決不能不報此至誠者。故曾有一次，向敵壘突擊時，各兵卒揚起振耳之喊聲。此時一若國民之萬歲聲，亦在背後如潮湧而起。蓋我等之喊聲，實亦不外國民之萬歲聲之反響也。無論且則在巨彈掠耳之戰場，夕則在嚴寒沁骨之露營，我等所最不能忘者，即此國民絞熱血而出之萬歲聲也。

如予者以渺不足數之身，捧持極有名譽之聯隊旗而出征，群立道傍之人民，皆向軍旗而行鄭重之敬禮，同時又大叫萬歲。噫，觀斯情形，實使予不得不益益激勵，而又使予不得不起如何能全此重任之恐也。行進途中，忽遇中學校之兒島教師，予曾於五年之長時間，而受其極懇篤之薰陶者也。此時伊欣躍不能禁，二步三步，跳近前來曰：

「櫻井，盡力去做——」

此恩師之最後訓戒，實從肺肝中絞出。予在戰場馳驅之間，常三思此語，而期有以不負師恩也。可憐那幼稚園之兒童，亦有口無心，而唱着軍歌，然予等聞之，誠使我等軍人如何感奮耶。蹲於道傍之老媪，撥着佛珠而祝曰，

「菩薩要保祐。我們是全靠着兵隊先生的！」

祝畢，又伏拜。噫，觀此神情，值不啻劓我等之肝。

鹿兒島丸、八幡丸等之運送船，皆遙遙碇泊於海之沖。兵員乃落續登舟。駁船蔽海而往復，陸上則

由各市各村而來者，其人群如黑山，皆振揚國旗，而放歡呼之聲。又聯隊長與知事行決別之握手時，

其一種欲言而不能言之又悲壯又沈痛之光景，實至今而猶浮於我心目間者也。

登舟既畢，乃樹軍旗於甲板上，與國民告最後之別。運送船舳舻相銜，而黑烟漠漠，不知指向何處？

但覺蹴破波濤，而向西——向西——以航進。適值一天黑曇，而雨則由緩而至急矣。

嗚呼，熱中之國民乎——嗚呼，狂喜之國民乎——汝等「勇心勃勃，挨擠於軍旗之下而出征之數千

健兒，不久即恭恭喜喜的齊集而奏凱歌以歸來也。」不皆如此豫想也耶？

第四 船中之隱憂

不知向何處

我等在舟中，一若國民歡呼喝采之聲，猶若遠若近，而感於耳，心中又常常夢想那山河千里之大戰場，而船乃向西——向西——而駛進。雖然，予等皆茫茫然，不知究向何處而行乎？……究至何處上陸乎？……又究在何方面作戰鬪乎？……此則除輸送指揮官之聯隊長，與受內命之船長外，雖一人亦不得而知者也。又雖聯隊長及船長，亦須一時受一時之命令，上陸地點也，戰鬪方面也，亦有不能豫先詳知者。故上陸地點，或則曰在鎮南浦，或則曰在鴨綠江口，又或則曰吾等係往海城方面去的，或則曰否，是去攻擊旅順的，喧喧擾擾，不過起許多之謠傳而已。雖然，大命所指之處，軍旗所麾之處，不問其南下北上，究與我等有何關係？……惟盼望可以發揮我等滿身勇氣之時，苟一分一刻，逼近而來，則我等即甚壯快而不堪者也。

故國之別

二十一日將暮時，適船過馬關海峽。予等即感起曰，自此不得再見日本國土矣。故皆閉口無言，而心中不覺有無限之感慨。

『只是我們日本的土地——只是我的故鄉——』
日本海上，夜波不騷，日來驟雨又霽，而唯覺四面寂寞，此時幾千勇士，乃靜而就眠。出征第一夜之彼

等、其夢果馳於何方耶？……東耶抑西耶？……穩靜之波聲、緩靜之機關響、又時時聞得之咳嗽音、各皆催起予等一種悽涼之感也。

翌日二十二日、一天如拭、半雲不見此、真日本晴、極好天氣之意之天空也。各船大概皆於此時在六連島之沖、以全速力、或合或離、望對州之山而前進。偶有靈鷲一隻、舞下於我船之甲板上、兵士等追至此、追至彼、而嬉嬉然祝此瑞兆、鷹又不願即離此船、或翱翔於檣上、或飛舞於甲板、而健氣之將卒、皆爲有多望之前程祝。後忽飛往他船、而不久乃失其影。

過一日、度二日、予等異常焦灼、無可消遣、乃各訴隱憂。或述自身之經歷談、或追論古人之事跡、或唱源氏歌、或念祭文。但見彼隔一群、此隔一團而起極有味極可笑之熱鬧。甚至作兒童戲、裝作天狗、高其鼻、搖其扇、或舞或唱、以演出一種怪狀。有一兵太夫、亦出席演說以助興。

演畢、拍手喝采之聲、轟動船中之窄天地。兵太夫先生滿面呈得色。乘此與未了時、從彼處人叢中、又出一演說家、從此處人叢中、又出一變戲法師、然無論何者、視之皆軍裝之太夫先生、不覺更令人可笑也。

左認九州右指韓。

從軍擔錫渡玄灘。

船中光景厥情暖。

天外宿雲白雨寒。

此一詩也、乃同船之從軍布教師高僧遠山正導君之所吟、實描盡予等當時之狀態者也。在向敵地進行、既進不還之此船中、上自隊長、下至兵卒、親如一家、團欒而樂、和氣諷諷、實所謂厥情惟暖者也。聞智比技、笑聲不絕、如潮湧船中然。

送去雪煙漠漠中之對州、而我船又遠遠望見朝鮮之連山亘峯、但覺在淼淼之太平洋中、而我船已向北取針路而進矣。義太夫依例講釋、昨日然今日又然。又笑聲稍斂時、或作兒童戲、或出甲板而唱軍歌、或作圍碁鬪、或互角腕力、飽興以後、乃各就我等之本職、但望早一刻、能撤去黑暗之幕帳、即得早一刻往戰場之活歷舞臺、作花役者之大演劇、殺敵降將、使全世界之人驚。此種軍議、亦紛紛而起。

最不能忘者、五月二十三日之事也。船長欲留一可至末代之紀念、欲在船者一同皆親筆自署一名單、此誠無聊中之一趣、予乃取紙一枚、其上方畫一鹿兒島丸航海之光景、其下方則自青木大佐始、各將校皆名將自己之官爵姓名、並列於其後。嗚呼、此一葉之紙片中、署名者三十七人、其中生存者、僅不過五六名、言念及此、雖曰一葉之紙片、而惟此一葉之紙片、實最可尊貴之紀念物也。蘇武雖赴胡國、而得重眺漢土之月、而日本勇士、乃曝屍於滿洲之野、而幽魂不得再還、今雖有此紀念物、而實則反使人憎、如生殘之予者、觀此而能不感慨靡已耶？……雖然、馬革裹屍、丈夫之本懷、彼

勇士等達其本懷、而使吾輩羨其榮譽、九段坂畔、靖國社頭、（九段坂地名、靖國神社在焉、靖國神社者、即日本天皇年年親拜戰死者之魂之處）參拜幾萬忠義之神靈時、更使予追慕從前同署名戰友之英魂、而自咀殘生之無用也。

二十四日午前、我船航進長山列島附近、遙見水天之間、如並行線狀然、漂出幾條細黑煙。噫、此即我聯合艦隊集合在此、而幾十隻之艦艙、皆英氣勃勃、而迎我蹈破波濤而前來之運送船、其壯景偉觀、實令我等筋骨、皆躍躍然欲跳也。逾時有巡洋艦一隻、揚煙而來、不知荷着何事之命令、而與運送船並進。

至此而我等已知上陸之機不遠矣。以戰場爲活劇舞臺之予等其出幕當亦不遠矣。雖然、猶未知也、我等究至何處之地點上陸耶。又究向何處而前進耶。——嘻、

衆皆期望旅順方面。——

第五 上陸之危險

上陸地點乎？此誠自離我祖國之海岸以來，所常視爲疑同者也。或主在北面之海城，遼陽相近之大孤山上陸之說，或主直進渤海灣，在營口上陸之說，或主在遼東之某沿岸上陸，而南下以衝旅順之堅塞之說，我等思之又思之，其虛設之判斷，要皆隨船之前進而變化者也。然今則船已將駛到海圖上長山列島之南方矣。我等的是以向旅順爲目的者，故必在此方一角上登陸無疑，至此而此說殆衆人一致矣。護衛艦與運送船舳舻相銜，而盛揚煤煙，蹴起白波，向上陸地點駛行，此時我等之快感。——少頃，對面濃煙之裡，髣髴橫着一條暗灰色而細長之陸地。嗚呼，此實遼東半島——此實十年之昔我日本男兒之忠義骨所埋葬之地。——而從此又爲我等當曝屍之處也。而昨夜來天色暗澹，鼠色之雲霧斷而結，結而斷，海風刮檣頭，波浪碎舷端，如雪飛花散然。回顧後邊，則萬里之雲與水。噫，當那邊雲水之際，果我日本之天空耶？……然而國民萬歲之歡呼聲，老媪佛珠之撥動音，兒童無心之軍歌聲，一若猶藉風而傳其響於予等之耳也。

我等之上陸地點，乃半島之東海岸，在貔子窩之西南，名鹽大澳之一灣是也。噫，灣耶澳耶，蓋不過漫漫然支那海之一曲浦而已。在東海岸，除一大連灣外，更無如此之良港云。雖然，大連猶有敵在，故

此處無論如何之困難危險，戰略上有不得不在此地點上陸者。元來在此近海中，波濤潮流，共極險惡，少有強風，不但上陸，即碇泊亦實非易事。尤甚者，遠而且淺，故其船不得不投錨於六里餘外之海沖，而烈風起時，被漂流於數十里之沖外者，亦屢有事。然則在此極困難極危險之上陸地點，不大可觀，輸送指揮官之盡力也耶。——又其苦心果如何而煞費也耶？……護衛艦則如母鳥護雛然，或遠或近，警戒不怠，以援助我等之上陸。不料朝來之風愈烈，怒濤激浪，高如山岳，運送船或輕舸等皆如木葉然，動搖不已，其浪或躍於彼或舞於此，苟無理言之，則惟有壯觀兩字，或稍得形容其狀態也歟。又顧用之支那船，帆檣如林，烈風掠之而翻弄，其狀恰如蒙古襲來之一幅大活畫，現出於海上。

狂瀾怒濤

噫，冒此狂瀾怒濤，而欲無事上陸能乎？既如此矣，而猶有不得不在此敵前上陸之情況者乎？我等士卒，如車馬然，周圍之事杳不得知。惟掌握我等生命之聯隊長實知之。故吾等唯「上陸——」「前進——」此二者外，無論何事，均在所不問也。逾時因戰況上有不得不在此上陸之勢，但見數百隻之划船及駁船，又不知從何處辦來許多之小火輪，均揚煙舞棹，來圍於運送船之側，而滿載士卒以向陸。其劇浪或如擡山，或如深谷，弄小舟，飛水沫，有吞沒轉乘士卒之勢。予亦恭捧軍旗，與聯隊長共移乘於駁船，但見許多之小舟，如佛珠然，均繫於小火輪上，沖破疾風之汽笛聲，「營

——「譬——」連續而叫，揮全力向海岸急駛。予所乘之舟，幸免轉覆之危，軍旗颺翻於烈風之中，而冒過怒濤，遂得無恙以上陸矣。嗚呼，此一步——嗚呼，此二步——自離祖國以來，時時所夢想之敵地，今已確實蹈到，而舉足時，果如何之愉快而輕捷也耶？……

『此亦日本的土地——同胞之血的塊——』之遼東半島，今乃立我君上大稜威之御旗於此土，其壯快果如何？……

逾時強風益烈，怒濤冲天，狂瀾翻地，如此情形，無論如何，實有不能上陸者。然而已轉乘之士卒，亦屬無法，祇得一面被劇浪翻弄，一面竭力向近岸之處硬駛。甚至有躍入水中，游泳以達岸者。噫，遭此慘狀者，即我友筑土大尉（邦帶名）是也。其果負幾許之烈膽耶。又果遭幾許之困難耶。今略記數語，以紹介之。

筑土大尉，亦爲載着六十餘人之部下之駁船內之長。而由小火輪曳着，離開本船後，至中途暴風刮起怒濤，翻弄小舟，一如轉玉，終至一寸亦不能進，而旋回於渦浪之中。海神之暴威，值有不吞健兒，以葬水底不止之狀。小火輪恐全體遭危險，不得已祇得解纜放去駁船。嗚呼，翱翔萬里之大鵬，在此波浪中，亦不得不折翼。况此乃片片一小舟，至此惟有任劇浪之播弄，而勇士除爲魚腹之餌外，實無他望，而救助之途已絕矣。噫，此而亦天命也，夫復何言，惟死雖本來之決心，然敵已現於眼前，

而不賜一刀，不發一彈，遂渺渺然與水中藻屑相消，則任何言之，不豈遺憾也耶！——此而能從容就死者耶？……大尉乃血湧肉躍而髮逆豎，百方思有以救部下，無奈怒浪愈狂，今則已絕體絕命，恰如隕陷古井，不沈不起，其窮狀一如延命之絲之一端，爲野鼠所嚼而將斷矣。筑土大尉乃果能不救其部下乎？——抑果尙能救其部下乎？……

大尉乃決然躍身而跳入海中。其欲救部下之一熱念，雖狂波亦不能阻之，毅然指着岸邊而泳。雖然，其心剛，其氣強，而怒濤與大尉之身，或吞之，或吐之，揉而又揉，弄而又弄，終至大尉亦力盡息絕，不省人事矣，噫，危哉。幸而天尙不欲棄此勇士也，乃漸漸救彼達於海岸。迨蘇甦時，雖全身亦然裸着，而其救部下之一初念，尙不少減。遂亟亟然跑入碇泊場司令部，此時雖欲泣而淚乾，雖欲言而聲啞，僅僅得通其意而請救助。乃始得勉強以保全部下。

與筑土大尉同捲入渦浪中者，有一某輜卒。此卒也，因載着行李馱馬之小舟，亦被顛覆，其中有伊管屬之馬一頭，不愆而亦被浪打出海沖，伊乃忘却自身，因追此馬，亦入水而泳。雖然，終不得達，未幾其馬已溺，彼亦不久被劇浪捲入，而失其影矣。噫，此誠忠勇之輪卒也。汝之愛馬也，比夜鶴之思子尤切，追於劇浪之中，而終至自身亦陷於死地，能不感泣不禁也耶。汝雖不斃於彈丸，亦不得不謂因任務而爲「名譽戰死者」之魁也。

荒原砂漠

支那人

空想又空想，所待之已倦之上陸地，十年之昔，一旦已爲日本男兒之血所購得之土地，今果已到如豫想時之場所耶？……雖然，其土地之荒涼寂寞，值有非夢想所能及者，曰砂漠——曰砂原——蓋即此處之適當名詞乎。眼光所及，皆幾百里之大荒野，一片平原，如流大緒，如灑淡壘，以之與平日慣看之日本畫相比，誰能不起寂寞淋漓之感耶。而無數之土民又皆牽牛曳車，喧噪擾攘，來集於上陸地之附近，其狀態實有非口舌所能形容者。噫，人耶，獸耶，彼等，具極污極穢之醜臉，而渾渾然一事不知殆，即所謂亡國之由歟。垂眼視之，實可憫而可哀也。彼等初則甚畏日本人，恐怖無狀，瞪目而立，不敢近即，甚至地震而逃匿者亦有之。或謂此現象也，係露兵虐民之結果，是或一道。蓋露兵到處掠貨財，辱婦女，種種暴動狼行，無所不爲故也。然自我軍上陸以來，秋毫無犯，常撫慰土民，令其各安本業，故後亦皆箝食靈漿，以迎我皇軍矣。雖然，彼等皆係抱金錢主義之狗奴，具有一種由祖傳來之吝嗇性，所謂要錢不要命（即爲金銀故，雖生命亦不足惜）之怪性質是也。苟懷中能貯入一萬金，雖令其屈於囊中，亦無不可之野郎。故彼等雖非敵，而我軍爲彼等故，常遭不慮之災者，實屢屢事，此則後篇中予當詳述者也。

『得爾、得爾、烏屋——、烏屋——』

土人之牛馬

此則在戰地上常聞於耳之一種異樣之聲響，即土民駕馭牛馬時所用之音也。彼等駕御牛馬之巧，

長上之命

任憑如何，有決非我日本人所能及者。其使喚牛馬，恰如運動自身之手足然，應其身而或左或右，不待鞭韃，自然從命，誠令人感服不已者也。欲比喻之，雖擬不於倫，却如軍隊然，凡長上之所命，其部下即使火中水中，無論何處，無不如長上之手足，而得自由活動。決不待鞭韃叱咤，而部下自無不尊敬長上如神明，生出一種自然之服從。一朝有事，則死生相共，如父子兄弟然，常在嚴如鐵石之軍紀下，保守其秩序而不失。蓋此即讀法中之垂教曰：「長上之命令，不問其事之如何，須即刻服從之」云云者是也。然觀露西亞之軍隊，雖勇猛大膽，常起頑強之抵抗，而無一戰能制勝者，要亦不外乎其上下之秩序，不如日本軍隊之整然不紊，而服從之精神，缺而不備故也。此事也，予得於後章捕虜之言中證明之。

上陸停止

我若干部隊上陸後，海神乃益益振威，此時無法可施，不得不下上陸停止之命令。僅予與聯隊長、副官、通譯、布教師，及若干之護衛兵等已上漠漠之荒原，而向着今夜指定之宿營地，所謂王家屯方面而往。

地圖與磁石，實爲我等之嚮導，而通譯又常向土人問路。予亦取出「日清會話篇」問曰：「俄國兵來了麼？」彼答曰：「上旅順口逃去了。」噫，何其阻也。如我等之荒年武夫，雖一時亦甚願早與俄兵對面，今聞其去，而無怪我等之心窩，皆焦癢而難搔也。

一路行去，砂原四五十里，毫無風情，至風淒淒之夕暮，群鳥歸巢之時，但見野邊分開一條橫路，而向楊柳之蔭行去，此處乃王家屯矣。

魂夢未醒之老爺，鼻涕長垂之小孩，從彼家，從此家，如蟻而出，皆以爲珍異，而來仰見我等。咬着長煙管，蚩蚩皤皤，一若惟此處誠天下泰平。而自國之騷擾亦如他處之天空而一無所觸。其渾渾無知之情狀，誠可憐也。家屋之污穢，與土民之不潔，實不成其爲話。以水土未慣之我等，無論何時，值有不掩鼻而不能一刻居者。名曰舍營，而實則一種異樣之臭氣，到處飛揚而逼人，恰如宿於軒端，其雨滴到處浸入者然，而不能成寐。大蒜臭之大鏘小鏘，（日人侮吾國人曰鏘鏘。蓋鏘鏘者猪尾之謂也。所以謂吾國人之垂鏘也。此處云大鏘小鏘者，蓋即大人小孩之謂也）如豚豕然，一群團坐時，其臭氣值有冲破鼻膜之勢。雖曰比山珍海味，尤爲難得，所求得之一飯，固無暇問腸胃之喜否，然一陣臭氣忽來，甚至隔夜飯，亦摧起嘔吐而出之。

已上陸之部隊，此夜在此附近，爲遼東第一夜之露營。地下之戰友，必在此而歡迎彼等，而藉彼等之夢中，以拭頻繁不止之淚，訴千秋不盡之恨也歟？……

寂寞蕭然之幕帳中，雖侵入寒夜之風而不覺，在潮濕之黍殼上，耽無心之眠者，時時洩出微笑聲，蓋彼等此時已入夢中焉。嗚呼，可憐之兵兒乎。睡着——睡着——汝滿身之忠勇，湧起汝之血潮，逾時醒來，必起蛟龍呼雲之概也歟。

南山之砲

其未眠者、吊飯盒於石垣之陸、焚玉蜀黍之殼於其下、而呆然獨坐、嚙着餞別時吃剩之殘物、而暗中惟見其一閃一閃之眼珠之光。噫、此時彼等獨坐凝思、果又想在何邊耶？……夜色沈沈又悽慘、但覺悲風肅肅而動樹、雨露團團而落草、遼東第一夜、非如是過者哉。噫、然乎否乎？……

天將明時、但見當西天一角上、電光雷聲忽起。噫、然乎。曰、否——否——。非電光也、是火燭、非雷鳴也、是砲聲。加之極悽慘之風聲、——帶殺氣之空色、——

嗚呼、壯快、此實南山之劇戰、——今則坐亦不安、——立亦不穩矣。——……



第六 旅順之價值

大和魂之
價值

明治三十八年正月二日此吉日也。雖至萬世末代而亦決不可忘之日也。戰捷之風頻吹而都鄙皆謳歌萬歲。此時果何等之慶福耶、吉祥耶——曰、皇孫殿下御降誕。曰、旅順口開城。如此可慶賀之新年、實千古未有其例者也。

旅順開城

旅順開城、——此事實可在世界之史乘中、占一大時期之大事蹟。雖然、所最不可忘者、即至此而所流之膏血、實成千斛而不能量者也。往年苦魯巴金將軍、曾自負曰、「堅城如旅順、無論受何等之猛烈攻擊、得以堅守年餘而有餘。」然我軍一旦之攻之也、如江河之決、如山嶽之崩、猛然驀進、而逐次費幾千萬之彈丸、順次驅幾十萬之精兵、肉彈又肉彈、突擊縱橫、實於二百四十餘日之間、其攻擊無一日之或休。死屍積而築山、鮮血流而成河、其陷落問題、幾令全世界人咸疑以為不可者。然而我軍以阿修羅王之勢、不屈不撓、破、進、去——破、進、去——不稍息氣而向前攻戰、終至自誇為難攻不落、而名實相符之堅城、亦樹白旗、而守將遂不得不親出而乞降於我軍門之前。噫、南山以來、誠不知擲幾許之人命。然所謂發、則成萬、柔之櫻、凝則成百鍊之鐵、之大和魂、實於此時、而愈顯其真價值。蓋對此而雖有層層級級之器械的防禦、亦不能善全其効也。雖然、若又論至守備旅順之斯鐵守爾將軍

大和魂之
價值

以下、其防禦之頑強勇敢、實令人不得不感歎。將卒相繼並斃、糧食彈藥、亦將殆盡、而猶激勵殘餘之部下、百方鼓策、死守如西天落日之孤城。其確守任務而盡力以與「決死之日、本軍」抵抗、不死不降之勇武、此則實令人不得不大大賞讚者也。各外國人評論曰、「一方實善攻、而一方亦實善守」斯言也、洵最適當之表彰也歟。

日清戰役以來、旅順口之名、爲世界之所共注目。而露國尤經十年之歲月、投幾億之資本、築堅壘於此地。此實戰略上最重要之地點、而恰如露土戰爭時、一視普拉烏那之陷落與否而決勝敗之全數者也。故但旅順而能陷落、則日露戰爭之全局而、即得告竣、此誠絲毫不經者也。夫旅順之地、其市街與港灣、咸被二百乃至四百米突之高地、四面環抱、形成一自然之防禦陣地。既有此天險矣、而又由世界有名之露國加以築城工事。彼山此邱、到處皆築各種之砲臺、而配置無數之巨砲、機關砲、小鎗、於其內。無論其由正面攻來、或由側面攻來、皆得自由設備以抵抗。此外自地雷、狼筈、鐵條網等、布設層層級級之防禦材料、幾至蟻亦無得入之隙。無論受日本軍如何之猛烈砲火、無論被日本兵如何之精銳突擊、而惟守此要害以制敵、誠無間然矣、無惑乎其自信爲難攻不落之堅城也。反此而觀我軍之攻擊正面、果據着如何之地形也乎。或不得不攀峻嶮之山、或不得不下千仞之谷、不然則不得不向敵陣而經天然之緩傾斜地、噫、果如何之困難危險也耶。總之旅順口一帶

之地利，利於守而不利於攻。又况糧食彈藥等，即不仰他處之供給，而亦得十分持久之永久經營，彼已早完備而無缺者耶。

雖然，無論何等要塞，素無能永久抵抗之前例。終至力屈而或則與城俱盡，或則開城而降之二途，不得不歸着其一。即今後之戰爭，亦大概無不陷落之要塞也歟。唯不如打破僅僅裝飾輝煌之城之容易而已矣。西巴士多篤爾要塞，雖與英法聯合軍，相持三百二十餘日之久，而船渠被破壞，砲臺被爆發，市街荒廢而無人跡之後，亦不得不陷落。又在噶斯，勇敢之惠利安將軍，僅僅有三月間之糧食，與三日間之彈藥，而乃與土耳其兵，共抵抗五萬之露軍至七月之久，而亦終不得不陷落。其時敵將摩拉維也夫對此「噶斯之英雄」感歎曰：「天下後世，實不得不驚異閣下之勇武及訓練。願我等無害人道，而欲令滿足戰爭之要求，不如共相商酌，令我有參與商議之光榮，不勝欣幸之至。」云。又普法之役，普魯西亞得要盟於巴黎城下者，實亦不過費去百三十二日之久而已。此數者皆戰史上最有名之實例，而自古實無論何種要塞，終無不陷落之理者。蓋要塞之任務，不過在能久抗包圍軍以阻害敵人全軍之作戰而已矣。然則旅順要塞之任務果何在耶？……即無論一兵之多，一日之久，能牽制日本軍在南方，即所以使在北滿洲之苦魯巴金，其作戰上增莫大之利益是也。^甲 斯織守爾將軍，負此重大之任務，故固守世界無比之堅塞，而死拒我攻擊軍者也。假使旅順支持至

旅順之價值
死守死攻

古今之最慘戰

奉天大會戰之際，則我軍果如何結果耶。噫，旅順之價值，如此其大，故彼欲不失其價值，我欲奪得其價值，惟彼死守我亦死攻。而乃木將軍終能犧牲幾萬之精兵，而購得此價值，而從此益令旅順之價值愈增而愈大也。

雖百年亦可得而支持之此堅城，今拔之僅僅八閱月。就此一點，已可想見此攻擊戰之慘狀而有餘矣。蓋旅順戰者，誠古今之最慘戰也。夫平日一言及近世之慘戰，必稱普拉烏那之要塞戰，彼與馬噶路夫提督共沈歿於旅順港之露國大畫家惠拉斯却埒當時曾畫其慘狀而傳於百世矣。然若使彼至今猶生，令其得睹今日之旅順攻擊，則彼必立刻揮動靈筆，畫出一幅普拉烏那以上之大慘畫，而以之令天下後世觀之而戰慄也歟。從軍記者開南氏評此攻擊戰曰：『實將阿噶叫喚之地獄，活現出於此世』云云。噫，信哉斯言。雖然，令演成此大悲劇者，其根本的原由，果何在耶，蓋實不外乎旅順要塞之有真價值而已矣。

旅順會受如何之攻擊。此一事也，予於此書中所欲語之主眼也，然欲述此事，不得不先在此處，稍述旅順之價值。

予等在遼東上陸之第一夜，當西天之一角，曾聞得南山之砲火矣。夫南山者，旅順之關鍵也，予今不得不回述南山之激戰。

第七 南山之激戰

電光耶？……雷鳴耶？曰……否否。蓋南山方面之砲火、與時俱進、而益益加劇矣。我等私心竊計曰、「此時修羅場之光景果如何耶？我戰友之耀武果如何耶？已經占領也耶？否則正在酣戰中耶？」噫我等與此初戰——能不參加其間、而荷其光榮耶？何至今而尚不下前進之命令乎？……」蓋我等之心、已早奔馳於南山之間也。然我等上陸時、尚有幾部隊、因浪劇而上陸停止、殘留於船中者、今此後續大隊、果能無事上陸乎否乎、此尚未能判然、故欲與船中隊伍連絡、乃派遣一傳令使、不料逾一晝夜而尚未還。因之聯隊長手中、所掌握者、今僅五百人、誠不得不寒心者也。然雖予等暗窺上官之顏色、可有「有此五百人亦足矣、而從速前進戰鬪」之概否、乃窺之而上官渺無是顏。噫、無望矣。如對岸火災、袖手傍觀、靜坐以待其鎮、誠使人落魄而傷氣者也。雖戰局之前途尙遼遠、而此南山之戰、不過始開端幕、無甚大關切者。然已至敵地、而不得會敵、戰已酣、而僅僅由遠處以聞其音、能不使人無情也耶。

乃不料我等之抱憾不已時、果然發出次之恩命、而接續前進之命令、忽然傳來。

「歸屬第二軍司令官之指揮下、急向南山前進。」

從勇氣與喜悅溢於滿面之聯隊長之口中達出、較之平日之命令、勇而且嚴、而部下之將校兵卒、一如傳到天來之福音然。又因此係待而又待之事、故收拾整理、早已統統不需。唯彼此皆盡力伸大脚步、前進——否、猛進——亦不知踏破急行幾里之山野村闕。但期望得早見敵面、足痛不知身倦不覺、雖流汗如瀧、與砂塵混而塗成滿面、亦毫不經意。雖水筒之水已早飲乾、而無一滴之水可以潤口、雖唾液已涸、而呼吸殆將息塞、無一兵離開隊伍者。蓋我等之疲勞、困難、疼痛、與彼極盛之砲聲已早一律打消、一意專心、望着敵陣而驀地奮進。

「南山還未打落麼？……」

「還未、還未、此刻正在酣戰、趕快去。」

此則從戰場歸來之齋夫等、與往戰場去之兵士等在途中相遇時之問答也。我等雖不免癡呆、然昏暗中期望曰、我等未到戰場以前、南山切勿被占領。又曰新對手之我等、苟不加入戰鬥、則無論如何、南山決難陷落等等。其各人之私心、各人之自大大心、實非虛語、而為當時之事實也。途中又忽遇着我兵護送着二三名之捕虜將校前來、我等見之、其一、因係初見敵面、故有以為奇異者、亦有以為嬉笑者、而又其一、則竊慮曰、「勿已經陷落了麼？」此種極異之感覺、亦相因而起。今乘便有一言於茲。凡在軍隊中、無論何事、有在或範圍內可得而許其便宜行事者、有無論如何、決

不許其便宜行事者之二種，實判然有區別者也。行軍亦然，或平時之行軍，或雖在戰地而無與敵衝突之虞時之行軍，則務必與以休息，豐其給養，若敵已控於前而行進時，則雖火亂飛，矢如雨，既無飲水，又無糧食時，亦不得不亟亟然接續行進。夫士卒各負六十二三斤前後之重荷，（即背囊等）而水筒內之水一杯，即所賴以存命者，此而飲盡，則後來即無一滴可以潤喉，而每日又均係露營，雖雨能貫篠之夜，風可飛石之夕，亦不許其憩於人家之檐下，日則又奔走馳逐，甚至拭汗之暇亦無之，故其顏常如鹽塗滿面，異常澁痛，及至一到戰線，則呼喘未定，而即須就戰，蓋散兵線上，雖一鎗亦不許減去，一兵亦不許落後者。嗚呼，其疲勞痛苦，實屬可憫，然而不遑顧此者，豈真過於殘酷耶，蓋亦不外乎爲任務故，不得不犧牲此身而已矣。夫經如此之困難行軍後，即須從事於激烈之戰鬥，然則行軍之強弱，不已可判勝敗之全數耶。因此平時之訓練，實甚緊要，無水行軍也，夜行軍也，急行軍也，雖似無用，而在實際之戰場上，實常現出其價值而不容掩者也。

擔架續繁

話歸本題，我等專想念那南山初戰之部隊，似勇似狂，而漸漸前進，以將近於戰場矣。舉目視之，但見此處之山陰，被處之樹下，均棚着無數之方錐形之幕帳，噫，此不言而喻爲我軍之野戰病院也。從其數之多寡，即可想見其戰鬥之經過，而視之又視之中，但見載着負傷者之擔架，陸續運搬而來，或出或進，交換忙落，其交換後之擔架，又再向戰線急急而往。又見尙能步行之負傷者，亦皆氣喘喘而來。

然無論橫臥擔架者、步行而來者、其軍服顏面、均無不與泥與血相伴、而其勇戰苦鬪之情形、不概可想見耶。其有裹極白之白綑帶者、皆已染成爲朱、此則最爲觸目、而令人一見即想像其中實包裹着名譽之傷痕者也。又透過擔架、點點滴滴印於地上之血跡、一若有靈光放出而射人目者。噫、我等對於彼等、欲言無詞、惟有尊敬之無已、而於不知不覺之間、不禁大發感謝之聲。

先是聯隊副官、因受領命令而已早前進戰地矣、恰此時歸來、與予等遇於野戰病院之側、彼之復命曰、『南山已陷落矣。總豫備隊可至鐘家屯附近宿營、以待後命。』嗚呼落膽、——嗚呼傷氣、——上自

聯隊長、下至馬卒、皆面面相覷而無一言、惟皆振腕擲足歎曰、殘念。——夫南山者、敵之咽喉也。今既陷落、則於爾後之作戰、實能生莫大之效果而不可豫測。故一聞此報、無不跳躍狂喜、共相祝賀、此不待言者也。然論及自上陸地至此、一息不吐、唯專望早到南山、疾馳而來之我等身上、已經達到目的地後、而但聞得『今已陷落』之一言、則人皆祝賀、而我等獨垂頭傷氣而不樂者、亦安得謂之無理耶。？……………

再越一坂、即血之河、屍之山、之修羅戰場矣。而來到此地後、乃將一路來振耳之砲聲、忽然中絕、而山谷已寂焉無聲。唯但覩負傷者之連連續續向後方送來。予等每遇彼等、即慰問其痛苦、而感謝其勞績、乃漸漸行進、先在此坂之上路口稍行休憩。其休憩地、有一加入此戰鬪之一馬夫、他亦得意揚揚、

馬夫之戰
功談

鐘家屯

退却甚下
手

高談此激戰之狀。如講釋師然，手畫身搖，當時又出敵兵之水筒等物，以新我等之目，一若此戰爭中，唯他一人然。曰如此如此。曰如彼如彼。昂昂然而自詡其功。噫，聞此言之我等——噫，鎗內彈丸未填一次，軍刀之鞘未拔一次之我等——尙能不赧顏慚煞耶。甚至一不足爲戰鬪員之馬夫，亦如此自豪。令人讚賞其勞績，而出種種之質問，以叩其詳細，并聞其得意之戰况談。吁，屬於第二軍司令官與大將之指揮下之我總豫備隊，欲往今夜所指定之宿營地鐘家屯去，非從此處倒回元道十里許不可。其行軍之無精神，實不成其爲話。無論爲人爲馬，皆垂首而有蹣跚懶行之狀。浴於飛揚於半空之黃塵中，而目也鼻也，均拉拉雜雜，如黃粉餅然。前之晝夜兼行之急行軍，雖亦浴於砂塵夾雨之中，然有所謂「敵人」二字之一目的物在胸頭，故毫不覺足痛，而一體皆如醉如狂以勇進。今則從戰場倒退而往宿營時，惟其前有焉地奮進之勢，故至今而愈覺其怏怏傷氣也。即平時之機動演習亦然，一到鎗砲聲起時，其足之痛、軀之疲，均驟然忘却而躍起，不知不覺之間，慢步變成快步，快步又變成跑步，如韋馱走天，至突入敵陣爲止，其間全然若在夢中。一到背進時，則泄泄沓沓，足亦重矣，身亦疲矣，此兵彼卒，元氣耶，何耶，均一掃而無之。噫，此亦日本人特質之一。從所謂但知進不知退之精神而如此者耶。故從來露兵之退却，異常機敏，而日本兵之退却，則甚下也。雖然，若前進時，彼等皆一步不懈。彼等至死唯知前進二字之氣質，實得之於遺傳性，而又加之

以培養者也。我軍之常能壓服頑強之露軍者，亦不得不謂係此精神之最大原動力也。

乃遲遲而行到鐘家屯，則係一荒村細流之邊。此夕月冷星稀，自然然而，各將卒皆在黍殼之假枕上歎想那陣歿戰士。噫，其果如何之悲壯而絞戎衣之袖之淚耶。夜既闌，此處彼處，有不能成寐者，暗中惟互見眼珠之光，而此時之彼等，不豈萬感交迫於胸耶。一聲二聲之杜鵑音，微微聞得之琵琶歌，嗚呼，誠悲壯沈痛之一夜也。

予實遺憾，不得從事於南山之戰鬪，此處雖標題曰「南山之激戰」，而實則並無可語當時之激烈戰況之權利。惟予欲於次章述此戰後予所實見之光景，不得不順序率章，然後乃漸漸移於旅順要塞攻擊之實戰談。然臨此章將終時，予尙欲記一勇卒，以紹介之。

予等由王家屯出發之際，因我隊之任務，與後續上陸部隊嗣後之行進宜如何等等之關係，故特派一脚踏車卒名楠武市者為傳令使，向上陸地點之鹽大澳而去。楠武市者，極能忍耐，極有豪膽，故從其平素，每遇服此種特別任務時，已常得其成功者也。因此出征之際，特從其中隊中選拔出之，而附在聯隊本部內，將他作為傳令使。故此上陸後最初之極重大之傳令勤務，亦命楠武市服之。彼乃於日暮時，獨乘脚踏車，飛向上陸地點而去。元來我等來到王家屯時，不過躑躅於無街無路之一片原野中，所謂暫時之事，僅僅到着而已，其路徑尙未熟知也，故楠武市本亦不期望極容易而得達到此目

的地者也。以未走慣之支那地，既不能隨意，又不通言語，故彼惟有以北極星爲目標而進。然彼所負之任務，果何等重大耶。彼而遲一刻，即後續部隊之動作遲一刻，若南山戰鬪之經過，不能如豫定時之速，則爲豫備隊之我聯隊，雖一兵之多，一鎗之力，亦不得不加入戰鬪線中，而能使此豫備隊全部，在聯隊長手中掌握者，即受此命令之楠武市也。故彼之任務之能達成與否，與全隊之動作，誠有非常之大關係者也。楠武市當出發之際，曾亦從隊長將此事細細說過，故彼亦深知此爲重大之任務，然與本國不同，在不辨東西之遼東之野，於漫然五六十里，無街無路之旅行中，而又適值日暮極闇之時，噫，至今而脚踏車反爲累墜物矣。不得已乃負之於肩，而一心不亂，向着目的地以進。詎料不幸而誤方向，無論如何，終夜不能達到。翌朝天明，雖更一凝神細思，而甚至何處爲我隊之所在，所謂王家屯者，亦不得分辨矣。此時忍耐而誠實之楠武市欲食無食，欲飲無水，唯決心爲任務之犧牲，苟不能盡此任務，則雖死而如犬死。然而焦者惟心，終至其身體疲倦不堪，後乃一步亦不能舉足，而楠武市仍負着脚踏車，匍匐行一刻，則少休憩，休憩一刻，又匍匐行。此時目標亦無，惟冀萬一之僥倖，得達所屬之部隊而已。然而中心終不忘其任務也，至夜乃幸遇憲兵之經過，於是丁寧反復，數以道路，且惠以一飯，乃漸漸稍得精力，而時刻雖遲，終得達到其目的地。噫，諸君乎，平時演習之際，不見夫輕揚鐵蹄，高飛砂塵，大聲大叫曰「傳令」，不問其餘之多數人在此行軍演習，或戰鬪演

習、而彼惟急馳亂進之兵卒者乎。又不見夫徒步亂跑、亦大聲大叫曰、「傳令——」不問其爲隊伍之聞、亂竄亂跑、馳驟於彼此之間之兵卒者乎。噫、彼即所謂傳令使也。彼等之責任、較其餘之多數人、更加一層重大者也。夫將帥握幾萬之大兵、得自由而驅使之活用之者、實視乎傳令使之任務能盡與否以爲斷。然則此兵卒之雙肩、荷此關於全軍之重大責務、而當此任者、能不具備 勇猛、堅忍、思慮、果斷、之四性質也耶。而此楠武市者、惟彼實可爲完全之傳令使、而令人不得不大大敬重其忠、其勇、之兵卒也非歟？……………



第八 戰後之南山

南山之價
值

南山當金州半島之咽喉，不甚高峻，然其嶙峋然而據險，若論守備，固尙爲適當之地，而從防禦陣地之眞價值言之，則實劣於其後之南關嶺也。日清戰役之時，支那兵曾一時暫據此南關嶺而與我抵抗矣。然露國捨此南關嶺而擇南山者，其理由蓋因有最緊要之不凍港，所謂青泥窪（即今之大連）者在故也。蓋露國卜地於大連灣頭柳樹屯之對岸，建起青泥窪之大市街，以之爲遼東唯一之商港，以之爲東清鐵道之起點，而又因欲援護此要地，故擇其後方之南山地形，而施半永久之築城工事者也。然則露國自十年以來，其經營旅順要塞及青泥窪市街，既曾投幾億萬之資，而不惜、絞無辜之露國農民之膏血而不厭矣，則此南山陣地之設備，亦必注全力以爲之，可想見也。故當時有一敵之參謀將校，爲我軍捕虜，其言曰：『露軍深信南山者，無論被日本軍何等之猛烈壓迫，亦得支持半年以上而有餘。』云云。噫，洵哉斯言。雖然，我第二軍之攻之也，振威而驀地猛進，困厄不撓，犧牲不顧，排去層層級級之障礙，以一晝夜而陷金州，陷南山，奪青泥窪。噫，由此推之，則此戰鬪之劇烈，不已可想見也耶。即二十七八年之役（即中東戰爭）其南關嶺之蹴破，旅順口之占領，亦不得必謂如折赤子之手之容易，然而有常時曾參入此方面之戰鬪之將校，此次又加入攻圍軍中，其觀南山之設備後，乃當

曰、「十年前之戰爭，實不得爲真眞之戰爭者也。」云云。噫，惟如此防禦堅固之南山，故陷之之時，而我軍之負傷者，實出四千餘人以上。即其戰後之光景，其慘狀亦不止一例。雖與後來之旅順總攻擊相比，其慘烈之度，固遠不可及，而予則實於切斷脰帶以來，其激戰後之光景，始於南山實見之，而不得不令予心大々悚動者也。

予等在鍾家屯勉渡一夜，翌朝更接命令，而令宿營地移轉至南山之麓，有所謂閻家屯者之村落上，而我聯隊之第五第六兩中隊，又命爲南山之守備。

予等乃重至南山，越過坂路，一眼望去，但見一帶邱陵，逶迤起伏，右控金州之冲，左據大和尚山之險。嗚呼此地——劇戰之巷也。砲聲——喊聲——撼天動地，幾百之勇士被屠於此，幾千之健兒被傷於彼，肝腦塗地，死屍積山，鮮血漂河，腥羶之氣，蔽於山野。噫，此昨日事也。今予等來此，接其後景，其酷烈酸鼻之狀，實令予等不忍舉目。嗚呼，描寫戰後之光景，不知僅僅「悲慘」二字之外，尙有他言詞否耶？……

瞥眼見山之一角，白煙揚天，異臭滿地，噫，此即我軍戰死者之火葬場也。即焚燒那爲國殉難，可尊可貴之犧牲之祭壇也。幾百忠義之魂，將包入此煙中，而遠昇於天外也耶。予等不禁脫帽行禮，凜然以弔彼等之英靈。嗚呼，彼故山故水之間，絡絲之老媪，停手於窗隙之風前，而憂其愛兒，縫征衣之

妻、撫乳兒於懷中、而思其良夫時、又安知此時其良夫、其愛兒、肉旣飛、骨旣摧、血潮流而染草、今又在茲與茶毗一片之煙、化作青雲而去耶。

但一觀已染成朱之綳帶碎片、已決無中心舒展者。况此處之谷底、彼處之山麓、均死屍累累然而已黑、紫色之血塊、染於全身、顏青黑、臉膨腫、頭髮則與血與塵、結而成塊、白齒四五枚、乃輕輕咬着嘴唇、而赤襟又露而觸人目。嗚呼、誰能觀此而能不悚然戰慄哉。即如子等、實亦欲不戰慄而不能、而又不得不想到我身明日亦將如斯也乎。以一人而獨近死骸、詳細觀察者、恐無其人、無非皆從遠處指着其淒慘之情狀而寒心而已。又塗血之裹足布、軍服、軍帽、及襯衣之破片等、到處散亂、而腥風掠鼻、鬼氣襲人、其淒慘之狀、誠令人不得不想像此戰鬪之如何猛烈也。但觀無數之彈藥箱及藥莖、堆積於散兵濠之附近、亦可知我軍用盡多數之彈丸、如雨降然、而使敵人受如何之損害也。又見敵之屍體、雖疎而亦不得不呼起愍憐之情。蓋雖曰敵人、而彼等亦爲國殞身之勇士也。雖然、戰敗之可悲乎。即使我軍爲之鄭重埋葬、而姓旣不知、名亦不留、湮淡然與犬死同樣而已矣。彼故鄉之天空中、親亦有之耶、妻亦有之耶、子亦有之而待着耶。然而其父、其夫、其子、在某處某時已經戰死一事、往往并此而亦未知、而彼等尙待之望之之不已也。又細察敵之死骸、個個皆橫一十字架於胸前、又執一聖像於手中、蓋彼等已由神引導享福而瞑目也歟。

如戰敗軍之死傷者之可哀，世誠無其比也。從赤十字社條約之規定言之，雖曰敵人，亦應受平等無差別之待遇，然而敗軍者，終屬最可哀之物也。——既蒙戰敗之羞，而又與戰友相離，落於不通言語之敵手，嗚呼，負傷者之悲慘果如何耶？……雖然彼等尚為幸福者也。至若戰歿者則實可哀之極者也。雖各屍上，皆有認識票，記其號數，以代姓名，務使敵軍知為我軍之屍，而善為處置，然并此而不能判明之處實屢々有之，終至不知其為誰，并不知其為何處之人而已矣。

在閩家屯中，先將假宿營之設備完竣後，其日既夕，予乃至予等對面之民家閒步，忽聞其鄰家有人頻頻然出呻吟叫苦之聲。予乃急驅入視之，噫，此誠可謂之地獄之嚴刑，亦不為過者也。但見我軍之重傷者十五六名，與敵之負傷者一名，共被打倒於庭前，彼此重疊混合，而各皆捫着胸前，以示悶不可堪之意。首先看見我之一兵卒，乃拱手以哀，求予之救助。噫，何可拜之有耶——何可求之有耶——救助者，當然之事也。可憐之戰友乎，如此渾悶不省人事，苟予早一時知之，或可早得一時之看護。予視此狀，予誠不覺潸然淚下焉。乃急招軍醫，力為彼等求救助。而軍醫在診察之間，彼等尚不絕口言曰：「決不忘高恩，真真是多謝。」噫，此言也，誠從其心底中絞出，而視其色，則猶包着滿目之淚者也。問之則已於二日之間，雖一粒飯，一滴水，亦未嘗上口矣。且個個皆負重傷，或足已折者，或手已摧者，又或頭部或胸部被彈創者，其中更有至多不過苟延半點鐘之生

命者、皆互相慰勞、而合雙手以摩其胸。嗚呼、視之視之、吾重視之、其悲容——其哀顏——無論如何言之曰、「名譽之負傷者、名譽之負傷者。」然此戰出四千有餘之死傷者、苟軍醫之調治不能週遍、則彼等不更遭一層之不憫耶？……逾時其中有二名、顏色遽變、呼吸漸微、予視之正在忙不知措時、而彼竟漸漸瞑目而唇不動矣。其側有一戰友、帶淚言曰、「那一兵、國中唯獨留一老母而出征者也。」云云、噫。

戰馬之軍

慘而又慘之戰場中、最可哀而觸人目者、即或負傷、或已斃之軍馬是也。彼等遠渡大海、而至不慣住之湖北之野、馳驅於彈飛爆鳴之間。彼等蓋曰、平日受愛育之高恩、惟此時正可報德、故鐵蹄輕輕、負主人而走、以助成主人之重任也歟。彼等又曰、平日所訓練之伎倆、惟此時正可表現、故負極重之捆物、或曳許多之車輛、以服運搬之勞也歟。而彼等却毫不訴其苦痛者也。故在戰場時之軍馬、其勞力實非一二。雖戰鬪之經過、無論何時、得以繼續其幸運者、本賴勇敢將卒之力、然而不忘其任務、碎骨粉身而或則乘負主人、或則運搬糧食彈藥、之忠實之軍馬、實又不得不記憶及之。而戰勝之功績、其幾分實亦不得不歸於軍馬者也。夫彼等非常甘於粗末之秣、混濁之水、無論雨之暴、雪之夕、皆曝於露天、而主人若輕輕叩而慰撫之、則即以爲無上之快樂者耶。而至其負重大之任務、則其勞苦、殆與兵士無異。嗚呼、生爲畜生之可悲、雖受傷而不能訴苦、既無惠之以藥餌者、又無撫之而慰藉者、

軍馬之功

馬頭觀音

馬之赤十字社

南山陣地之配備

渾然累倒於地、而終至發極悲之嘶聲、辭此世而絕命。既死矣、而又不待葬、屍則任棄於地、而大半或爲狼所喰、或爲鴉所啄、其大骨被吹晒於荒野之風日、而終歸於朽。噫、彼等忠實之軍馬、亦可謂盡其任務而斃之名譽戰死者乎。然則將卒在戰場行紀念時、同時不當共厚弔此軍馬、深謝此軍馬也耶？

吾師中林活林和尚、此次戰役中、曾奮而從軍、以作看病人、親自看護負傷者、而同時又爲陣沒軍馬故、欲永久追善供養以慰其靈、故收集彈片、擬築一馬頭觀音、而今則已見其實行矣。又有名童阿彌者主張曰、『因救護兵士而有赤十字條約、而因此因救護軍馬亦不得不另有一種赤十字條約、假使無之、則實與人道相反、而缺愛護動物之道』云云。擬將此議、提出萬國平和會議中、以求列國之協贊、今正在運動奔走中云。雖軍隊內爲馬匹故、曾備有獸醫、固不待言、然非在戰場間對於受傷之軍馬、而行調治者也。故欲補此缺點、以慰藉可憐之軍馬、則馬之赤十字社、誠爲至要極當之計畫也。

予又因欲視察南山陣地之配備、乃攀登而上。見其防禦之配置、殆無缺點、誠所謂名不負實之露園所爲之事也。鐵條網耶、狼窠耶、地雷耶、本不待言、其堅固之散兵濠、亦不知幾重、盤繞於山之周圍、機關砲之鎗眼、到處穿着、多數之重砲、均現其砲門於砲臺之上。又因係半永久之築城、故既有兵營、又有倉庫、其倉庫中、則充滿冬期使用之各種被服類。此外尚有輕便鐵道、麵包製造所、

等等。予又進敵之司令官之住屋內，見其鋪陳，異常奢侈，不覺大喫一驚，怪之曰：室內施如此美麗裝飾。此豈亦陣中之生活耶。尤其者，女子之寢具、梳粧品及小孩之衣裳等等，均散亂滿地，此誠令人不得不驚訝者也。

騎兵全滅

從此處執望遠鏡而遠遠以望東海岸時，但見無數之人馬，斃於萬波相擊之間，而浴於灰色之波中。噫，此即敵之騎兵旅團，屯紮於老虎山方面，所以警戒陣地之右翼者，而我第四師團從西海岸以逼其側背，彼被我遮斷退路，而失立足之地，遂被追落海中，而不剩一騎，盡成水葬者也。此無他，實彼以爲自己之陣地，堅固可恃，而失退却之時機，故招此自滅也。噫，不誠可憐之至也歟。

探照燈與
光彈

又至山之半腹間，見探照燈，已被破壞，又無數之光彈，均被堆積一處。蓋我攻擊軍，欲利用夜陰，以近接敵陣時，往往被其阻害我之運動者，即此探照燈與光彈是也。故此探照燈，自占領以後，我兵卒咬牙切齒曰：「只個狗奴」，乃即以鎗柄打其鏡面而碎之。

無限之悲
愁

無限之悲愁，往來於予之胸裡，所見之物，無一非傷心之種子，所聞之事，無一非斷腸之媒介。弔戰死者之忠魂所用之假木標，遍插各處，而對於昨日尙英姿颯颯之少年武士，不得不一灑紀念之淚也。又因視察故，予從南山赴金州，途中見積着一堆之土，其上插着孤竹一枝。予毫不介意，偶然蹈之，不料土忽潰，而現出露兵之死骸。噫，予踏人之死骸，此實第一次，而當時之毛髮竦然之狀態，雖至今而

猶得想像者也。要之當時之予等，尙未經一戰，而殺氣滿滿之戰場之光景，亦尙未慣，故不覺觀其悲劇，念其罪惡，而戰慄不已也。雖至今思之，一若不可思議者，而實則無論何人，均同樣者也。蓋一回二回，其潛於彈丸之下之數漸增，即隨之而初則以爲悲慘者，後乃不以爲奇矣，初則視之而不忍視者，後乃淡淡然而能流覽矣。由是言之，故習慣漸成，即感覺漸鈍，終至渺無際限，而自然之氣質遂變矣。我軍耐十六點鐘之激戰，冒猛烈之十字砲火，而行數度之突擊，終至拂多夫之價值，而南山遂陷，由此効果而金州半島活殺之權，被收於我，敵之連絡，被絕於我，大連灣則漸漸着手掃海矣，攻擊旅順要塞時所要之準備，亦完全無缺，而得整備之矣，故遂得以扼其死命，而有餘焉。夫南山之勝利，誠所以破世界之戰史之常例者也。蓋所以致此大捷之原由，非僅僅全恃乎鎗砲彈藥之力，而實則大恃乎堅忍不拔之兵士之精神者也。試觀攻擊中，其第三回之突擊，幾不能奏効矣，此時與司令官乃勵聲叱呼曰：『大和魂者何物耶——』於是全軍俄然奮進，鼓起破竹之勢，而一擊以取之。英國大使馬苦獨拿爾度氏，評論日本軍之連戰連捷之最大動力曰：在於「鎗後之一人」噫，不必論此次之全戰役，而南山已先得證明此「鎗後之一人」之力爲著大也。

第九 守備與偵察

予等因與第三師團之守備隊行交代，乃由閻家屯出發，而達張家屯時，適爲五月二十八日。蓋南山以後，予等之師團，與第二軍分開而屬於新編成之第三軍，即乃木大將閣下所指揮之旅順攻圍軍是也。因此故與第三師團行交代焉。然自閻家屯至張家屯之間之行軍，其距離雖不甚遠，而至今日一言及行軍，即不能不想到此日之行軍。蓋此一帶，除旅順附近之岩礫地以外，均係一面之如糠如灰之土質，而無論如何，不得對真直方向以行進。所謂黃塵萬丈者，蓋即形容此土之語耶。疾風煽砂揚塵，如怒濤然，捲而起之，成長蛇形，躍躍然有欲吞沒此行軍之我等之勢。雖寸步之前，亦不能見者，實屢有事。甚至有時其隊伍之連絡，亦將失之，不必問其爲目也，鼻也，口也，皆無不被灰砂填塞者。此決非不慚之大言，而實際如斯者也。甚至飯盆中極鄭重之飯，亦被塵埃蔽滿。平時予等五十里、一百里，晝夜兼行之行軍，未始無之。七八十里之路，而其平均係跑步之急行軍，亦未始無之。一滴之水而亦無以潤口，無理而強試無水之行軍，又未始無之。雖鼻被摘去而亦不知之暗夜之夜行軍，更亦未始無之。然却未嘗經過如斯之辛苦極頂之行軍也。噫，此即所謂來到戰地上之價值乎，是亦未可知也歟。在戰地之困苦辛勞，本早在覺悟之上，然皆往往以刀劍之衝突，

嗚呼可歎

警戒正面

彈丸之擊合、爲主眼、而唯是過野、踰山、沐雨、櫛風、或則暑、或則寒、等等、均以爲漫不足當憂慮之念者也。而孰知有不然哉。雖然、彼此若皆專想着戰鬪二字、則無論何者、均無不慣之理、而行軍也、露營也、亦何足令其起苦痛之感乎。甚至於高梁之畑、山岩之陰、天廣地濶之間、仰明月而聽虫聲、即視作在金殿玉樓中、亦何不可之有耶。

五步一小憩、十步一大歇云云之情形、在所不能、乃奮然接續行進以達張家屯、而安然無事以與第三師團交代。噫、予等初見此師團之兵士時、不覺閉口無言、汗顏無地、而身若縮、氣若短焉。以視彼等、則以怒龍奮獅之勢、壓倒南山之強敵、其身上實備極有名譽、極有光輝之經歷。而回顧與此交代之我等果如何？……一若鄉間人乘火車、誤過發車時刻、祇得目瞪口呆、而徒望着殘煙而呆呆然立着。誠又羞恥而又驚惶者非耶？……嗚呼、可羨哉、從彼等之戰袍、既被裂破、而又滿印血跡、彼等之肌膚、既受名譽之傷、而又裹着新生之肉思之、又從彼等之軍帽、堆滿灰塵、彼等之裹足布、盡被血染視之、實惟有慕彼等、尊彼等、感謝彼等而已矣。彼等之容貌、彼等之舉止、雖無言語可以形容、而其勇往之風采、一若其戰功、不待表彰而自顯著者焉。

我部隊之警戒正面、係一高地、對着敵之警戒線者也。從全軍言之、則自安子山、經過毛頭子峠、而達於臺子山一帶之地點、其延長實達二十五吉羅米突、（三十六里強）其陣伍固甚張大也。而我隊

所占之陣地，右則從李家屯南之毛頭子峙起，左則至隔河之子家屯南之一帶丘陵間止，而於此處施堅固之工事，外則專搜索敵情，內則整理攻擊之諸準備而已。此時乃木將軍乃率幕僚而在青泥窪上陸，以達於青泥窪之西北方約二十里許之北泡子崖之一部落。於是先編成一軍，而從此我等果如何消遣以待初戰之時機耶。

在南山大敗北之敵，於青泥窪尚有殘勢，然因無法，祇得棄之，而可取之物，亦不敢取，但先將婦人小兒載之以走，順便又將三十里堡燒毀之，而遁入袋底之旅順方面。復於要塞前面之盤頭，亂泥橋，歪頭，雙頂等各山，嚴重設守而作警戒線。與我軍在三千米突，乃至五千米突之處相對峙。因

敵之警戒

之我軍自派遣斥候，又出發偵察隊之後，暫將大體之形勢突然一止。予等自到守備線之日起，即取十字鏃與方匙等，鏗鏗然作防禦工事。此處是砲兵陣地，彼處是第何大隊第何中隊等等，各各皆區劃之，而於主管之區域中，無晝無夜，急營工事而築散兵濠。將校為地主，下士為工頭，兵卒為小工，而惟土是掘。又於工作之間，常常派遣將校斥候，或下士斥候，令至敵方，搜索其動靜，然尚未發見有何等之模樣。而其間工事，乃日日進步。第一線之散兵濠，及砲兵之掩濠，均築成極雄壯之堡壘。又從青泥窪將種種之布片，袋類，等取來而作土囊，以之堅固其胸牆（撤兵濠之堤防）。又張單簡之鐵條網，開交通之新道路，其各隊相連絡之近道，如蜘蛛

之巢然，一一造成。終至稱之爲半永久之築城工事，亦不爲過之堅固守備線告竣。於是各部隊又利用種種之民家，於其庭前或檐下，張紮幕帳，而宿營亦整備矣。至大概『已經可以』之後，乃派遣多數之斥候及偵察部隊於四方，令其詳細搜索敵之動靜，敵之兵力等等。觀兵式也，平時演習也，其軍隊皆華然而現和平之氣。然一至戰場，則大敵當前，所以決真雌雄者也。故雖未交鋒時，而觀其守備警戒者之互相睥睨時之覺悟，已可豫卜勝敗之數矣。因之在此地位上之軍隊，雖夜而不能稍懈以貪安眠。雖寒而不得焚火以圖溫暖。况夜間尤屬緊要，雖一隙之微，亦不得不注意者也。此所以在警戒線之步哨，或出在前方之斥候，雖草木已眠而原頭寂然，銀河漲天而夜氣悽然之時，無論其晝間之疲勞，如何其甚，而不得不睜目以注視前方，澄耳以聽取各處。雖虫聲之微，亦盡入吾耳。雖飛禽之細，亦難逃吾目。不出息，不作聲，運用其靈活慧敏之耳目，爲後方之全軍策安全者也。故談論他人之戰爭時，往往僅稱揚其在戰線上之兵士之勇壯。然論其實則又不得不察在警戒線上之步哨等等，其辛勞與重任爲何如也。苟此重任，稍不經意，則試觀千七百七十七年美國獨立戰爭之時，因一步哨之過失，而英軍之三個聯隊，盡爲美軍所全滅，此種可恐之境象，亦遇於目，能不戒哉。

『止步——止步——……誰？……』

此即步哨之淋漓寂寞之誰何聲也，側耳聞此音，而夜景益覺寂寥矣。苟在步哨線之方向，忽聞得轟破黑暗之一二鎗聲，則即以爲己發見敵之斥候歟。又寂寥之天空愈闌，而但見黑雲一團，自北而起，次第延長之，而一如灑墨於滿天者然，此時雨已涔涔然而降矣。……噫，予等在如斯之夜景淒涼之警戒線上，而監視敵情者，殆三十日。故至此處又不得不更一述關於偵察等之各情於左。

當我守備線之已經整備之後也，敵之斥候，常竊竊然而露其頭面。因之一夜之中，而我步哨線之近傍，殆無有不起鎗聲者。

『中隊長殿（殿者日人對於上官之尊稱）敵之步兵斥候五六名，在前方約五六百米突之谷地間出沒。』

此種報告，每日無回數而來。因之我步哨線上，漸漸費種種之思慮，而欲有以捕獲之。會記得有一極可笑事，亦嘗爲之矣。即步哨線之前方，約二十弓之處，張一橫繩，從此繩更引一條之繩而繫於步哨之足根，以爲若敵之斥候，到我步哨線前來時，則被其繩所牽住，而步哨之足根上即起知覺矣。不料有一日果然步哨之足根上，其信號傳來矣，於是該步哨驚喜曰：『是的——』乃急出而欲捕獲之，豈知不見一敵，而反遇一匹之大黑犬，洶洶然狂吠而欲咬之。

第十 捕虜之初獵

我軍之斥候漸漸增大，在第一線之部隊，可不待言，即從後方之豫備隊中，亦連續派遣。於是常與敵之小斥候相遭遇，或擊退之，或發見敵之稍密集之部隊之所在地而歸等等，每每機會極巧，頗能合旅團長、聯隊長等之要求。加之予等與敵，係初對面，故彼等究具多大之腕力，頗欲與之一角力而試之，因之『我去——我去——』互相競爭，而期望爲斥候以出而搜索敵情。

土岐少尉

六月二十日頃有一事。土岐少尉（鶴吉）之將校斥候，僅率部下半小隊而出發，以搜索亂泥橋附近之敵情。此日不料不與敵之斥候相遇，因派一分隊爲後衛，而就歸途。豈知突然間後衛隊與少尉所帶着之隊間，現出敵之斥候二名。乃急急圍之，不料彼等異常頑強，揮鎗劍而抵抗，因之不易降伏之。然終屬小醜之露兵，故放二三發之彈而彼等已僵。雖然，尙未死也。因其係最初之捕虜，不得不訊問之以探知敵情。乃以莖木急造成一擔架載彼等，遂唱凱歌而歸至距聯隊本部不遠之小川之側，因係初獵得之捕虜，故從彼處，從此處，人山人海，聚集而前來，或則曰『現在如何顏色』或則曰『請給我看』或則曰『不與我看乎』云云，一時異常熱鬧。逾時旅團副官與通譯共來，將此二名之捕虜，各各分置開，然後再對各個訊問。蓋凡就俘虜而欲知敵情者，必各人各個，異其場所而訊問之。

然後將彼此之所言對照之而辨明其情況之真偽者也。而其訊問時，必先及其兵之所屬部隊，然後及其高等指揮官之氏名，又上一夜之宿營地，并士氣之振衰等等。若無暇一一問之之時，則彼之所屬部隊，務必問之。蓋知其部隊而敵人如何分配兵力等等，得以判明故也。譬如彼曰是狙擊步兵第一聯隊，則即可知此隊係屬於誰之指揮，而其配備如何，遂得由此而推測者也。

軍醫乃爲彼等捕虜施調治，種種懇切而慰之曰，

「不必擔憂。可平心靜氣，訊問時務須真實對答。」

軍醫又曰，此捕虜二人，其胸部均受貫通之鎗創，故今後不過一時間之生命而已。務必乘其氣尚清時，僅舉幾要點訊之爲宜。於是訊問者乃亟亟對其中之一人曰，

「汝是何處之第何聯隊者？」

彼乃忍苦言曰，

「狙擊步兵第二十六聯隊。」

「汝之師團長是誰？」

「不知。」

通譯更詰之曰，

「斷無不知者。汝自己之師團長而不知，決無是理。」

彼乃現誠實之色於面，而其語之不虛偽，始信之矣。其呼吸頗苦，而從口中又頻頻吐出黑血。

「請給我一點水吃。」

此時予在其旁乃求得一杯之水與之，不料彼亦不對此看而言曰

「我水筒中有滾水。請將那水給我吃。」

予仍以清水與之，而彼雖一息將絕，而決不受。噫，彼果有不屑受敵人所與之水以入口之精神乎？予雖不得而知，然當此時而猶重其平日所教得之衛生之道而決不飲生水，牢記不忘，誠令人感嘆不已者也。噫，惟係是此種男兒，故其豪膽敢與我斥候隊相敵，揮劍而戰至最後之窮期而始已。

至其不知師團長之姓名者，此實不獨彼爲然也，露兵大概如斯焉。予等至後來，訊問多數之捕虜時，大半均係同樣之對答者也。而不知因何而戰，爲誰而戰，但曰「不知何故，均被驅逐來此。」云云者，實十中之八九者也。

逾時向彼重重審問之時間已無矣。蓋彼面色益白，呼吸亦次第切迫，而不久即有臨終之象，於是軍醫詢之曰、

「苦痛歟？不舒暢歟？可有何話想說否？……」

彼聞此有情之慰問，稍喜，而頭略一擡，不覺紅淚潸然一滴，曰：

「我國中尙有一妻一兒。務請將我之戰死情形，通知一聲……」

言畢息絕。嗚呼，彼甚至爲何而犧牲此身以戰者，尙屬不知，惟遠被驅逐至此，而又不幸以陷於敵手，終至記念着故鄉之妻子，而蕭蕭然，竟與此荒涼之原頭之露相消。雖曰敵人，能不一權同情之淚耶？彼既死後，予等厚弔之，而遠山布教師，又讀經以供養之，乃葬之於十字架墓標之下。

其餘一人之捕虜，則不如右之可哀矣。其態度，其口鋒，實令人憎厭之極。本來捕虜雖曰敵人，然對於彼等個人，決無何等之怨恨，故其心之可哀處則哀之，其可愛處則愛之，而獨至此捕虜則如何。但見通譯進曰：

刁蠻捕虜

「汝之聯隊，現在屯紮在何方面？」

「討厭，討厭，不曉得——日本人極殘酷，已經降伏的人，還狠心的用鎗擊。快拿雞湯來飲，再送一盒香烟來。」

先做出只種可憎之狀態，此豈從不屈膝於敵前之豪毅精神所出耶，抑另有他意耶，蓋亦不過一種之刁蠻而已矣。即後日之捕虜，亦多數係彼之流亞。夫彼等雖在南山受過大打擊，而尙未十分深知日本軍之能力，故以後方控着之金城鐵壁之旅順爲辭，大其頭而張空威。雖然，彼等又實爲非底

之蛙，何則，我軍已在九連城方面奏大捷，從鷄林八道起，露人之足跡已絕，彼等尙未知之，即語之而彼等猶不信之。嗚呼，以國之大，兵之多，自矜之露軍，彼等之迷夢，果何時能使其醒耶？

如斯者，我隊日日夜夜，勉力以求悉敵情。故曾記得有一時，甚至放出一個大隊之偵察隊，由大隊長引率之以行搜索，不料果與敵之騎兵一隊相衝突，而斃其多命，且生擒乘馬而歸。從敵人一方，亦常出偵察隊，曾遙遙見着歪頭山上有如展望哨者，頻頻然搖着黑旗以作信號。有時又穿着支那人之服裝之斥候，亦放出之，而令其來窺我前哨線，予等初則不料有此弊，故以爲此乃支那土民也，亦不去注意，不料突然之間哨兵被擊。噫，此等事亦有之乎。於是此後前哨線上，更加一層之警戒，即使真支那人，亦決不准出入我第一線。故曾有一時，有一住在前哨線前之村長，被禁止出入而甚覺困難，不得已向我軍哀求，願避難於線內。因之旅團司令部中，則命一委員，凡無疑之人，限於有家族者，或有親戚者，准其避難線內，命此委員，司檢查許可之事。然雖曰支那人，實爲狠不可不留意之狗，奴，其口有拜露兵金銀之光，而爲其作間牒者，我軍嘗爲之蒙不利者，實屢見不鮮之事也。

夫我軍雖急爲種種之準備，而一則暫因機會未熟，一則因軍略上之或理由故，姑任敵之行動，而我軍不取攻勢，唯抵制其來襲而已矣。此時敵之軍艦，又出沒於極近之小平島，黑石礁附近，而搜擊我陣地。然漸漸時機已至，至六月二十六日，攻圍軍始起活動，而予等之部隊之所嚮者，實即那歪

頭山及劔山之戰是也。



第十一 歪頭山之初陣

敵陣之高
地

自到半永久之陣地後，常與敵起小鬪，而三十日間，終不與敵決戰以相對峙者，蓋所以待戰機之熟也。然此處有一無論如何，不能棄而不論之事。即敵人從其陣地中之高地，而觀望我陣地之內部是也。夫彼據着高三百七十二米突之歪頭山，與三百五十二米突之雙頂山，又更有優於此等而高峻堅固之無名山。（後名之曰劍山）此等之山，實敵之陣地中所最要之地，而遠遠展望我地區內，以行偵察。試問敵人在此等之高地上，備精巧之望遠鏡，而瞰望我陣地，大連灣，青泥窪等處之作業，其於我軍之不利，不豈夥多也耶。若此等高地，久為彼之占領區域，而我乃放棄置之，則不獨我軍之後方之緊要作業，因之而遲滯，即進軍發展之機，有時或因之而失却，是亦未可知者也。故不可不早將此等地點，一括而占領之，奪得彼之地利，掃蕩我之不利，併不可不早將敵艦所屢出沒之小平島，亦包入我占領地區內，以使我大連灣之掩護，確實無虞。執是之故，而予等最初之戰鬥，所以在攻擊歪頭山者也。

最初陣

歪頭山之戰，固不得稱為激戰，不過將在此高地占據之敵之若干部隊，驅逐出之而即足矣。且敵又因賴着此要害，而並未施十分之防禦工事，故攻之似無甚困難。然總之此次係出發以後最初之戰

鬪，故予等之覺悟，亦自然格別矣。

秘密命令

二十五日（即守備最終之日）之夜既闌，露營之篝火亦已消滅，而時時但聞得寂寞淋漓之驢馬之嘶聲時，忽然秘密命令傳達而至，命予等從速戰鬥準備。噫，果何故而至此半夜中，始傳此樣之命令者乎，實亦不外乎對於士民之顧慮而已矣。蓋實則在二十四日，其前進攻擊已經開始矣，不料正在準備出發，而欲撤去露營地之設備時，而士民一若有即將此狀內通於敵之徵兆，故此日乃止不果行，定二十六日之拂曉，再行攻擊，而於二十五日之今夜，特意示毫無行動之色，以豫防士民之勘破也。予於此夜，轉側不能成寐，睡至此，換至彼，或想像明日之戰鬥，或與隣枕之戰友談談痴話，而但見睡於對面者，亦在暗中，一閃一閃，呼着香煙之火而發光，蓋亦與予同不能成寐，而可知今夜之耽於思考者，實爲不少者也。

出發之準備

逾時露營地邊，活氣已動，將卒皆躍然睡起，務須不出音，務須不成聲，靜靜然將幕帳疊就，外套捲就，總之不能不出音之背囊，亦靜靜負着，與草相摩之靴音，亦極留心，而各各皆集合於又鎗線之前。此時天空如夏雲之灑灑，夜色濛濛，而唯鎗劍與帽子之星章，閃閃然稍見光而已矣。衆人僅兩眼稍有欲眠之意，而實則皆帶着一種欲名之而無可名之殺氣，其威風凜凜乎有不可侵犯之概焉。

「有忘却物件否？」

「火、大概沒有了罷？」

不久全線皆無言，健兒皆肅然而排列成伍，「靜靜的行進」號令一聲，乃皆竊竊然而行前進矣。

無論何事，在出此部落以前，務必不被土民知悉，使彼等朝起視之，「呵呀——」驚悔無已爲

要，故用平素訓練之所謂靜肅行進而出發。雖然，已在此地守備三十日之久，故此土地亦宛如第二

之故鄉，而心中不免戀戀，即僅僅宿於一樹之蔭，吸此一河之流，亦安得不謂前生之緣耶。在

此處，其土民之中，有一名張殿申者，明朝遺民之子孫也。自始至終，極忠實極老成，朝之水起，夕之火

止，我等受伊種種有益之招待，而值至前進之時，彼尙送出部落之口而回。故彼與予等，不無多少之

因緣，而其後有時感到，亦嘗以此忠實之老翁，爲予爲之話題者也。

曉霧模糊，而日尙未昇，旭旂乃指揮皇軍以進。此時忽遙遙聞得右翼之方面，砲聲數發，噫，戰端其

已開始乎？

軍之左右兩縱隊，此時全動。右縱隊攻擊盤道西南方高地之敵，左縱隊攻擊北自亂泥橋東方高

地起，經過標高三百六十八之高地，而沿黃泥川，大上屯之東北方高地，以達於南邊之雙頂山一帶之

敵，於是部署始定矣。

部署既定、其攻擊歪頭山者即我左縱隊之中央部隊、是也。此時隊伍肅肅、全軍啣枚、箠馬、卷旗、伏矛、而逼進。及至已經接近時、敵人從山上行猛烈之一齊射擊、而頑強抵抗。「真是好敵手——」我隊乃即以極劇烈之急射擊應之、然敵在山上、我在山麓、敵彈如驟雨、沛然而浴於我等頭上、以煽起我等足根之砂。從此戰鬥之序幕既開、而飛來之彈丸、返擊之鎗砲、誠一刻比一刻、一彈比一彈、而益益激烈矣。無煙火藥之爆發、其氣體放出一種之惡臭而蔽滿戰線、鎗之遊底之開閉聲。飛跳落地之藥莢聲。砰砰然之小鎗彈。轟轟然之大砲彈。傷者、斃者、劇歎、慘歎、否否——壯快——「前進——前進——」之號令不絕而起於各所。極嶮惡之山、如劍尖之岩、無論何處、「踏上去、踏上去——」疾足馳登、藥盒之中、彈丸騷擾。左腰之側、鎗劍橫跳。方寸之間、中心狂躍。進進、擊擊、擊擊、又進進。敵彈如貫篠之雨、我彈如卷砂之風。蓋戰狀正在激烈時也。

至揚起喊聲、而突貫敵之胸腹以前、不得不先以火力制壓敵人。蓋用鎗劍、必在最後之期、而火器實占戰鬥經過間之大部分者也。故射擊不可不注意。雖然、一到戰鬥時、從頭之頂、至足之根、皆躍躍欲立、如夢中然、其沈著之動作、實不易得。此最當深戒者也。無論照準時、發射時、其周圍不論有如何之喧噪、演如何之慘劇、而決不得心急氣焦以從事。此即戰鬥間強弱所分之一大要點也。

發射鈞、靜靜扳、牢牢緊記不可忘。

務須要如那嚴夜與夏闌、寒霜落瓦的樣。

不得不如此歌所云而行射擊。蓋如此種沈着之射擊，必然命中者也。逾時敵人纍纍而倒，突貫前進、高唱凱歌、吹奏國樂、而大呼萬歲。蓋已近近乎是其時矣。

於是、我散兵線之志氣益振。戰場之活氣愈動。負傷兵連續而來，叫痛而突然仆倒者，亦已早不省人事矣。

敵已現動
搖之色

此時戰機已熟、敵已現動搖之色、而片足在前、片足在後、竊竊然有欲遁之勢矣。趕快衝擊——趕快突貫——蓋至此而實已達可揚起如叩破鍾之喊聲、以突入敵陣之時也。乃果然豪雨之急射擊、震時而起、百雷之吶喊聲、相繼以進、山谷爲之動、天地爲之震、中隊長村上大尉（政太郎）乃勵聲叱咤、揮長劍而率先猛進、各兵亦叫喚舞躍、執鎗劍而突入敵陣焉。不料「此時速、那時遲」敵人已早已背囊相見而潰走、而惟殘留着鎗器、彈藥、軍帽等等之跡而已矣。噫、就逃遁一端而論、其速、其巧、誠爲名不負實、所謂獨得退却之妙之露兵者也。

從此歪頭山已確實占領矣。雖非可云真戰、然此亦出門後之一杯祝酒、而國民歡祝戰捷之聲、一若渡過大洋、在清晨之涼風中、轟傳而來也。此事也、實爲六月二十六日午前八時、——

確實占領

第十二 劍山之占領

歪頭山既一擊而落我手矣，而勇而又勇之數千精騎銳卒，乃更尾着敵之退却，而自暖水河子，向標高三百六十八米突之高地（即通劍山之長隘路）前進。此蓋欲攻擊據在該處之敵兵也。此時我軍昂昂然之志氣，愈張而不可遏，故一舉而即陷劍山之壘者，實可得而豫信者也。

劍山之險

劍山乃岩石嵯峨之奇峯，而我之正面，其傾斜極急峻，無處非斷岩絕壁，屹然而聳於天空，攀登降下，兩者共極其困難。誠所謂一夫據險，萬卒莫禦，而在此附近，實為稀見之一大難關也。此山本無名，但聞露人曾稱之曰「苦印山」。至所謂劍山者，乃占領後乃木大將，因聯隊所在地之有名之劍山，有所謂劍峯者，因而此曰劍山，蓋欲將其聯隊之名譽，傳之永遠而不朽也。當時予等於守着此險之敵之兵力，尙未深知，而其裡有步兵，及配備着砲十數門之兩軍，則為已經探知者矣。

熾熱如燬

此時我聯隊繞過歪頭山，向近海岸之畑中開進，而為總豫備隊。適際遼東之地，炎熱如燬，欲潤口而小川之流亦無之，即賴同生命之樹蔭，若求之於部落之外，則雖一枝之灌木亦不可得。尤甚者，此豫備隊之位置，適在一草全無之赤畑中，故太陽光線，一如燒紅之火箸，貫透帽頂，而有熔解頭顱之概。雖皆勉力支持，以為在此處，亦不過僅少之時間，若一前進，即可勉去此火攻之苦，而得愉快之

戰鬪矣。然而自是日午前九時起，至午後三時止，終被其日中之最旺盛之光線，射照而無可遁。遙見左方，水波激灑之東海岸，而渴欲飲水之予等，雖瞬息間，亦甚願得一水浴之。嗚呼，實全隊無一人不遠遠望水而垂涎者也。

正在望水而渴之際，左方小平島附近，忽現出敵之砲艦，對着我豫備隊轟轟然射擊而來。煙輪無數，高散天空，而渦卷空氣而飛來之砲彈，在予等之開進地上「別辣……別辣」發淒淒之響而落下。一發又一發，連續而五六發，偶有擊中岩角者，乃燦然放出火花，而硝煙漠漠，其岩即被粉碎，而飛散於四方。若在遠處望之，真是壯快。然若擊中隊伍，則實不堪之甚者也。噫，其盛擊而來之砲彈，殆無不準，皆達到我隊之開進地之近傍而落，然而一人未傷者，實幸中之大幸也。未幾在劍山之方向，鎗砲聲亦殷殷然而起，蓋攻擊已漸漸開始矣。此時我等渾身之血活湧，而急急以待着前進命令。

逾時聞得極壯快之一聲曰、

『前進——』

此時在此命令之下，而即須起進之兵士，皆一齊仰視聯隊長之顏。蓋聯隊長之勇敢動作，實爲部下所模範而尊敬者也，加之劍電彈雷，危急切迫，勝敗將分之瞬間，實一視乎隊長之儼然之態度，與不動

之視線，而定制勝之能否者也。

漸漸前進矣。而極重之背囊，務以不持爲是，蓋運動便利故也。故兵士乃急急然卸去背囊，僅儲三分之一分之食糧於袋，而一套則斜掛於肩，予亦從一袋之香煙中抽出二三支而前進矣。無論何人，皆並無命之者，而一步一步，步度均漸漸急速，唯指着鎗砲聲起處，而取一條之捷路，亟亟然前進矣。未幾戰線之喧擾，次第接近，及到達到戰場時，而予等之心，遂不覺益益跳躍矣。

險峻無比之要害，轟然塞立於眼前。我第一線既以極盛之鎗砲火相交換矣，而戰愈劇，則負傷者愈多，皆亟亟然向後方運搬。但見擔架之上，血染全身之士卒，又以鎗爲杖，受傷而惱之戰友，及勉力支持，狼狽行過之兵士，誠每見一度，令新手之予等，其憤激之念，愈高一度。

戰鬥劇烈之度，刻刻增進矣。我砲兵欲令敵砲沈默，乃頻頻然放出砲火，步兵則一進一止，逐次攀峻坂而上，而一面仍不絕放着猛烈之彈丸。此時天空被灰色之雲包成一色，而榴彈則如霰如雹，以降注於地。未幾我砲兵得優勢，已確實令敵砲三四門沈默矣。步兵亦已與敵肉薄，而不料俄然有二個之地雷火，噴黑煙而爆發。噫，此時被漠漠之土砂之煙所卷入之我進擊步兵，必受極大之損害而無疑矣，豈知意外——待硝煙散盡後，我兵一名未斃。蓋敵徒用多量之火藥，而不過令土砂飛躍而已矣。

如斯者，敵人不獨爆發地雷，以阻止我之前進已也。又從山頂上，盛放得意之一齊射擊。因其一分一刻，亦不中絕，故我等甚至不能對着真直方向而擡頭。雖然，我軍不怖不縮，唯曰「前進——前進——」以藉地而奮進。在前面之前進小隊毫無塵殺之恐，攀斷崖而登，故乘其勢而後面之部隊，亦有一舉而突入之概。踏地雷火坑，冒小鎗大砲之縱射側射，而前攻不已。其危險，其困難，實有欲名狀而不得者。蓋敵以爲惟此劍山之天險，豈可授之於敵者乎。故盡死力以抵抗而頗覺頑強者也。

我全線上，喊聲閤然起矣。將校揮軍刀，脫血眼，奮勵叱咤，提部下而突入敵壘。於是劍尖相打，彈丸猛射，叫喚而攻戰，但見戰友斃於右，部下躓於左，而皆以敵屍作枕。雖然，大勢其既定矣。敵人已至此最後之期，不問其尙敢頑強抵抗與否，而終不得不遺幾多之臭以行退却。於是我軍萬歲之聲，歡呼之響，一起再起而三起，而劍山之險，至此乃確實占領矣。日章旗高懸於山巔之風中而一度已爲我收有之後，豈得再委之於敵手者哉。

第十三 敵兵逆襲

雙頂山亦

劍山既歸我有，而雙頂山方面，又連續而陷，一片硝煙之間，我戰旗飄搖於占領部隊之上，而凱歌之雷聲，壓倒風聲而轟然大起矣。蓋此雙頂山者，實與劍山同爲一無論如何，不得不陷落之之地點也。

所幸敵人於此地點，本無堅固之防禦陣地，故敵亦無可試劇烈抵抗之力，而我軍遂得一舉而占領之。實所謂一雁驚而全雁亂，一陣動而全軍潰者，夫敵於劍山，極鄭重視之，今被突破，故如響之

小平島占

應聲，而雙頂山亦毫不費力而破之。小平島又終落於我軍之手矣。此小平島在雙頂山之南麓，而如前所述，敵艦屢出沒於此邊，由側面以惱我軍，一如刀鎗由橫腹刺入然，實爲極有效力者也。雖有時曾爲我外洋艦隊所驅逐，而暫時遁入旅順港內，然一有機會可乘，又復試行砲擊，即如二十六日之戰鬪，敵之砲艦三四隻，亦徘徊於此附近，以妨碍我之劍山及雙頂山之攻擊，使我不得一鼓而下之。故我軍以爲不可不早將此小平島，收入我之占領區域內，於是左縱隊之左翼隊，乃向之盡力攻擊，未幾而遂得占領矣。從此在旅順方面之敵之第一防禦線，今則全線無不爲我有，而日章旗乃到處飄搖矣。

在二十六日之我軍各部隊之攻擊，悉能達其目的，故今後之作戰上，其運動之發展，殆幾乎不可豫

測、而占着宏大之利益矣。我陣地內部之諸動作、嘗爲敵所瞰望之、不利益、今則忽然顛倒、而我反得窺知敵之行動、居極便利之地位矣。然在敵軍一方面、則無論如何、不得不恢復此地點、亦爲正當之企畫作策、故聞斯鐵守爾將軍會普命於全軍曰、「劍山者、旅順之防禦上所必不可缺之要地也、無論供幾許大之犧牲、務必努力以求恢復」云云。雖然、一度已爲我有之後、則無論遭如何之反擊、受如何之詭計、豈得再委之於敵乎。故彼雖不惜費多大之犧牲、而我亦早有此覺悟者也、有勇則請來、來則令其增覆輒之悔。彼等前門防虎、而不知後門已迫於狼、其二回三回、逆襲而來者、徒令人增一笑而已矣。

長夏之日已傾、而薄墨色之天地、孕出戰後愴愴然之氣象、微暖之南風、吹拂染血之草葉、此時先刻之喧囂、已肅然歸靜。一物不見、萬寂無聲、此時又漸漸想起那一發二發之鎗聲、切破天空而發鈍音而來之景象。噫、此實敵人未熟練之盲擊、却亦轉足以增我戰後之一趣也。逾時雲油然而出岫、瞪目觀之、但見一天搔曇、電光閃閃、雷霆般般、如鐵砲彈丸之雨、業已沛然下降、而天一若再演出一番奮擊殺倒之景象也。此時我兵士、欲求一樹之蔭而不得、全身如濡鼠、遙聞山麓嘶馬之聲、更增一層之淋漓感慨。噫、予等今宵、實於此處、勉求戰後一夜之宿者也。

大凡劇戰之後、必有疾雷暴雨。蓋當戰鬥酣時、砲煙高揚、天地呈晦冥之淒色、故戰後大粒之雨、如

勝後而更
帶緊束肚兜

敵來逆襲

覆盆然，雜以雷聲，沛然而降，以洗去戰場之血。噫，此即所謂勝者之嬉淚，負者之悔淚，又即所以弔幾多戰死者之悲淚也。惟係此等大雷雨之夜，其好機不可逸，敵人乘此以來逆襲，殆爲常例。雖然，我軍決不因戰勝而即弛其氣，常曰：「費神費神，勞備遠來，謹擋駕。」而立門前以杜客。雷鳴耶，雨降耶，而中心常兢兢，誠無或時之稍懈者也。一度占領以後，乃即配極嚴重之警戒線，以備敵之逆襲。此殆即所謂戰勝而更緊束肚兜帶者歟。

我軍自占領從劍山至雙頂山一帶之要地以來，既逾一星期後矣，而七月三日之日中，敵人取逆襲之勢，驅多數之兵，而向我劍山以來。敵之步兵，約八九百名，從王家店成一直線，猛進前來。其砲兵乃布放列於大石洞附近，一時轟然而行射擊矣。然予等已早料及而待之之事，故毫不驚訝，我亦盛以鎗砲火，照準着前進之步兵，而令其浴於我集束彈之大時雨下。雖彼不屈不撓而前進之敵步兵，實甚爲剛勇，然我優勢之射擊，究屬難敵，全然如將某倒下然，均被打仆而倒矣。在當先前進而來之敵人之將校，雖揮着長劍，躍躍而奮進，然忽然均中彈而倒。被擊即仆，被擊即仆之情狀，一如秋風之掃落葉然。殘兵見勢不敵，遂向四方之谷間，潰亂而遁。然步兵雖已退却，而砲兵則甚不肯沈默，極劇烈而向我攻擊點砲擊，及見步兵之遁歸，始悟己力已竭，於是二發減作一發，而最後之一發，則爲不發彈矣。今則戰線又如夢矣。噫，其愉快——其愉快——我等不覺大呼萬歲——若

第二次之襲擊

如龍虎相搏

智巧之夜襲

露兵之剛膽

敵則劍山被奪，「如何能奪歸之」徒然焦心而一無效能，其殘念爲何如耶。

雖然，露軍之頑強也，受此大打擊之後，不久而約與前同數之步兵，又現於太白山方面，盛奏軍樂，堂堂然向我第一線進擊而來。及至彼我之距離，僅僅七八百米突時，彼將全線展開，「烏辣——阿——」之聲，喧喧囂囂，鼓之音，笛之聲，鼓舞突擊而來。我乃以猛烈之急射擊迎之，斃其進者，擊其退者，又使一部隊轉取攻勢以迫敵，此時敵不得已，又以背囊相見，而遁歸太白山方面。如此者，敵雖知到底不能敵我，而一敗不屈，再敗不撓，逐次驅生兵，而務必欲圖劍山要害之恢復。噫，此種精神，誠惟名不負責之強大國之軍隊所特有，而令人不得不感歎者焉。我有大和男兒之忠勇，彼亦有斯拉夫民族之剛勇，故呼起龍虎之風雲，惡戰苦鬪，而彼我實修羅場裡之好敵手也。

翌日初四，午前一時，敵人乘半夜之黑闇，驅決死隊，而襲擊我於劍山。其運動之敏捷且巧妙，甚至草之根、岩之角，亦甚留心，極靜肅而拳容此峻峻，突然擊倒我哨兵，振劍、舉鎗，闐然吶喊肉薄而來。當此時混戰亂搏之活劇既開，暗夜格鬪，莫辨彼我，唯斬則雜之，刺則倒之，閉眼亂擊，但知劍電閃處，必係應手而倒者而已。雖然，我防禦線之完備，即使名不負責之決死露兵，亦終不免失望，而悠然下山以退却矣。噫，其剛膽，其不屈，無論我軍如何勇敢，而對於此敵，實不得不嘖一驚。

者也。即彼遺棄着之負傷者，亦猶揮鎗劍而試行抵抗，又有一人之重傷兵，其氣息已奄奄，而其決心之眼中，尙走血而蕭然一笑以終。

敵人雖行此巧妙奇智之襲擊，而終不得成功，在一般思之，以爲除絕望落膽之外，殆無他法矣。不料彼劍山恢復之一初念，絲絲難斷，無論如何，必欲奪取之，乃於此日之拂曉，更舉大兵，進襲而來。此次之逆襲，實爲各次中之最猛烈者也。蓋敵人與從前斷斷續續之戰鬥法稍異，起大決心而來，全然是具體的，堂堂然以砲兵連續不絕，而砲擊我陣地，同時又令步兵前進，逐次增兵其第一線，惟如此決心而來，故鼓起奮獅之勇，行劇烈之射擊者也。無論我軍據如何之地利，屢能令逆襲隊潰走，然對此大兵之襲來，則欲如從前之毫不費力，令其潰遁，任所不能。雖然，我軍亦明知有今日之大逆襲，故已增加兵力，且盡力之所及，以施就工事，而待之已久矣。故一方有決心，一方有準備，而遂再演出劍山攻擊以來之大激戰焉。

優勢之敵砲兵，愈增加其砲數，而占領着王家屯、毛道溝、安子嶺等一帶之高地，而以主力砲擊我劍山，併向我一帶之步兵陣地，放榴霰彈，其火花一如降雨然，其勢既極猛烈，而其命中効力，亦甚確實。其彈子如驟雨直霖，雖一寸一秒之隙，亦無稍間斷者。我砲兵及步兵，亦盡力之所有，朝來不絕以尋射擊阻礙敵之前進而奮鬥，以爲一度已歸我有之此陣地，雖一步亦安得使敵足踏入耶。最

彼我之火
力放—放—

砲兵之苦
戰

可喜者、劍山守備之部隊、立猛烈之敵火中、其以嚴然之態度、正確之照準、始得防止敵之突入、而
有時雖陷於危險、仍不屈不撓、將校則屹立陣前、以激勵部下、掙開怒眼、睨着敵人、怒鳴大叫曰、「放
——放——」部下則目不轉睛、視着敵人、其手中則扳遊底、放發射鈎、無瞬息之或休、統母腹內之
力有若干用若干。蓋至此時其平日所儉約下來之彈藥、亦毫不吝惜、轟轟然、砰砰然、連續不息而射
擊焉。

今則彼我之射擊、益益劇烈矣、其空間雖驚鳥不能翔、地上雖猛獸無處匿、幾千萬之彈丸、從四
面八方射來而互相混亂、破混濁之空氣而發一種銳利可駭之音、此時天地宛然如阿修羅之狂
猛、甚至戰爭何時已爲可畢之時、亦看不出矣。敵砲之威力、其大非常、曳火彈成束而來、至將
到我等之頭上而開發、以逞其殺傷之威、榴彈之爆發、則在散兵線之前後、捲起土砂、而濃烟或白或
黑、漲滿天空。對此而我砲兵之苦戰、亦不止一例、甚至有時而其陣地、有不得不暫時變換之勢。
雖然、勝敗之數、尙未決也、敵則益益增送優勢之生兵、以連續攻擊。於是我軍亦將總豫備隊之一
部、增加戰線上、又令重砲之數個中隊、由盤道前進至黃泥川、大上屯附近、且又以海軍之陸戰重
砲隊、令其占陣地於南方沙河口附近、以張開堂堂之戰勢矣。于是戰鬪惟益益加劇、自拂曉至黃
昏、鎗砲聲不稍衰、而敵則見有機可乘、即行奇襲、見砲有效果、即移襲擊。故惟敵有如斯之猛烈、而

我亦十分警戒，十二分打擊矣。

日已暮

慘憺之戰場，未幾夕日之影，淡映滿野，負暗灰色之背景，而凄慘淋漓，無復更進者。此時戰鬪之成行，惟令人增一層之疑惑而已矣。噫，今日之戰爭，豈未結局而遂休止乎。曰否否，日雖已暮，而敵則豈肯放棄其計畫耶。蓋彼惟其欲於今夜行大襲擊，故自天明至日沒，砲擊不稍休，以之先加大打擊於我軍者也。然我軍亦早覺到，故入夜而益益嚴其守備，密其警戒，摩拳擦掌曰：「欲來，快來」而設備以待之。未幾更闌，敵果然舉全線而行大逆襲，有一擊而拔劍山以奪歸之之勢。其鋒實不可輕侮，在闇夜中其閃閃然劍尖之光，光怪陸離，一如冰霜之映於白日。「烏辣——阿——」之喊聲，宛如百獸之哮。雖然，我軍皆曰：「請一試我日本男兒之腕前。」於是應聲而擊出之彈丸，均係熟練又熟練者，故雖一發之空打，亦殆無之。至此而名不其實之露軍，亦皆失色，而其「烏辣——阿——」之聲，遂次第漸低，而劍華亦與闇色相消。終至戰場闌然無聲，而唯聞得夏草悽悽間之哀鳴之虫聲，及敵之負傷者之呻吟叫苦聲而已矣。仰視天空，惟見密雲重重而低垂，蓋天又將下雨時矣。此時我等相對無言，不覺落下一滴。嗚呼，唯此淚也。實所以記憶那名譽戰死者之一片酸腸也。

戰後綜合諸情報而觀之，天明之頃，敵約千餘人，漸次其兵數增加，而至約五千人，終則達一萬以上之大兵也。加之敵之砲艦若干隻，現出於龍王塘附近之海岸，向我軍之中央隊及左翼隊，盛行

深夜之逆襲

戰場闌然

砲擊、誠海陸相合而發揚其威力者也。雖然、再三再四之逆襲、而終不克奏其効、設種種之奇策、用種種之詭計、而試行襲擊、欲一洩前日之怨、終至一回而亦不得稍達其目的者、實徒令人增一笑柄而已也。因之敵亦知終難恢復、而此後遂不敢再試行大逆襲、恢復劍山之初念既弛、而惟專一勉力以偵察我陣地、每日每夜、不過行緩徐之砲擊、而又時時試小夜襲而已矣、其兩相對持之間、敵蓋急於與防禦工事於太白山一帶之高地者也。



第十四 防禦工事

七八

髀肉之嘆

噫、實不勝髀肉之嘆也。——天下可厭事、孰有過於守備者哉。雖然、氣既充、力既足、而未遭遇進軍之機、則亦無可如何也。腰間之軍刀、雖鳴無咄、雙腕之筋骨、雖嘆無事、然果能如何也耶。蓋守備者、即進軍發展之引綫也。在嚴密之守備線上、講究種種之手段、以偵察精細確實之敵情、知彼之配備如何、而後我之作戰計畫、一一可定、蓋必如是而後始得漸行前進攻擊者也。然則守備者、即蚊龍之潛於池中時也、前進者、即呼起雲霧而躍於天空時也。故予從此又不得不少紹介劍山攻擊後、我守備線之狀態如何、以稍述其幾分之辛酸、而俟機熟以後、乃再移於太白山之攻擊。

彼我之守
備線

舉十四個大隊之精銳、提二十四門之火砲、而激戰奮鬪以與我抗之頑強露兵、亦終於劍山含宿怨而不能洗、即斯鐵守爾將軍所謂無論拂『如何之犧牲』而終不得澈行其目的者是也。於是彼乃遠遠收軍、而更於北自雙臺溝、安子嶺起、南至太白山、老坐山止、一帶之高地間、施堅固之防禦工事、以企望得恢復劍山之失敗。然我軍之守備地、亦依然不變、雖寸尺之土、亦不讓於敵。北自安子嶺起、經亂泥橋、劍山、黃泥川、大上屯、而達於南方之雙頂山一帶之線上、嚴守勿懈。此時予等之聯隊、即警戒此黃泥川、大上屯之東北一帶之高地者也、故當日即照例以十字鏃及圓匙等、鏗鏗然作土

不思休息

工。此處與從前張家屯附近不同，既與敵人十分接近，而又自劍山占領後，敵雖屢失敗於數度之逆襲，而猶有欲乘機以行逆襲之傳聞，故欲防禦之，不得不盡力之所及，以構成極堅固之陣地。因此欲一犒兵士戰鬪之勞苦之暇亦無之，彼等雖甚可憐，終不能開着門戶而任盜賊之侵入。蓋至戰局發展之今日，已不能顧慮部下之勞苦矣。然勇氣之兵卒等，亦毫不思休息，無論是晝是夜，凡草之根、岩之角，無不盡力補置，運搬從前張家屯所殘下之土囊、及鐵條網之材料等，雖堅固一分，亦好一分，無寸隙之暇晷，以勤於工事。

夜間之作
業

此陣地峻嶮崎嶇，山岩峭立如骨，深谷斷切如穴，雖一樹之蔭亦無之，雖一掬之水亦難得之處也。唯遙望老鐵山之砲臺，近觀山山嶺嶺之堡壘，不日將切斷黑幕，而又將復演出一大活劇也。歎各人心中，異狀壯快，而昨日既過，今日又暮，至半宵無月，闇色繞於帷之四圍時，但見一隊黑影，登山而過。此何爲哉？曰，即與疲於晝間之工事之兵卒行交代，而命其夜間作業之一隊也。噫，豈雖在夜間而亦不得不勞働者耶？容詎知此守備地者，全以夜間作業爲主，而晝間因時有敵砲兵之搜擊，而甚難從事，故兵卒雖甚可哀，而不得已，祇能令其夜間作業也。故望着敵露營之篝火，而聞匙之音，十字鏃之響，丁丁憂憂，或積石，或運砂，或填土囊，或打鐵條網之杭，務必極靜無聲，不使敵有所聞，至若喫煙一事，雖一枝亦在所必禁，不待言矣，蓋其火光若被敵見則即不免受一

發之彈故也。未幾夜靜更闌，已忽然而二下鐘，忽然而又三下鐘矣。雨貫篠，風飛石，兵士猶不絕而丁丁憂憂，——嗚呼，處如此可哀之地位，而不避辛，不嫌苦，專心爲國家故，爲君上故，不惜其骨肉而勞勩不已，噫，唯對此熱誠之兵卒，實欲不捧呈感謝之辭而不得者也。

夜愈闌，而工事之一隊，雖霎時停手矣。然猶如塑像然，執鎗直立，瞪目而監視敵方，噫，彼步哨之身，果如何勞瘁歟，——吹晒於半島之夜之嵐中，而曰，

「今宵非常清涼，敵人照常來夜襲否乎……」

彼等片頰間，稍露微笑，而三更寂寞之時，不免有催起望鄉之念者乎。嗚呼，此亦不得謂之無理者也。

巨彈飛來

不知在何處之敵砲兵，時時向予等之幕營之谷地間，搜擊而射來。曾記七月十五日頃，有一時有一巨大之砲彈，突然飛來，發淒淒之音而爆發，碎岩，飛石，黃黑之烟，漫然上昇，而大地爲之震動。夫予等至今，僅慣習野砲彈，而如此之巨彈，此實初次，故不得不竦然一驚者也。噫，此蓋敵之海軍砲，在龍王塘上陸，而攻擊我陣地者歟。此時敵之射擊，雖尙如劍山時之未經熟練，然不絕將遠彈射來，故我各大隊，甚至每日限定時間，由何時至何時之間，令各報告何方面射來若干發等等。然敵人雖砲擊劍山之岩角，欲以之威嚇我，而因距離過遠，無甚大功效，但觀榴霰彈之破裂，恰如放煙花然。

牽牛羊而
通信號於
敵

唯浴於砲火之下者，多少均不免有幾分不安之象而已。雖然，至此處而有爲予等每每所驚訝不堪之一事。即敵人每日一若有一定之時間，而盛行砲擊，且每能犯着我幕營地，而有時甚至出意外之死傷者是也。蓋此中必有何等之秘密，而一時却不易探知。於是費種種研究之餘，始發見次之可驚而又可憎之事實焉。

此即支那土民，或牽牛，或曳羊，而登我警戒線後方之山，以遙通信號於敵。例如牽黑牛而登，則可擊何方向，追羊群而上，則可擊何村落。鏘（即日本人侮我國人之名稱，可參觀第五篇）與敵私定暗號，而欲圖我之不利也。雖因係爲金銀故，而生命亦可獻上之支那人。對於彼等，本不可不留意。在張家屯之守備時，已爲予等所實驗而深知者也。然我第一線上，既出入者亦無之，惟淡然平氣，牽牛曳羊，而悠然行過山道之土民，居然有以暗號與敵通信之事，誠夢中亦所想不到者也。噫，彼等乃亡國之愚民，而貪婪無厭，唯知金銀之是尊，忘却其極大之利害得失關係。日露交戰，而荒蕪彼等之田園者，果何爲哉。噫，此等事固不待言，彼等決無感覺者也。於是屢屢累及我身，偶有被看破者，處以嚴刑。則彼等將泰然一笑乎，曰否否，皆愍然可憐之至極者也。嗚呼，雖曰人面，而墮落而爲此等之利慾奴隸，實欲超度之而不能。

此月之二十日頃，我之將校斥候，潛於敵之前哨線間，加一驚於其下士哨，首尾均能達成其任務。

而歸、歸途中、偶與敵之步兵斥候三四名邂逅相遇。曰、「竭力捕獲之」乃四面行追圍、不料彼急無所措、乃砰然發二三發之死狂之急射擊、而終則被其匿過。然中有一名、因迷去逃路、躊躇躑躅於道傍、遂被我縛到。於是將校斥候、唱凱歌而歸。乃照例訊問、按彼係一步兵伍長、無論何事、均肯明白言之。惟其生命、則曰救救、俯地伏拜。噫、無情之奴哉——我義重於山嶽、死輕於鴻毛之日、本男兒之膽汁、何不稍取如指爪之垢之大、煎之而令其一飲也。嘗聞之在旅順時、有一不幸而陷於敵手之我之一兵卒、在彼守將之面前、滿面濺朱、怫然而怒罵、而反之而彼之露兵、被縛於我、則唯命之是愛、甚至斷斷不可洩漏之秘密、亦洩漏之、噫、其根性不誠可淺視而賤視也耶？……未幾導彼出我之警戒線上、命其指示敵之配備、而彼毫不猶豫、毫無狐疑、曰、「右爲狙擊步兵第二十六聯隊、中央爲狙擊步兵第二十八聯隊、又左方爲何聯隊」等等、頗明瞭、頗確實、娓娓不滯而對答矣。乃與由各次偵察之結果而得知之敵之配備表相對照、而彼之言語、又無些少之誤謬。我軍之由此露兵而得益之事、實爲不少。雖然、彼實恥掛於大丈夫之齒之鼠輩者也。

今乘便將在劍山攻擊之一夜、有一隱於岩陰之一露兵、被補而訊問之之語一述之。其問答如左。

「汝等受昨今兩日之日本軍之攻擊後、果起如何之感想歟？」

「至今猶在擔憂曰、日本軍將行大攻擊而來乎。」

「上官愛汝等否乎？」

「在旅順時，尚種種慰勞，近來只三個月間，雖月餉僅發三分之一，麵包均減作半額發給，其殘下者皆被將校吞沒懷中。」

「在南山戰敗之軍隊，已回旅順去否？」

「南山之敗兵，不收入要塞內。食糧亦不發給，命其自活而在第一線上奉差役。」

「汝之同胞，有許人均被送往日本，汝知之否？」

「知之。前數日，我之戰友，亦被捕虜而已送往日本矣。」

噫，爲上官者，不愛恤其部下，何能使其部下畏敬上官而中心誠服乎哉。故將校不能愛兵卒如子，則兵卒即不能慕將校如親。若然，則姑不論他事，而但就戰場生死之間論之，果如何能望其互全本分也耶？况將校扣兵卒之月餉，奪兵卒之食糧，導彼等於飢餓之途，則欲其生死相共也，能乎否乎？夫上下之間，其情契雖一飯之微，亦當分食，苟不如此，則欲其相擁而曝屍於劍戟之巷中，斷乎其不能也。然則由彼捕虜所洩漏之消息而推察之，彼露兵到處對於土民，掠其財，奪其食，辱其婦女者，亦焉得謂其無以耶？

我警戒線之工事，與日俱進，着着皆堅固構成矣。其間敵人照常，時試行小夜襲，其度數實令人憎厭。

流彈之死
傷者

而不復記數。砲彈亦不絕閃閃然掠空氣而來。惟不幸無甚効力、徒然無益而空竭彈藥之力而已矣。雖然、不知由何處飛來之小鎗彈、却時時生出意外之死傷者、若在活戰之舞台上、固毫無遺憾、而在守備之間、乃負流彈之傷而殞命、棄去參加於將近之大快戰之光榮、而被轉送於後方者、果何等之殘念耶？——曰『我無論如何不願歸、』又曰『我不往綑帶所去、』等等、者、負傷者怨恨無聊之言、實無怪其然、其心底之苦痛、又不得不令人一寄同情者也。



第十五 幕營生活

幕帳已破

所藉以聊蔽風雨之幕帳，今則被風破、被雨朽，而成可哀之姿矣。蓋上陸以來，以至於今，殆六十日，其間以幕營爲唯一之宿營法者也。凡各種之情況，均有不許舍營之勢。而支那之村落，又聚多數之民家而成一團者甚稀，往往此處二三軒，彼處四五軒，四方散在，故大軍之舍營等等，絕然不想望焉。偶遇好運，得在檐下，避一夜之露，則雖豚臭、大蒜臭之支那人，家檐下而實比眠於高聽大厦、綾袴繡褥之間，更覺一層之難得者也。夫幕營殆爲常住之宿，而幕帳一枚，爲我等防晨之風、凌夕之雨，使得免在繁露之野原以土砂爲辱之苦難。然今則并此而不得，僅能聊蔽日光而無餘矣。噫，愁雨合何咎而惱我等耶，怒風抱何恨而苦我等耶。賴其蔭，托其庇之幕帳，今則毫不容赦，而雨則漏矣，風則貫矣。雖我等之軀，無論如何均可，惟極鄭重之攜帶口糧，被濡，極緊要之武器之彈藥室內，被水溜住，實有欲泣而不能泣之情狀。雖然，別無可宿之家，又無可賴之蔭，雖曰不幸，亦屬無可如何者也。然因晝間過於疲勞，故一至可寢時，已雨打不覺，風吹不知，而轉有今夜當夢人何鄉之樂。試有人一視我等貪眠之狀，果當如何耶。黑垢滿面，髮豎髭亂，和衣而睡，儼然一山賊一乞丐也。可樂者惟一食字，稍有暇，即計畫食物，互相談時，嘗聞曰：

黑垢滿面

雨漏風貫

有佳味沒

「可有佳味沒有？」

「儂只裡有佳味在麼？稍分一些來。」

此等語，幾爲我等見面時之口頭禪。口中無味不堪，聊炒大豆或玉蜀黍，憂憂然張頰而嚼之，而轉怪在家時何故不將食物稍奢侈耶。

在飯盒上
自炊

我軍自收青泥窪以來，一般之給養，至極便利，除戰鬥間之外，大概已無不自由處，而度日竟可無憂矣。故兵士皆但受原料之分配，而各自在攜帶飯盒上炊食之。岩之蔭，垣之隅，各焚高粱之殼，而但聞煙氣冲天之間，曰「飯尙未耶」之聲，其待食之急，誠令人可笑也。其下飯之蔬，大半以胡瓜、蘿蔔干、芋芳干、罐頭食物，等爲主者也。

此守備地區，比之張家屯，聊見青青然之草木，時時摘其草間之花，而珍重以植於敵之砲彈殼中，或插於胸前，以取其香氣。又如琉璃草之小而可愛之花，到處開放，此誠最令遠征之人記憶故鄉之媒介物也。

風土之一
大強敵

予等出征軍人，除露軍之外，更有一大敵控於前。即所謂水土之一強敵是也。彼極勇之士，皆爲病魔所襲，而吞恨以下戰線者，蓋即不外乎被所謂水土及食物之一強敵所中傷者也。被風吹，被雨打，而又加以惡疫發生。我等雖能堅忍困難，而所謂病疫之一強敵之襲擊，實對之而不得不寒心者也。

幸此地之附近，雖無樹木，而青草叢生，故嘗刈之以代幕帳，而築急造廠舍。雖然，對於暴風驟雨，而此亦無甚効力，轉覺風雨之侵入，比已破之幕帳，更加一層之烈劇，而予等能勝火力之敵，到底不能防天力之敵，故兵士之全身皆濕，下腹皆冷，加之晝夜之勞働既劇，飲用水又最不良，睡眠時間又不足，故一時發生腸胃之傳染病，而幕營生活，遂現出一大不幸之現象。即予亦罹此可惡之傳染病中之一人也。每日數十回之下痢，肥胖如予，亦日夕肉落而力衰，幾有終敗於病魔之敵，而合千秋之怨以終之勢，其悲憤誠交惱於吾胸也。夫罹病本苦，而在調治難週之戰地，則尤苦。且在戰機已逐日漸熟，何時接前進攻擊命令，在所不知之時，而乃罹此惡病，苟一至其時，而因此不得加入戰列，則果如何之灰心耶。而由是心上，遂不覺更加一層之苦楚也。嗚呼，予當回憶此事時，而有不能忘三恩人之名者。即安井安籐兩軍醫，及當時予之從卒高尾文吉是也。

此兩軍醫，毫不忌予之傳染病，附於予之身傍，懇切以施藥弭，盡力以行看護。又演種種之可笑有趣之雜談，以慰予病中之心，且勵予病中之志。受此懇切之護侍，予病遂漸見輕快，終得無恙而參加入攻擊軍中，以全予之任務。夫共臨戰場時，固皆互相如父子兄弟之親，然予自有此病以來，與兩氏更加一層之親密，而在此守備中，始終同在一處，而共嘗辛酸，誠甚愉快者焉。然離合集散者，戰爭之常也，故何日何時而將永別，在所不知，况係極烈之要塞戰，不能必前方之步兵斃，而後方之衛生

戰場之契

官、決無受傷之事者。故軍醫有時爲收容死傷者之故、不得不冒危險而前進第一線、因之彼此實爲互不可測之殘命也。予等相契甚深、而爲莫逆之友、嘗相約曰、「若君戰死而我全、我將收君之遺物、以永爲戰場之契之紀念器、若我斃而君安、則願收我一片染血之衣、以傳於末代、唐紅之血潮者、即捧呈於我大君之一片徹忠之標[◎]示而又即思君之一片赤心之現色也。」云云、雖然、紛糾亂麻之戰場、我友果斃於何處耶、欲收其屍、而並其在所尙不知、此戰場之常也、於萬一之邂逅中、欲得不思議之奇緣、此本難豫期者也。然第一回總攻擊之將開始時、予則抱今生永別之覺悟、與兩軍醫握最後之手矣、不料後在望臺之敵圍中、四肢被碎、急迫不堪時、偶來一勇卒、救予出虎口、此時因出血過甚、人事不省、及至再蘇甦時、將予收養而接吻於予之已折之手上、曰「感謝君」者、實惟此安井安藤兩軍醫也。

從卒高尾文吉

從卒高尾文吉、予在中隊時曾教育過之兵卒也、其忠實與熱誠、素爲予所賞感、故予轉勤於聯隊本部時、特請願於中隊長、而以之爲從卒者也。雖在平時、將校與其從卒之間、本有格別之親切、而至臨戰場以立於生死之境時、則尤湧起一層之情交、實早無所謂主從、而不啻兄弟也。予事事皆賴文吉、文吉亦時時慕予。侍飯汲水、無所不至。曾記彼寄與予之家族之書函中、有書如次者。

出征以來、托庇無事、兩人共勤勉相安。少尉殿之貴體、無不留心奉侍、請安心勿念。至於戰事、雖

誠實之情

何時永別、在所不知、然必死護少尉殿、決不敢忘高恩也。嗣後無論至何時、請視作一家人、不勝盼切之至。

噫、其誠實之情、不豈可掬哉？至予罹病時、彼則不厭疲倦、晝夜不一睡、摩予之胸、擦予之足、若向伊求食時、則彼如叱予然、曰、「現在無論何物、均不能食、待全愈後再食。」云云、事事皆注意入微、其看護無些毫之不到處、故予每念起彼之熱愛之情、而不禁感謝不堪者也。至後日子又負傷時、高尾早已非予之從卒矣、然彼亦因負傷故、退下戰列、在途中聞予負傷、乃遍探予於彼處、此處之各野戰病院中、不幸遍訪不得、遂大悲切而不已。

高尾文吉其心之誠、上感於神、故彼常得好運、而今則荷凱旋之名譽以歸。雖然、彼負傷者二次、出征者三次、故彼誠得爲忠實之從卒、而又得爲戰場之勇士焉。且屢服重大之傳令勤務、以其剛膽與機敏、常得達成其所要求之目的而無缺憾者也。

可哀之幕營地、或因風雨、或因炎熱、又或因惡疫、受種種殘酷之襲擊、而又加以敵彈之橫飛、其慘狀誠不可以口舌形容。然雖當此際、其將卒之元氣、益益旺盛、而彼此皆渴望着早一日得出守備地、而可轉攻勢之時機、實如大旱之望雲霓也。

第十六 警戒線之夜嵐

孤軍陷入重圍之旅順之敵，既日蹙其區域，彼必企圖如何能破我軍之一角，以擴張其運動範圍，此勢所必然者也。故不問在劍山雖數度敗北，已早若失大舉逆襲之勢矣，然而對於我警戒線之各所，仍時加多少之襲擊，而殆無一日之中絕者也。雖然，彼實無一度得利者，不過徒然消耗彈藥，而減殺兵員而已矣。

敵之遊襲
不稱中絕

自七月初十日以後，我軍派遣前進哨，至接於我陣地之前面之極峻險之山陵，即俗命名爲岩山者之地點。此地點因屢有敵斥候出沒而窺我之防禦，故我急急驅逐之而更張一警戒線者也。七月十六日之夜，暈闇無光，任此岩山之前進哨者，乃杉村少尉（名要太郎）所率之一小隊也。夏日大陣之夜，其刺肌之寒風，但覺拂開闇色，而或掠於此處之步哨之面，或飄於彼處之草木之叢，雖連日之睡眠不足，頰肉落而頰骨凸之步哨，其心彌銳，曰今夜敵必來襲，乃睜目如皿，而貫透闇色以視察，時時附耳於地，欲避去風聲而聽取敵之足音。不料果然冲破圍層而起之「敵襲……」聲，與小隊長「散開……」之號令，忽然相合而突起，誠令人不勝其壯快者也。此時沈着而大膽之杉村少尉，欲完全此緊要陣地之守備，乃勇往直前，以迎此進襲。夫敵從三面包圍而來，其數雖不可知，

杉村少尉
之守備

然約必數倍於我者。且敵又在側面，將得意之機關砲運來而行急迫之射擊。噫，機關砲——此實露軍防禦上特爲第一之武器，而此利器，已早在南山大惱我軍，而多數之我兵，實爲其所屠者也。嗚呼，對有此兇器之多勢之敵，悠然揮長劍而指揮寡兵之杉村少尉，其勇猛之態度，不誠可想見耶。三面受敵之前進哨之運命，一繫於少尉之手。然而少尉之剛膽，及部下之勇敢，彼等竟能耐二小時之交戰，與數倍之敵相持，而不讓寸尺。敵乃終知己力不勝，遂一齊退手而闇中遂失其影。雖然，悲哉——我沈勇之杉村少尉，終被敵之機關砲彈，貫通頭部矣。然其一念所貫，彼猶號令不絕，雖鮮血迸流，兩眼如注，而猶視着敵之退却，依然奮鬪而續進者也。

此夜敵遺十數之死屍而遁，而夜來之腥風，吹至天曉，至十七日之晨，敵乃以極和平之色，立起赤十字旗，而運擔架前來，以接近我哨兵線，及進至僅僅五十米突之距離時，假托收拾屍體之意，而卑劣不堪，實欲來窺我陣地內情。此實與彼欲利用白旗或日印旗以欺我，同一奸策，而爲彼等之慣技也。噫，彼等之卑陋也，會記有時有一事。在某地點之步哨，確實看見從前面有一個黑影，寄近前來，乃照例問曰：

「停步——停步——誰？」

其黑影乃低聲答曰、

「我軍之將校……」

於是步哨以爲我軍之將校斥候歸來，乃令其通過曰，

「通過去——」

不料那黑影忽然叱吃一聲而將鎗劍以刺我步哨。步哨知被欺，乃曰「何物小醜，敢來跳梁？來——來——」即以鎗床飛毆之而倒。夫敵不知在何時，稍習日本語，乃即欲欺我，而終歸失敗者，誠令人不勝其愉快者也。如此者，敵人毫無男子氣概，播弄小策，舞用奸智之事，屢屢有之，故我軍常須細心密慮以注意，而不可稍有疏忽者也。

杉村少尉被收容於一民家之柴房內橫着時，其從卒伊藤福松，如慈母護子病，其顏色因擔憂而蒼，其眼中浮着一杯之淚，而一面猶安慰少尉不已。其悲痛懇切之看護情狀，誠令見者不得不涕泣滂沱也。後少尉被送入野戰病院內，伊藤每有暇，不辭遠道，而越難路，跋涉以來看護主人之傷。一日予因有公事，往旅團司令部，其歸途中，見一兵卒，肩負極重之包，氣喘喘登山坂而來。及近而視之，不料即伊藤福松也。予乃問彼曰，

「杉村少尉之傷如何？」

「咳，非常之凶。今日已經萬事不省矣。」

「然乎。汝善行看護，實可感佩。」
杉村亦必心慰而甚喜。」

予以此言慰伊藤後，彼乃潸然淚下曰：

『我不與少尉同受傷，尚不爲殘念。惟念平日之高恩未報，而驟然永別，則不能不怨何故不與少尉同斃也。昨夜少尉殿，其情甚苦，握我手而言曰：「承爾照顧了。」噫，此時爲少尉殿之從卒如我者，誠欲死而不得也……』

予至此已早不忍再視伊藤之顏矣。彼乃曰：「我趕快去看一看。」遂離予而萎萎然運步以去。至其所肩着之重包物，皆係杉村少尉之所有品也。

自杉村少尉負傷以來，將卒憤慨之念，共爲之一高。皆期望早攻擊前面太白山之敵，以作我幾多戰死者之弔禮。然猶有在警戒線上，其最後抱無限之恨，皆流着悲憤之血淚而瞑目者。曾記得彼等臨終之言，有痛恨如刎他腸之語。予今於茲，欲舉其最悲壯之一例，紹介一兵卒曰：山下兵吾。兵吾者，其平素無論何事，皆熱心而且從順，聊不避勞。因之彼常爲戰友等所敬愛，而爲兵卒之模範者也。彼在戰場時，有一日忽然正襟，而對其平日最親愛之一戰友言曰：

『我決不生還。苟能與在此地下之十年前之戰友相遇，而報告他息恨之時已到，則此外即無希望。……雖然，予尚有一兄，現在貧苦中立家。若予死後，請爲我傳言之。』

嗣後不久，彼受一某命令，而服傳令勤務，及其任務既達，欲歸而報告於中隊時，不料在途中突然被敵之流彈貫通腹部。兵吾於是憤慨狂叫曰、

「何物醜奴——焉能害我——」

雖然，遺憾，彼終不能復起而被收容於繃帶所矣。軍醫檢視之，而蹙眉曰，不能救矣。於是聯隊長亦慰問之曰、

「不可邪想，雖甚苦痛，而心中務須放寬。」

雖然，未幾而其神情，已有臨終之象矣。聯隊長眼中，乃不禁浮出一包遺憾之淚而言曰、

「這是名譽負傷，十分盡職了……」

此時聞此慈言之兵吾，乃細開兩目，雖在苦痛之中，而勉力出聲曰、

「聯隊長殿，費心了……務請竭力討仇……」

言畢，彼乃手震唇動，猶有欲言之意，然已不能出聲，而遂爲不可再歸之黃泉客矣。噫，兵吾，汝不日即可在花花之戰場上立功矣，而乃不及待，竟告最後之別，僅留「務請竭力討仇」之一語於此世，對聯隊長道謝而瞑目耶，誠令人可憫之至也。其翌日戰友將彼之遺骨葬於戰場，遠山布教師，乃懇切弔之，諡法名曰釋忠肱。其墓標又面於旅順而建立之。

予今於茲，又不得不改筆，而一述在此幕營地上行追悼戰死者之祭禮之一事。自劍山攻擊以來，我部隊之戰歿者，其數實不少，我師團長閣下，因欲祀彼等之英靈，以慰其忠魂，乃於七月一日，空色曇漫之夕，在陵水河子之畑地間，設一草創之祭壇，然名爲祭壇，而實則乃在土民之家之庭前，陳一机而鋪一白布於其上，布教師掛一阿彌陀佛之畫像，乃將納入遺骨之四寸方之箱，無數而重疊於其前，中又置一香爐而已矣。然其祭壇又適對旅順方向。噫，哀哉，溼暗之蠟燭光，淒哉，遠近之草虫聲，誠令人哀上增哀者也。此時師團之各將校，在祭壇前成環形而整列，兵卒乃立於其後，先由布教師讀經畢，師團長乃肅然前進上香，恭行拜禮，但見其霎時頃頭不能擡，噫，此時必無限之悲愁，與感謝之深念，往來於其胸中也。其口中又念曰：「十分出力了——」。噫，亡魂有知，亦必悲嘆而不忍離此將軍之麾下也歟。又次於師團長接續而進香之諸將卒，其心中之情感，皆不可言狀。噫，祭我自身之部下之靈之中隊長及小隊長等，此時果如何思感耶？必當於深思長嘆之餘，而復行感謝曰：「十分盡力戰鬪矣，惟此實平日教育之効也，十分盡汝之本分矣，實不愧爲君國之干城也。」等云云乎。即入營以來，寢同枕，行同務，之兵卒等，義故友最後之健氣，而反嘆自身之晚死者，亦終不乏其人乎。噫，淚雨如珠，各濡貫戎衣之袖，誠不獨村雨淒淒之霖於祭壇間也。

在名曰戰死者忠魂碑之紀念標前，磕頭之諸戰友等，各皆取罐頭食物之空洋鐵罐，插入青草之葉，

以作弔禮、又注水筒之水以代酒、其中更有題曰「戰死之魁」之文字等之紙條、貼滿標前。噫、如此厚弔、而亡魂其悲耶、抑喜耶、是必有所感動也歟。



第十七 太白山之激戰

(其一) 苦戰

我軍之配備

敵軍之陣地

日標即太白山

回顧在劍山自擊退敵之大逆襲以來、我陣地已益加堅固矣。內則研究各般之進擊準備、且將在南山捕得之大砲十二門、配置於亂泥橋附近之高地間、又將海軍重砲六門、配備於西部豬圈子溝之西方高地間、而外則又屢々派遣有力之偵察隊、努力以求知悉敵在前進陣地上所有一帶之防備情形。此時敵之主要陣地、北自營城子起、經雙臺溝、安子嶺而南達太白山及老座山一帶之峻嶮之山陵是也。且彼等據此天險、而不厭歲月、不惜費用、盡其力之所及、而堅牢設備、欲令我軍雖一步亦不得南進。因之欲拔之陷之、誠非易易。雖然、我軍之滿引而不發、以致將卒皆抱髀肉復生之嘆者、實一閱月、然今則進軍發展之機、已十分成熟、志氣亦愈振、乃遂於七月二十六日、諸隊皆向陣地進發、而南方進擊之戰端、於是乎開矣。

予等所屬之聯隊、其所當攻擊之唯一之目標、即敵之前進陣地中、所賴爲最要之地點、而防備最堅固之太白山一帶之高地是也。當攻擊開始之前夜、凡關於部署上之種種命令、均已發下、又特從旅團長激勵一次曰、「此次戰鬥、實爲旅順攻圍之第一着手點、而務必先攻取此敵之最堅固之前進

以汝等作犧牲

陣地也。故自將校以下，各員皆須奮鬥、努力，盡力充分，以行攻略。」云云。聯隊長亦對於部下全部而下嚴格之訓示曰：「舉我聯隊全部而作戰鬪者，今實第一次。夫戰爭終極之勝利，一視乎初戰時之元氣以爲決。故予已早將汝等之生命拜領，凡關於戰鬪上，在種種之手段下，已不惜汝等，而以汝等作犧牲矣。又汝等平日所鍛鍊之武士道之精神，今實正可發揮之時。汝等務必將予平素之訓戒，與出發日授於汝等之訓示，緊銘心肝，專心一意，以期有以報答我君上及國民之信賴。務須人人抱定在此名譽軍旗之下，同歸於盡之決心爲要。」云云。此外大隊長對於各中隊，中隊長對於各小隊，亦皆各有諭告曰：「各員皆須保全聯隊名譽，努力奮鬪。」如此激勵，故予等於決心之上，更加一層之大決心，英氣愈勃勃，雄心愈赳赳，蓋不待交戈，而各員之意氣，已早壓倒太白山之敵勢矣。

進發前夜之光景

在進發前夜之幕營內之光景，呈出一種異樣之觀。戰友互相討論戰情者有之，輕磨鎗劍，獨洩苦笑者有之，不使死後遺羞而緊着裹足布者亦有之，仰天而微吟者又有之。噫，此時予等之心底，果有如何之思想，往來於其間耶？蓋各員必皆上禱於天曰，務使予能盡予之義務云爾歟。

（按此語乃英將納耳遜之名言）

七月二十六日之天未明時，夜來之驟雨，雖漸開霽，而濃霧深深，咫尺不辨，涼風習習，滿拂征衣。

七月二十六日

幾千之貔貅，破圍而出，如長蛇然，徐徐而動矣。至午前三時，乃達岩山之麓。夫當時之部署，此麓實爲聯隊中之豫備隊之位置，而此山頂即散兵陣地，其右方之山陵，乃即砲兵陣地也。然戰鬥開始之時，機未至，則雖一兵亦不准露頭，故但將鎗內裝就彈丸，彈藥盒之口開之，以待聯隊長「射擊——」之號令。此時聯隊長立岩山之最頂點，手執望遠鏡，而副官展開地圖以待其側。小行李之彈藥馱馬，皆運至山麓，輸送卒皆唾手擦掌而待。然待之既久，則砲聲之開始，當不遠矣。故我等各出錶視之，曰：「今日已五分耶，今日已三分耶，喧喧擾擾，誠隨錶針之前進而胸窩與之俱躍也。」

午前七時四十九分，待而又待之第一發之砲聲，破曉雲而轟於左翼隊方面。噫，此即對於太白山及老座山一帶之敵，而攻擊開始之最初之砲聲也。守備之三十日間，我軍曾未加敵以一發之砲擊，故此砲聲，雖有名之強敵，亦必不免一驚也歟。未幾彼亦倉皇失措，將砲彈返擊，轟轟然劈空而來矣。夫我軍之戰鬥方略，係先由左翼部隊，將老座山之敵破之，然後由予等之部隊，與之並列前進，以行戰鬥。故予等暫時且束手，而僅注意觀察老座山方面之戰鬥，如何成行而已矣。逾時我海軍砲，又發劈耳之巨音，而射擊開始矣。依此聲勢，則敵似不難破，而其前進陣地，似易入我手。不料無論如何，而敵人在我攻擊之前，杳不呈衰弱之象。

於是老座山方面之戰鬥，益益激烈，我之全部砲門皆集中注射於在老座山之北側斜面之敵之重

砲隊、而期有以沈默之。未幾敵之砲火、果漸見衰弱。我左翼隊之步兵、遂藉砲兵之掩護、而前進開始。不久而即得占領正面前之約二千米突許之新月形之高地。乃更續行前進、而回折左方、至十時頃而老座山之北方鞍部、亦占領而有之矣。元來敵對此方面、在防禦上、本未加多大之力、故行若干抵抗後、其大部分遂棄老座山之主要地點而遁。然猶有一部之敵、甚為頑強、雖我步兵已占領山頂、而彼猶占據其南方斜面、儼立於我瞰制射擊之集中火之下、而取死守之態度。因此而戰鬪之間、反意外延長矣。雖然、我左翼隊、終能壓迫此敵、而從此地點以逐出之。然彼等後方、控着龍王塘之入江口、所謂背水之陣、而無退却之餘地者也。故彼等遭我軍之追擊者、惟有棄去多數之死傷者而不顧、其殘兵遂乘渡船而遁入對岸矣。

左翼部隊之成功、既如斯矣。於是我聯隊乃始逢着攻擊開始之機會焉。由是聯隊長青木大佐、回顧各大隊長、而下號令曰、

『好好——全線射擊開始——』

未幾第一大隊與第二大隊在右、第三大隊在左、全線即齊赴豫定之陣地上而露頭面矣。如炒豆然、「必必卜卜」以行射擊。此時我之射擊速度、不知其疾徐若何、而但覺敵之彈丸、如夏時傍晚之雷雨然、粒大且驟、「拔答拔答」落於前後、而砂爲之煽、石爲之蹴、兵爲之斃。掠耳之音曰瑟瑟

死傷續出

砲彈殼之
罐頭食物

砲兵陣地
之慘狀

破空之響曰轟轟。一連如鎖鏈繫着之散兵線，其間漸漸生出空隙。擔架卒則彼此馳驅，而運搬死傷者至繃帶所。小鎗之彈、大砲之丸，均在頭上噴白煙而爆裂。其彈子「卜卜卜卜」落於地上，而揚砂、走石，又穿透散兵之頭腦。不僅此也，砲彈之空筒，又越山而轟然落於豫備隊之中。曾記予猶在豫備隊之位置時，有一兵卒，受敵之砲彈殼，其右腕爲之折而飛去，其人即倒而卒死者。後將其砲彈殼檢視之，但見其彈殼之口，有外套之破片，其下有上衣之破片，再其下有襯衣之破片，由是而肉而骨，肉與骨之下，又是襯衣、上衣、外套、之順序，其間又夾着血染過之草或石，而儼然是一個之罐頭食物也。

如斯持續戰鬥者，已數時間矣。然敵之鎗砲，尙甚優勢，而我軍因之不但不易得前進之機會，且死傷者爲之續出，而擔架卒無論如何不能遍顧，甚至在後方之繃帶所間，亦蒙敵彈，而一旦已收容之傷者，有再爲之中傷而斃者，其苦戰誠非一言可盡也。於是乃更令豫備隊前進，而令位置於砲兵陣地之左翼，欲令時機到時，可成突擊縱隊，而轟然前進。此時予亦捧着軍旗而在此豫備隊中，其地位一則係砲兵陣地，一則有軍旗之一大目標故，不久即有在王家屯附近之一隊之敵，對此地點而淒淒然砲擊開始矣。其集注火均確實命中，而爆發之轟音，在空氣中傳劇烈之震動。其彈子如散雨橫打然，此時在硝煙滿天之間，勇壯而行指揮之小隊長，早已半身染成朱而死矣。砲車長及砲手，亦

皆手足異處，腦漿迸裂，而血泥塗腸矣。欲將豫備砲手補充之，而豫備砲手至中途而又斃矣。其壯烈悲慘之狀，苟非實見者，殆不可得而想像，而予之筆亦到底不能曲盡其實者也。

在敵砲襲擊之間，我豫備隊之蒙損害，亦甚不鮮，因之今則惟有出閉目不顧，驀然猛進之一途而已矣。誠在此位置上多停一分，即多一人之受損傷者也。雖然，此時空中陰陰然黑雲低垂，一若老天亦

豫備隊之
砲聲

軍旗已破

有凄然欲淚之象矣。未機疾風偕硝煙而吹來，狂雨共彈丸而斜打。而我等豫備隊又適於此時受命令，令直接轉達至聯隊長之位置前。乃即棄砲兵陣地而由左方沿岩角以行進，疾風高捲軍旗，成半月形，卷之又卷之，而軍旗幾為之裂。其時又適來一發之砲彈，在予頭上破裂，但覺其破片飛過之間，其軍旗已劈而散舞，更殪上等兵一名，而遠落於後方之谷間。

仁王給之
砲聲

如前所云，我聯隊長之位置，在岩山之絕頂上，故此激戰之中，敵人以為此處必係主腦之所在，乃突然來一榴霰彈，不料立於其間之青木大佐，如仁王然，不驚又不動，屹立而睨敵。至于接近之，而報告伊軍旗之已裂，彼唯曰「然乎」之一言而已。未幾又曰，

「全然如機動演習——」

噫，聯隊長其人乎，其膽大如斗，其勇氣凜凜之態度，不言而衆人為之激勵，即銳氣將喪之兵卒，一仰見之，必更鼓起一層之勇氣，而猶得實行戰鬥者也。

八田少尉
之勇敢

以左手執
鎗而前進

既已午後二時矣，而大勢猶未定，我軍之損害，刻刻增加。雖然，此時左翼隊之一部，更行前進矣。立於下山隊伍之先頭者，蓋大隊長乎，但見其軍刀閃閃而奮進焉。於是我隊亦發「前進——」之號令，但覺全線如黑柵然，一齊樹起，而向着敵之鎗彈口，堂堂然前進矣。噫，惟此時而敵人之火力，更增大一層，而其勢實猖獗之極矣。因之進者皆倒，止者皆斃焉。有小隊長八田少尉（雄次）者，終被敵彈貫穿胸部，然彼毫不屈，猶大叫「前進——前進——」之號令，血潮迸出而不以為意，負傷深重而不告部下，唯一心掙着目，指着敵陣而猛進者，實達千米突以上，迨至已近第二占領線後，而彼乃微唱萬歲而息絕。

噫，勇將之下，豈有弱卒。八田少尉之部下，有一兵，立在小隊長之前，被敵彈劈斷右腕，而彼猶不退。小隊長勸以往綳帶所，而彼亦不聽，曰「何妨，區區之傷，尙能戰，尙能戰，請放心。」乃傾水筒之水，以洗傷口，用手巾緊縛之，然後左手執而，鎗匆匆前進，與散兵共動作，及至最後之線上，始與賴爲父兄之小隊長八田少尉同枕共死矣。然而彼猶深念鎗械者，所以爲武夫之魂也，故猶緊執之而不放焉。噫，彼八田少尉也，此一兵卒也，何莫非我大和魂之花耶，蓋彼等之決心，雖斃而猶不肯已者也。

終至在聯隊長掌握中之豫備隊，僅僅步兵二小隊，與工兵一小隊而已矣。即此觀之，而此戰鬪之經

杳無効果

過、果何等之困難、已可推想焉。朝來我砲兵雖苦戰而又苦戰、然終不得威壓優勢之敵砲、因之對於堅固之敵陣地、雖何等之效果、亦不得奏、誠無上之遺憾事也。我步兵雖曾經逼到離敵僅五六百米突之間、而我砲兵之榴彈、不能破壞敵壘之工事、則即閉目盲進、亦徒然使前進者成斃死部隊而已矣、故惟有吞多大之恨、不得已停止其間、與敵對峙、終至長夏之日、亦已西沈、而但覺淒慘之黑幕、已蔽滿戰場而無色焉。

夜色凄然

此時雨雖小歇、而夜色凄然、幾多勇士之死屍、重疊於此之山、埋沒於彼之谷、敵壘又聳然屹立於閘中、呈出一種自誇爲堅牢不可拔之觀。雖然、我等之志氣、毫不少衰、反增加我憤慨之火、炙手而益熾、惟期明日務必大破此勁敵、而切齒決心矣。當夜砲火、時々不絕、死屍之運搬、惟擔架不足以從事、乃更用幕帳代之、以歸集此等屍體於谷間。負傷者又各各收容入衛生隊。此時健全之予等、乃靜焉、在橫倒於地之勇士之屍上、而徹霄不貪一睡、虔心以祈戰場之東方早白也。

第十八 太白山之激戰

(其二) 占領

敵陣之險

砲火不奏効

最後之手
段惟肉彈

翌日二十七日，將卒皆私計曰：「至今日而猶可不奪略敵陣乎？於是東方初白，而我砲兵已協力放砲，以求得爲步兵開突擊之通路。其砲擊比前日更加一層之猛烈，然敵之對於此之應射，亦比前日更增一層之劇甚也。噫，如此堅固之敵陣地，果如何構成者耶？蓋彼在一帶高地之間，悉以岩石築成堡壘，以木材作成掩蓋，而於其下穿就鎗眼，故敵能耐我砲彈之爆發，且得隱其身而充分以行其射擊者也。又將速射砲、機關砲等，配備於各方面，得縱橫自在，以行砲擊，而此等砲位，又用堅固之材料，與完全之工作，而蔭蔽之。加之山之前岸對岸，其係岸石峭立之峻嶮之谷地，無論爲降爲攀，均非易易。噫，越此恠險之山谷，冒着敵之集團火而行前進者，無惑乎我軍之被害，大且甚也。砲兵尙未奏効，而小鎗彈無論矣。雖然，無論如何，苟不將敵之機關砲，根本的撲滅，則我惟徒然驅多數之大部隊，而達死地而已矣。故今則已無他法，火力既無効，惟有取最後唯一之手段，即所謂擲人身之肉彈是也。噫，我大和魂所凝成鍊成之此肉彈，——如何能不將敵壘打破也，——未幾果下令。命我第五、第七、第十之三中隊，下阪越谷，而突擊開始矣。於是與我砲兵對戰至今之敵砲兵，忽焉變

換日標，而對此突擊縱隊，吐火焰，發榴霰彈焉。同時機關砲，及各壘之步兵火，亦悉向我等而集中射擊矣。雖然，突擊隊亦毫不恐怖，放起喊聲，如疾風然，驀地猛進。其聲與鎗砲聲相合，一若百雷一時竝轟。衝擊——衝擊——猛而又猛。隊長雖傷，而不遑回顧。部下雖斃，而無暇握最後之手。在屍體上踏之越之，越之踏之，乃遂肉薄而達於敵前，僅十數米突之間矣。雖然，地形之險而不平，如屏風然之峭崿，轟然立塞於前面。回顧後方山腹間，又無處非死屍。蓋全部隊已殫其半矣。至此而不得已，祇得暫在此處，又與敵相睨而對峙焉。噫，此突擊縱隊，浴於敵彈之間，而行前進時之狀態，實壯烈而又慘憺之極者也。彼等被裹入硝煙濛濛之內而奮進，彼此不能明辨，惟約畧互見淡薄之影而已矣。其中又時時見有被砲彈跳飛，而高揚於天空者。及後收容屍體時，有一全身變成紫色，而無一彈痕之可尋者。蓋此即被敵彈跳飛，而如岩礫然，被遠擲於天空者也。

敵之抵抗，如此頑強，而我之火力，不啻如以細針撞大鐘，雖何等之痛痒亦無之。噫，若此勢接續持久，以往則戰鬪之終局，殆難豫期，而或則終陷於不幸之戰况，亦難測也。故今則惟有執定全滅之決心，而不得不充分盡力以圖奪取矣。未幾果然我旅團長下次之要旨之命令。

「前日來將卒之勇敢動作，不勝嘆賞。本旅團從本日午後五時起，須攻擊太白山東方一帶之敵，故以全砲兵行砲擊，左翼隊待砲擊熟後而前進，以攻略敵人。各聯隊毋逸此好機，務竭死力，以占

領當面之敵陣。」

若然，則我等即當竭死力以破敵者。——至今日而無論如何，尙可不使軍旗飄揚於敵陣，以慰前日來未聞凱歌之聲而即斃之幾多勇士之忠魂也耶。——

待機而動，聚集於軍旗之下之一團將校，各各皆談論昨朝以來之戰況曰：

電旗下之
將校

「敵亦非常英傑，——敵之將校，有立於胸牆上而行指揮者。」

「敵亦非常苦戰矣。然至今日，則無論如何，不拔之則不已。——」

等等，吐極旺之氣，而下批評曰：「敵之能頑強抵抗者，不僅由於器械之効力也，實又由於其動作之勇敢耳。云云。雖然，由此而其憤激之念愈勃發，其攻擊精神，亦借復讐之情而益高矣。正在評論時，

皮酒一瓶

忽見有一少壯士官，携一瓶皮酒而來。夫予等自昨朝來，殆有不飲不食之狀態，而茲則觀此在此戰場之皮酒一瓶，——皆不勝其奇異，乃對此士官而驚視之，則大隊副官管中尉（正）其人也。中尉乃以壯快之口調而言曰：

「諸君以爲奇異乎，此皮酒？予昨日擬在敵陣供唱萬歲而舉祝杯時之用，故吊於腰間而來。」

不料昨日敵陣不果破，然至於今日，惟有與諸君酌永別之盃矣。——在諸君固亦甚盡力矣，然今日之所謂今日，乃予以爲予此生之最後期而決心者也……」

管中尉之
別盃

言時極至誠、毫無假借面目、言畢、乃將皮酒酌於鋁製茶杯內、使予等順次輪飲、彼此輪飲之間、彼又不言而微露笑意、待別盃既終、管中尉乃將空瓶高舉而言曰、

『祝諸君之健康——』

言畢、將瓶擲之、又曰「予尙須去埋葬戰死者之遺骸、」乃起而辭去。嗚呼、此誠管中尉永別之盃也、蓋彼從此不久、而不待可在敵陣高唱凱歌之時機、而即加入名譽戰死者之列矣。中尉與予係同鄉、而又爲自幼之好友、彼平日愛予如弟、故每在戰場邂逅時、必互相握手而問曰、「健康否？」誠最互相親愛者也。而今則竟儼然永別矣、實夢中亦所想不到者焉。及後叩之、知中尉在監督死骸之埋葬時、曾曰

請鄭重將
土掩之

曠勝栗

『請鄭重將土掩之。我亦不久而須請汝等代我如此掩埋者也。』

噫、中尉之無命、已早自悟矣。與曠者戰死之八田少尉、當前進時、從衣兜中出一包之勝栗（勝栗者、干栗也、日人呼干栗與勝栗、其音同、故其風俗、每有人出戰時、其親友皆送干栗、取其音與勝利同、卜釋光）對從卒曰、

『此子母備於神前之物、而予母言、戰前務必領受此物者也。今予亦食之、汝亦稍食之。蓋從此即成永別、亦未可知也。』

乃兩人共啗之。噫、參觀前後、其情如出一轍、雖予等亦常有「將死」之覺悟矣、故每與戰友遇而

到午後五時

時，常起永別之思，然終不如是之宛然若真也。豈真當永別時，果真有此等不可思議之前兆傳來者耶？

至午後五時，我全砲兵一齊開砲，步兵亦舉全力而射擊開始矣。硝煙雲霧，天地爲之鎖，飛彈爆鳴，山谷爲之劈。蓋此次實係最後之決戰，故其猛烈之狀，其慘烈之情，雖欲形容之而無辭。我步兵射則進之，止則擊之，奮進又躍進矣。然而敵彈橫飛而直掃，以阻止我軍之直接前進。微呼「小隊長殿」者乃最後之感謝聲，而大叫「啞哨」者，乃彈丸之絕腸聲也。雖然，今非可更念念於此等之劇境，及慘狀之時也，當步步前進而逼近敵陣矣。故將校皆揮軍刀而在戰線上彼此馳驅，以鼓舞士氣曰：「旅團長命令內，果如何言之耶，非一則曰『嘆賞將卒之勇敢，再則曰務竭死力以占領敵陣云云耶？』唯有前進，速進而就死，今則雖半步亦不能停止之時矣。」爲豫備隊之二個小隊，與

前進就死

無插一足之地

工兵隊，亦皆增遣至第一線上矣。終至我第一大隊，已肉薄而近至離敵前僅二十米突之處矣。不料前面忽被岩山擋住，峭立如屏風，幾無可插一足之地，故無論如何欲急進，而終不得攀登。而敵彈又從側面「吧喇吧喇」飛擲而來。對於正面之第二中隊，又徒爲敵之機關砲之標的，而審視之，但見其轟轟然連續而仆。內有一彈，掠過松丸大尉（淳一）之劍身之左眼。而我砲兵之射擊，又如花砲然，但在空中破裂，而對於敵之防禦工事，則幾無些微之効力。此時榴霰彈已無功用，惟有速將

傳令者悉
斃於途

形勢依然

劈岩積石
造立足地

戰場之弦
月

榴彈爆發，而之以打破敵壘之掩蓋爲主要。因之我步兵，雖受損害，而不得已，惟有向砲兵隊，派遣傳令者，請伊速速發射榴彈，而不料傳令者，雖一人亦不得還，而皆在途中死矣。又對工兵隊之小隊長，亦曾命之曰，速送炸藥來，而此亦終不得達其目的。

七時既過，八時、九時又至，而形勢依然如故。第一大隊，有不得不暫時停止進擊之勢，又第二大隊方面，其大隊長玉井少佐（清水）又蒙重傷，其副官管中尉在偵察突擊之進路之中，偶然回顧後方言曰，『傳令』之一刹那頃，已早被敵彈貫通頭部，而即死矣。即第三大隊方面，亦僅僅與敵接近，而更不能一動，惟徒陷於死傷者連續增加之苦境而已。此時我等恰如細鱗被鱷魚吞入口間，此後果如何結果，而不可必矣。雖然，不撓不屈者，我軍之精神也。惟敵頑強則我亦然。我各大隊，就中第一大隊方面，均以十字鏃劈岩積石，而造立足之地。雖然，與敵相隔者，僅僅尺寸之地，已互相咬牙而成兩虎之勢矣。故敵不絕而大加妨碍於我之作業，一聞築土之音，即伸出火焰之舌而四方捲吐，故甚不易成功。然而我軍仍冒此困難，而立足之地，已約畧造成矣。由是而更企圖一舉突入之計畫焉。

夜既闌，但見淒淒然下弦之月，淡映於戰場，而陣地之半面，宛然如廳。此時忽從左翼隊之第二大隊長內野少佐（辰次郎）處，來一通報，以呈聯隊長，其意如左。

內野少佐
之通告

「我大隊，今擬執定全滅之決心，以行突擊。貴官亦務望共轉攻勢。予深祝攻擊之實施者，即爲予所最敬愛之聯隊長，而旭日昇東之際，即我極有名譽之聯隊旗，赫然灼然而飄飛於敵壘之時。予今於茲，謹表告別之意。」

「國歌」吹奏

未幾遙聞左翼之方，已吹奏啾啾之「國歌」矣。噫，月影細映於空中，餘音傲梟於山谷，實深沁入予等之腦裏者也。「國歌」之喇叭聲，恰如有陛下親身號令曰：「前進——」之感，而將卒皆不期然而然，挺其身而勇氣更百倍焉，乃即奮躍前進，冒彈雨，攀岩石，幕地猛進，大放喊聲，而突入敵壘矣。但見立在一團黑影之前之松村少佐（安雄）怒眼叱聲，叫曰：

「衝擊——衝擊」

「國歌」之吹奏聲更盛，各隊皆接續而叫萬歲萬歲之聲，轟動天地，而互爲聲援。仰望山上，但見劍尖相磨，而火花亂放，以相接戰而格鬪。噫，惟此實我大和男兒之最後之肉彈也。傲慢無禮

之此仇，今更能不一念及之耶。打進去，打進去。鮮血成河，伏屍築山，慘則慘矣，然而窮苦之餘，始得破敵之樂，待破敵後，我等愉快之情，果如何耶。——想到此處，於是均如怒濤一般，一團之後，更有一團，我軍繼續增加兵力，而敵人遂不能耐此猛烈之攻擊，雖暫時猶滾逡支持，而接戰格鬪，然我軍益鼓勇而奮鬪，乃於七月二十八日午前八時，東天初紅之際，我軍遂確實占領太白

領
太白山占

山一帶之高地矣。

快哉此時

軍旗飄飄然翻揚於陣頭

而萬歲之聲如怒潮狂湧矣。



第十九 戰場之跡

實經五十
八時間

南山與太
白山

糧食不來

我軍之得占領太白山一帶之敵陣地之成功與名譽、其間上自師團長、下至一兵卒、其堅忍與勇氣果如何耶？與天險戰、與地利戰、與堅固之工事戰、不食、不飲、不眠者、實經五十有八時之長時間、然而對此極頑強之勁敵、而終得收至大之成功者、則於爾後之作戰、不產出極大重要之效果也歟。彼南山之戰鬪、出四千餘名之死傷者、至今人所稱爲最激戰者也、然與此太白山之戰鬪相較、則更不得不謂南山者、實尙以廉價而購得之賜物焉。夫南山之地形、敵人係控着展開於前面之緩斜面之地帶、而以之掃射我攻擊部隊者也。然太白山一帶之地形、全與南山異、其地以千仞之山谷、結構而成、故對於敵之彈丸、既有死角（在急斜面之內側、彈丸不能中之處）、之可據、而得藉以掩蔽矣。然而死傷者之數、幾與南山同。則即由此點觀之、其攻擊之困難情形、不已可判定耶。

難戰苦鬪者三日、與敵相爭於尺寸之間而對抗、故糧食已可不問而知其決不從後方運搬而來矣、將卒僅僅得嚙攜帶口糧之重燒麵包以充飢、而此外雖一滴之水、亦不可得。小便即在其位置上垂流、至若合眼朦朧之事、則更不待言而可知其爲不能矣。雖然、滿腔之憤激、其怒氣有裂目冲冠

之勢、故到底眠亦不思、飢亦不覺者焉。即在敵人一方面論之亦然、何以見之、自陣地占領後、觀其散兵濠間、到處均有大小便污着、由此思之、則敵亦不能動一步、而五十八點鐘之間、鎮然不動、咬牙堅持者、實確乎其可信者也。惟彼等遺棄着之黑麵包及角砂糖等類甚夥、幾使我兵士之枯腸皆肥、故就敵人之糧食一點論之、尙無分外不自由之感乎。

唯欲眠而已

連日未眠之我等、占領後第一所感覺者何耶、即欲眠、欲眠而不可再堪之一事也。此外雖何等之欲望均無之。但見彼處一團、此處一群、始則某人則戰死矣、某人則如此如此矣、等等、作種種壯快悲痛之談、然未幾而均鼾然睡去、無思、無慮、互在敵人所棄之掩蔽下橫臥矣。此處因堆滿敵之死骸、故生血尙淋漓於其間、然皆不顧而睡去、既不思食、又不思飲、唯覺鼾聲如雷而起、此時微特破空而來之敵彈、不芥於其意、雖蚊聲亦早不聞矣。

戰場之悲慘

戰爭之壯觀、在彈丸雨注之中、可得而見之、然戰爭之悲慘、則非戰後、決不可得而知之。觀彼草之蔭、石之穴之間、血塗滿面而長此橫臥之無數之死屍——不問其爲敵軍、不論其爲我軍、均係驅襲來此、而加入此淒淒壯壯之戰鬥中、而卒然仆倒者、其顏蔭之間、果潛藏着何等之深意味也耶。予等曩在南山、見死屍時、每蔽目而不忍瀏覽、今在此處觀此纍纍而倒之死屍、本酸鼻之極者也、然而視之、却不如前日之戰慄焉。頭面皆碎、而腦漿橫湧者有之。腸胃皆出、而鮮血滴滴者亦有

之。雖然，予等並不因之而如前之擡眉而慄也。噫，此何故耶，蓋前日未經戰場，僅僅一弔其戰場之跡，今則連日苦而又苦，往來於戰鬪慘劇之場裡，而其酷烈之殺戮光景，已早慣看也歟。

又曩者見敵兵之死屍時，亦常掬同情之淚，而今則忽一變而生憎惡之念矣。雖死者何罪，彼等亦皆爲其任務而斃之勇士，然在實際上，既與之相見於劍華彈雨之間，我幾多可愛之部下，爲其所殺，故由我等之目觀之，則此奴等到底頑癡不悛，從隱於陣地之砲穴口，將鐵砲連續打出，以屠我兵，言念及此，則見其面而即生憎之情狀，誠非親立其地者，決不可得而想像者也。雖然，事後思之，此誠所謂極端之痴愚，而實則彼等敵屍，當其生時，其振起健氣，勇敢赴戰之狀，實又令人不得不賞嘆者。堅忍五十八時間之苦戰，而惱我軍，其動作之勇敢，宜乎其平日以強兵自誇，而其伎倆，實於此時確實發揮而流露者也。曾見有一敵兵，其頭部包着繃帶而斃於散兵濠中。蓋彼不爲最初之一彈所屈，僅將傷處施就繃帶而依然繼續以行戰鬪。及至受着我第二發之彈丸，貫通其腹部，而始斃於此者，蓋可判定者也。又見散亂於胸牆前之敵屍，蓋遭我軍之突擊時，跳濠而出，被我軍之劍尖所刺而死之勇士也歟。又有一人，其胸前抱着其妻子之照像而死。其照像面已被血塊塗滿。噫，在戰場中而猶戀戀然抱其妻子之照像者，誠不得不罵爲兒女氣態，志意全腐之下等奴隸。雖然，來此萬里遠征之空，往來於殺氣盈盈之戰場裡，及至孤軍途絕，而故鄉之雁音，亦不得一通，彼等之胸中，果有何

支那土民
之恥

機關砲之
威力

等之情、往來於其間者耶。夫寄情於山川、托意於風月、而望家鄉者、實人情之常。雖曰志堅氣猛之武士、而此情亦何嘗有稍異者乎？惟最勇敢者最柔和、最有愛情者最剛毅、詩人不嘗詠之以為歌者乎？嗚呼、彼等露兵、身屈立於虐政之下、離家而遠、嘗苦厄於萬里之外、其心事不誠可憐者哉。——

戰爭既落著、予之從卒、最先馳入敵陣內、拾得敵之雜囊一個。開而視之、僅有支那土民之服一件、藏入而已。予當時雖不勝其意外之感。然曾憶予等在警戒線上時、露兵之斥候、有着支那服而近接之一事。前後參觀、彼露兵者、實常用此支那服為貴重之經商道具、至不得已時、即速將此服換穿、而得藉以逃命、蓋其慣用之伎倆也。美國獨立戰爭之時、英軍之步哨、每夜為蒙山羊皮之敵所殺、而露兵正襲此故智、其行偵察上、誠不知彼等轉輾輪用過何等之狡猾手段者也。蓋來戰場者、決非全係正真老成之露兵。雖裝鬼扮神者、亦時時發見、寧能不一奇也歟。予巡視戰場之跡、甚至我日本國旗、亦見有散落在地者、此蓋彼等常假用之以欺我者耶。

此外又有所謂機關砲、噫、惟此物、實我等所最恐最怖之火器也。此次太白山之戰、曾奪得其破壞之機關砲而視之、但見其組織極簡略。中通過一其廣如楯之鐵板、以取照準。其上下及左右、均能隨動而隨扳發射鈎。一分鐘之間、其自動的之作用、能射出六百餘發之彈丸。因之其情狀、宛如彈丸相續而成一鐵棒、從砲身內飛出然者。又宛如救火之水龍撤水然、由其搖動之方法、或廣或

狹、或遠或近、均得隨意、將彈丸發射而出之。故一旦爲機關砲掃射之標的後、則連連續續、無論三發四發或無數發、均在同一處貫透、而穿成極大之疵口。至其彈丸、雖與小鎗彈同、然此乃將無數發之彈丸、插入一連極長之軟鋼製之控帶間、若將此帶裝填而入藥室、則宛如活動影戲之發條旋轉者然。一瞬之間、其無數之彈丸、均飛躍而出、其淒然兇惡之音、近而聞之、則「喀喀喀喀喀喀」而響、遠而聽之、則宛如夜闌人靜時、隔間之蒸汽機關聲、「嗒叭嗒叭嗒叭」而鳴、噫、此實敵人賴爲無二之火器、而在防禦上、實據有多大之殺傷力者也。且露軍之使用此物、其巧妙實大有可驚者、每逢我兵突擊而迫到二三丈之處、將可高揚凱歌之瞬間、彼等必依例「喀喀喀喀」而放射、一放射後、則宛如秋風掃紅葉然、忽焉而斃死部隊、即築成黑山、而其効力之大、實令我等一聞其聲而即不得不吃一驚者也。此太白山之役、我第二中隊之決死隊有一斥候兵、占領後、在敵之陣地內、發見一被敵殺死之兵卒、身上共受四十七彈、而僅僅其一右腕上已受二十五發之多數矣。又隣接聯隊之某兵卒、亦共受七十餘彈、噫、機關砲莫大之殺傷力、蓋大概如斯者也。對於此受數十彈之屍體、其彈創之名稱、欲一一詳述之而不能、故軍醫惟命以一新名稱曰「全身彈創、蜂巢」。我等每次向敵陣地而攻擊開始時、其最苦我、最惱我者、無論何次之戰鬪、實均係此最可恐之機關砲也。此陣地內有敵之軍犬四五匹戰死者。其筋骨甚健、其毛短而茶褐色、又其顏甚銳利、均被我砲

彈所殺、噫、雖曰畜生、而亦得遂名譽戰死之願耶。蓋敵人平素訓練軍犬、而於戰場上令其服種種之使役、且有時雖步哨勤務、亦得令其服役焉。

予一一詳視此慘烈戰場之跡、但見其一帶之地形、既極據險、而其配置、又極堅固、質言之雖我等自身、亦頗驚訝「此亦果得占領」也耶。又見有無數之地雷、被我工兵掘出而並列着、鐵條網亦被破壞。蓋敵於此戰、實受非常大之損害、而多數之死屍、均委棄於陣地及退路上、其已得收容之死屍、乃滿載於十數輛之牛車上、由候家屯而遁散於旅順方面矣。

予今暫離悲慘之戰場、而於此處擬稍述敵人之對於我軍、果有何等之觀感也耶。且又欲紹介一二可嘆賞之兵卒也焉。此戰後、予等之部隊、拾得敵之師團長夫惡知苦將軍所手記之一紙片。翻譯之、則其意味如次。

「日本軍者、知前進而不知退却者也。夫對於一陣地、而一次已經攻擊開始後、則務必猛烈頑固以續行前進者、此予亦表同意者也。然而戰情上有不許如此時、則反不如退却之為愈。不料日本軍常不顧損害之如何、而接續攻擊。蓋日本之戰術書上關於退却之方法、平日未經一研究者乎。」

我果無野豬之勇者也。

「按野豬一受敵襲、惟知前進直追、不知轉回返顧、嘗聞日本某大尉、解釋大和魂三字之意、曰、大和魂者、野豬的之行動也、今此云々、蓋取此義也乎。」

然返櫓回

棹、我國古武士所攢斥、即今之軍人、亦但知進取、而不知退却。此而謂爲缺點、誠缺點也。然以背而與敵相見者、武士之無上難洗之極、大唯一之奇恥也。故惟此實我日本國民之本領焉。以敵將而吐此言、實足表彰我軍之決死奮鬥的精神之靈動也。蓋我之百戰百勝者、實基於此不知退却之一點。彼偏信戰術上「有時退却亦得導入有利之途」之一語、而以「豫定之退却」自誇之敵、畢竟果得幾許之有利之戰鬪也耶？

令敵將而發彼等之語者、實足以證我軍之志氣、兵士之精神者也。今更舉一二之例如次。會記二十七日之一事、有名松本祐市者、此日爲斥候、而冒着極猛烈之鎗砲火以前進、常立於最先頭而激勵他兵。至此日正午將過之頃、忽然從頭部湧出血潮數滴而流下兩頰。彼遂於不知不覺間大叫曰、「完了——」又連續七八次叫曰、「完了——完了——」乃遂卒然而倒。分隊長野本伍長驅步跑來、抱起祐市勵之曰、

「定一定神——」

祐市乃閉無光之兩目、握伍長之手、而莞爾一笑曰、

「何必、不妨不妨、爾請前進——」

言畢、彼乃如眠去然而息絕矣。噫、彼至將絕命之一剎那間、猶大叫曰「不妨不妨」而催促他人之前

進者、不誠可欽佩者耶。又第八中隊有一軍曹、名仙波者。彼乃優勝他人而勇敢少比之一分隊長也。前者劍山之戰、曾先驅而顯立功名矣。彼在前進中、常不絕叫曰、「快捉仇人——放大胆去、放大胆去。」又常感受敵彈而瀕死之部下、激勵其最後之決心。且視永遠之告別爲常者也。因之部下慕仙波軍曹如父兄、均以爲得一處並斃、毫無遺憾。故互相競曰、「我亦去、我亦去。」從軍曹而前進者焉。小隊長又愛仙波如手足、以爲得彼一人、可勝壯兵十人。凡困難之任務、必選拔此軍曹而令其遂行之、而彼又實因極沈着、極勇敢之故、每得成功而無憾。故二十七日行猛烈之前進時、軍曹緊握其部下之兵於手下、而向一途前進。亦依例叫曰、「快捉仇人——放大膽去、放大膽去。」未幾有斃於右者、有躓於左者、對此部下之死傷者、彼惟引導念佛以表其心。不料不久而仙波亦遂在小隊長之前、躓仆而倒矣。小隊長急上前扶起之而抱定之、其溫暖之生血、染滿手中、「呵呀。完了、此軍曹亦……」小隊長遂不堪其痛恨、而含淚叫曰

「請定一定神、仙波軍曹——分隊長——」

此時但見仙波從喉間湧上鮮血、「哺哺」而嘔、兩眼間又浮着血淚言曰、

「小隊長殿——那旅順……」

.....

「那旅順」之
一句

噫、不料言未畢而息已絕、其勇魂遂永辭此世矣。其「那旅順……」之一句、彼其以爲不及親歷旅順之激戰而即死、故遂引以爲遺憾耶？——抑所以默禱旅順之早日歸落我手耶？——然無論何者、而彼忠誠之仙波軍曹、雖當命脈將絕之際、誠一旅順之外、無有更繫其念者也。吁、



第二十 繃帶所

1111

自黃泥川及大上屯之東北高地間、聞第一發之火砲後、彼此共熱中於戰鬥之焰、而無暇念及餘事之予、今則戰雲已霧、予神遂不得想不到親友安井軍醫之身上矣。是日爲二十八日、於慘澹淒涼之夕暮、望着淡雲橫流之天空、而予乃散步於今夜所指定之露營地之太白山下細流之邊、楊柳之陰、獨步自語曰、安井君必安然無恙而經過此次之戰鬥乎、此時對於戰後之幾千傷者、必朱染兩手、而亟亟然以行調治乎。正在隨行隨語間、忽來一將校、至予前其靴聲突然中止而立定矣。

『安井君。』

『櫻井君乎？』

『健康否？』

於是二人遂握手、而互談及戰鬥之劇烈、悲慘之情狀、令予等得重相見於此、誠嬉之極、樂之至矣。此時負傷之松丸大尉、亦在其傍、彼之刀身、被敵彈貫透、成一圓窓、而曲成「く」字形、彼將此刀負於肩、而暢談戰鬥之模樣、誠臚山真面目之至極者也。予又問安井軍醫以繃帶所內之悲慘光景、彼遂詳述當時之狀如左。

敵彈落於
繃帶所內

繃帶所之
情形

此戰鬪中，在我軍所借作繃帶所之民家附近處，敵彈亦不絕落下，其危險之情狀，誠不止一端也。如有一時，砲彈貫透屋頂而飛入內庭爆發，將傷者之大部分，皆碎而成微粉，壁及柱上，盡貼着血之塊，肉之片，而呈出一種令人不忍注目之慘狀。又如某時，擔架卒從戰線上將傷者收容而歸，將至庭前，放下擔架，而瞬息之間，忽來一敵彈，又中傷者之身而即死矣。噫，彼等在戰鬪線上，立花花之戰功，而負名譽之傷以歸來，迨已達繃帶所，而復罹此憫極慘極之最後之敵彈——嗚呼，彼敵彈者，誠無論到何處，均緊追而來，以殘殺我勇士者也。吁！

繃帶所之狀況，其慘，其烈，到底非可以口舌名狀者，誠儼然活現出一人間地獄也。凡負傷者一從戰線送來以後，無將校下士兵卒之區別，軍醫及看護手，均從片端起，順序而施應急手法。故戰線之砲火，其劇烈之度漸進，而負傷者之數，亦隨之而愈增，因之應急手法，實有不能一時遍及者。例如此處正在此施應急手法時，而在彼處者，已早呼吸甚苦而顏色漸變之狀，交接於目矣。乃急將「白崗地」一滴灑其長間，而在此處者，又早息絕而去矣。一人之救急手法將終，而其間十二人或十五六人之傷者，又早接踵而從戰線送來矣。軍醫之身邊，均被瀕死之負傷者，團團圍住，彼等有全身染成血糊者，乃急將裹足布結成一條，而施繃帶，有手足被折者，乃急將副木副之。雖曰手法，本係應一時間之急，然其忙迫之情形，到底有非力之所能及者，徒被悲慘之光景所逼，而精神幾至錯亂，雖心

中一味着急，而亦無可如何者也。

傷者之狀

至若不圍住軍醫之側，而橫臥於此室彼庭者，皆係剛強武士，雖綳帶所之手法，未及遍施，而彼毫無不平之訴，亦毫無何等之望，惟戰場之熱，尙未冷却，故時時尙聽取着戰線上喧噪之聲，突飛彈掠空之響，而彼等遂忘却其自身之苦痛，有再欲跑往戰線之勢，而軍醫乃狼狽不堪，急急然以止之。另有頭部被擊而精神錯亂成瘋狂者，皆微呼着『天皇陛下萬歲』或大罵着『露賊』或吐着種種悲痛之言，而皇然狂奔迴旋於彼此之間。軍醫苟扯住之，則吐囁言『只個——是露賊』而狂。狂畢，乃遂出狂血而終至息絕以死矣。

二十七日，爲負傷者最多之日，綳帶所前之菜地間，從此端至彼端，如戲場然而滿員矣。正在爲此一人施手法時，而後面有不能開口，而惟暗拽軍醫之褲脚者。及回轉身來，則彼將手按在軍醫膝上，而悻悻然一若小孩之睡去然而息絕矣。又有時軍醫被左右四方者扯住，左者右者，均求軍醫曰，『命終難救了，請不如快殺我罷。』吁。又會記有一時，有一軍曹，兩掌兩膝着地，匍匐而來，流淚言曰，

曹持之軍

『軍醫殿，在對面的那一個，是我的部下。呼吸已漸急，早知是難救了，然務必再請診察一次。』

噫，彼軍曹者，其脚部蒙着折骨之重傷，而因愛部下之一念，乃忍着自身之痛，而爲彼乞診察者，其精神

神乎其神
之精神

一重傷兵

不豈神乎其神者耶。——又自己之息將絕，而以為我身尚可，乃先為戰友請施手法者，亦頗不乏人。噫。此種美德，果以何物可得，而譬擬之耶？……蓋彼等武士者，雖至氣息奄奄，而顏色已變蒼白，血塗全身，砂蔽滿頭之際，而其確乎不拔之武士的精神，決非共流血，而得逸去之物也。

二十七日晨，有一兵卒，茫然驅至繃帶所前，呆呆立着。軍醫見之，問曰：『怎麼？負傷了麼？』誰知彼一言不答，唯將唇頭上下震動，而瞪目呆立如故。軍醫又問曰：『怎麼？若不說，我不知道爾的病。』詎料彼仍一言不答如故。軍醫訝之，乃觀其顏面之間，雖少有血痕，亦不甚多。不料細細觀之，被兩蟀谷（俗呼兩太陽，即頭痛時貼頭痛膏之處）間，被敵彈從右蟀谷進，左蟀谷出，貫通成一「一」字，故目既無所見，而耳亦不能聞矣。軍醫既知之，乃急欲施應急手法，取其手而診之。不料彼嘎嘎然嚼齒而鳴，但曰：『快將仇……』三字，而四肢已硬，遂別此世矣。噫，彼知死期將迫，而惟念為此所死，果如何之殘念，如何之抱歉。故咬牙切齒而痛恨入髓。嗚呼，所謂其心堅，其氣健者否乎。又曾記有一時，有一負傷兵，舞着兩手，跑入繃帶所言曰：

『真是非常的激戰。實在有趣——現在即刻可占領矣。』

軍醫見之，問曰：

『爾負傷了麼？』

「腰間略畧被打着了。」

軍醫亦深知戰鬪之經過已久者，乃更問之曰，

「殺敵很多麼？那一面的死傷者多？」

彼此時低聲言曰，

「仍舊還是日本一方面的多。」

軍醫隨答曰「然乎」，乃遂檢視彼腰間之傷。不料其傷之甚重且大，有令人不得不一驚者。蓋彼右臀部之肉，殆全爲敵彈削去矣。夫彼暗暗自誇着勇敢而能善盡其責任，故滴滴之血潮，雖時時漸奪去其生命，而彼不自知，反極壯快、極健氣而高談戰况。及至軍醫已施就繃帶，命彼起立退後，而彼已早不能開步矣。嗚呼，戰鬪之熱，能令負如此之重傷者，亦得奔回繃帶所，及一旦收容入衛生隊，則其熱血猛心稍弛，其傷處遂驟然覺痛矣。此種實例，甚不少也。即予亦然，予當倒於戰場間之二日內，其傷處毫不覺痛，及被收容入衛生隊，施就繃帶後，此時之痛，——誠令人反訝爲如此之痛，何尙能不死耶。故予雖得一生於萬死之中，却毫不以爲慶，而反怨天之何故不竟殺予，乃令予受此半死半生之苦痛也歟。

戰鬪之間，繃揚於各處之赤十字旗，孕博愛之風，而救倒於戰線上之負傷者。然予每念曰，一彈之下

擔架卒之
美勤

戰地之傷
兵

照料不週
亦當然也

告最後之別之勇將猛卒，既未浴此慈惠，而予等却又不能曝花花之屍於原頭，惟稍受彈傷，乃遂受極鄭重之調治，則對於已死之勇士，未免赧然無顏者也。又戰鬪開始後，彼爲擔架卒者，負擔架而往來戰場，至戰線上收集傷者而運歸綳帶所。彼等亦與直接從事戰鬪之兵卒相同，苟非勇敢而且熱心者，決不能達成其任務。彼等冒着劍華彈雨，收集傷者，而收容之至安全之地，誠博愛且大膽之行動也。將自己所已缺乏之食物折半之，將最貴之水筒之水配分之，慰着傷者之勞，而任輸送之任務。噫，擔架卒之其勞，其德，不當特記之，而大可感謝者耶。

轉送至國內之病院之負傷者，衣白妙之病衣，受慈愛忠實之醫官，及看護婦之看護慰藉，其厚遇誠可感泣，予亦正係受此厚遇之一人也。然內地如此，戰地果如何？予之實戰時，正值炎夏，故幾千之傷者，滿身被蠅所攻擊，口及鼻間，蛆蟲橫湧，而因兩手負傷，致有欲驅除之而不能者。雖有看病人，應代爲之驅蠅捉蟲，然對於百人之傷者，而僅有一人之看病人，則無論如何，終不能照料全週也。且無論在如煎炒然之白日之炎天中，或在夜陰之雨露中，而一件之蔽身物亦無之，竟日夜全曝於露天者也。又大小便亦每不能自出，曾記有時，將傷者浸入小川，用掃帚洗去其身上之大便之污，然後始施綳帶者亦有之。雖當道者（指軍醫）之熱心，原冀得早施手法，早得快癒，以之再加入戰鬪，然得收容二百人之一野戰病院，其傷者竟輻輳而達千人以上，宜乎其照料之難週也。

第二十一 長驅追擊

虛衝敵之

以天險自誇之太白山堡壘，亦終爲我軍所拔，今則雖名不負實之露軍，亦不得不驚我爲甚難輕侮之勁敵也歟。雖然，彼之背後，猶控着鐵圍要塞之本防禦線（指旅順）何能以僅僅二三戰之敗，而屈彼耶。蓋敵已更退而至干大山一帶之高地間，着手種種之防禦工事，而欲試行第三次之抵抗矣。然惟因其急速從事工事，故我軍之攻擊，雖一日亦不可緩。苟緩一日，即與敵以一日之利，而其險愈益增加矣。因之我疲於連日之劇戰之兩足，亦無暇休憩，乃恰如以海嘯之勢，長驅而乘敵備尙薄之際，欲壓迫彼入要塞內，遂急以追擊隊形而攻擊開始矣。二十九日將彈藥補充之，隊伍整頓之，且尤勉力於敵騎之偵察焉。乃遂於七月三十日各隊共起而前進矣。我聯隊於二十九日之夜，在侯家屯附近之谷地間，已備草創之露營矣，然至夜半三時，忽從旅團司令部傳來曰：「有命令，速來受領。」予乃急引一名之傳令卒，疾趨十里之河原，而到着王家屯之司令部，正值夜間四時矣。然攻擊開始，說即在五時，乃急將命令受領，而十里之歸路，苟非如韋駄走天，則決不能不逾限矣。不得已乃將軍服全脫之而授於傳令卒，全身赤裸，惟攔着軍刀與手鎗兩物，如飛而跑。此時正值東方將白未白之際，故天地較半夜中尤暗。苟悞方向，則不得了，幸有河

全身赤裸
之傳令

攻擊命令
達到

裸戰終不
能

痛快之前
進攻擊

原可尋，只要穿過河原，即得歸矣，乃放步跑去。在途中偶聞得司搬運糧食之三島主計之聲，予乃隨跑隨語曰：『三島主計，糧食運去枉然。此刻又須前進矣。』語將畢，而主計之答聲，已早遠在後方矣。其速度有如此者。幸而方向不悞，道路不迷，及歸到露營地，正係四時五十分。乃急令集合，而攻擊命令，於是乎達到矣。然前受予之軍服之傳令卒，尙未歸來。雖曰炎夏之曉，無此反涼而合宜，然全身赤裸，究不雅觀。故雖首尾已能達其任務，而從此即裸體而戰，終屬不能。乃更派一傳令卒，令其去尋覓前之傳令卒，不料遍覓無着。未幾前進已開始矣，此時予惟有閉口焉耳。豈知正在急迫無措時，而彼乃忽然歸着，予遂得免裸體戰。今事後思之，似近滑稽，然而當時之予，實不勝其憂慮也。

今茲最痛快之前進攻擊，已得如我等之豫定而實行矣。此戰鬪全與野戰相同。一如平時在野外演習然，第一線上，散兵陣陣前進，後面豫備隊，又接續以行進焉。夫從來之應於地形，合於戰況，而得逐次以增加豫備隊如此戰者，在要塞戰上，誠不易多見之戰鬪也。前者以奇岩怪谷爲攻擊地帶，故每與敵近接，硬相對峙，惟俟着時機而躍入堡壘內，故決不能如操典之垂訓然，以正規之隊形，而行攻擊。然自我軍一越過太白山以後，至大孤山之間，雖盡係高山，而從山腹以達山頂，均不過逶迤起伏之地形，因之從前所未經有之極愉快之野戰的戰鬪，此次遂得實施焉。且我軍係乘敵虛而急行

襲擊者，故敵雖試行若干之頑強抵抗，而漸次已一步一步，向後退却矣。於是我聯隊僅留下二個中隊爲豫備隊，餘則盡舉而加入第一線，漸次取包圍隊形矣。敵乃右擊左迎，惟中堅已被破，左右即遂開。至此各個均被擊破，勢不得不退却矣。

劇野少佐

及將至山頂之前，予捧着軍旗而跑到高粱田中，乃適遇着內野少佐。但見其慧眼如鷹，頰骨高張，以刀爲杖而直於岩角。夫內野少佐者，出征前與予同在聯隊本部盡職務，而予之受其感化，實爲最多者也。少佐之極明快之戰術上之意見，與確乎不拔之精神，又磊磊不可犯之風采，實爲予所最欽慕者也。彼當在太白山攻擊之最苦戰中，遂告別之辭與我聯隊長，乃自選二個之精銳中隊，向太白山之東北角，率先突進，先在敵之頭上，加以一大痛棒，而令他隊從此得容易以施攻擊動作，誠神出鬼沒之隊長也。今與此勇士，在此高粱田相逢，而久不相見之子，想起昨日之少佐之武士風，又不勝其企慕之情，遂不知不覺而呼曰「內野少佐殿」。此時少佐將予一瞥，而獎勵予曰「務請軍旗之光」。予遂不覺抵頭而中心感謝焉。此際不能如平時然，無暇聆少佐壯快奇拔之教。今雖相見，而從此即成永別，亦未可知者，戰場之常例也。故予雖不勝其纏綿愛慕之情，而不得不更行前進矣。

務揚軍旗之光

此時敵人受我之窮追，而亟亟然後退，終之遂棄去龍頭附近之最後抵抗線，而退却至大孤山方面

矣。噫、此誠所謂追討射擊也、天下壯快事、孰有過於此哉、從遁者之後方、追而擊之、故敵人宛如木葉之遇秋風、散奔疊倒矣。此種愉快事、在苦戰難關之後、果係應得之賜物、然今日之戰鬥、僅僅出三十餘名之死傷者、而乃亦得行此追討射擊、此種事誠難再望得到者也。

此日正午、我軍已全占領豫定之陣地、北自土城子南方一帶之高地起、南至大孤山東方之高地止、盡為我所包有矣。噫、今試立此占領陣地上、手執望遠鏡而望之、則映於吾目者、果係何等之光景耶、乃執鏡望之、但見自誇為難攻不落、如鐵圍然之旅順要塞、其本防禦線、南自鷄冠山起、北亘雲烟之間之一帶、綿綿不絕、凡吾目光之所能及者、無處無砲臺、無處無散兵濠。見有洶洶然露出其頭、而宛如虎豹之踞著然、有躍出而欲噬人之勢者、即重砲也。層層疊疊、曳着無匹之鐵線而望如遠雷者、即鐵條網也。此外又見敵之斥候及展望哨、亦點點滴滴、佈滿彼此。并見二十人或三十人聚成一團而作鐵條網之工事。嗚呼、惟此非實係予等最後之決戰地耶——非當寐難忘之槍舞臺耶。吞千秋之恨而叫曰「那旅順……」或叫曰「快將仇……」而絕命之彼可憐之勇士等苟至今猶生而令其得見此光景、其狂喜果當如何耶——予等自此日起、乃滯留於龍頭附近、蓋欲先攻奪在敵之右翼前、聳然立着之大小孤山、然後以此大小孤山為攻擊之根據地點、而更着手於本防禦線之攻擊、因之今特沿着干大山一帶之高地、而築堅固之工事焉。

予今於茲、謹一記我。大元帥陛下對於自七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三十日間之戰鬪、下賜如左之勅語、微小如予者、亦得捧讀之至大光榮焉。

攻圍軍對於旅順要塞之前進陣地、屢冒險要、劇戰亘數日、終能擊退敵人、令逃入本防禦線內。朕深喜其勇武焉。

於是軍司令官乃捧讀答文如左。

對於旅順要塞攻擊之準備戰、特賜下優渥之勅語、誠感激淋漓之至極。臣等當益奮勵、誓期有以達成我軍之任務焉。

右兢兢奉答。

皇后陛下
之令旨

又從皇后陛下、亦下賜如次之令旨。

攻圍軍冒旅順要塞之險、連日猛擊、漸次得奏其功。此事達於皇后陛下之懿聞、深感賞我將校下士卒之忠勇焉。

軍司令官乃又對此令旨而捧讀答文如禮。噫、毫無微功之草莽卑臣、果如何能宸襟耶。欲報君恩於萬一者、誠甚難者也。雖連日之劇戰、果何足尚。然而優渥之勅語令旨、已早下賜而至、予等實惟恐惶漸愧而不能禁而已。噫、誰能不感激聖恩之深大仁慈哉？幾多忠勇之陣歿將卒、苟死而有

靈、當亦拜讀勅語於地下、而一潸感淚也耶。

聖勅下頒後、將卒大爲之感奮、而志氣愈益旺盛矣。雖峻嶮橫於前、且有勁敵以守之、然一念及爲我君上故、則無論如何、無論如何、能不破之以安我聖慮也耶。——



第二十二 大孤山之攻略

(其一) 絕體絕命

大孤山之
地形

在旅順要塞之東海岸，突兀而衝天空，其形峨峨然而尖銳如錐，且點點以矮樹蔽其上，其巉巖層層相重而崛起，由遠處望之，宛似一虎負嵎而踞着然者，此非大孤山也耶。連於其南，而近與嶗崓嘴砲臺相對者，又非即小孤山也耶。大孤山者，標高百八十八米突之孤立之山也。其西南面，可俯視旅順之諸要塞。北西面，可下瞰我左縱隊及中央縱隊之包圍線內，所有攻圍之作業，各隊之行動，放列之位置等等，皆得一一而收於目睫之間。尤甚者，其面於我之斜面，尤盡係巉巖絕壁之險，而幾乎不可攀登。其形勢恰如對於曩日之劍山、太白山然也。噫，大小孤山，既如前所述，一面得回視己軍之陣地，一面又得瞰視敵軍之陣地，因之同時又不得不為兩陣地之目標視線之所注。故我師團長閣下嘗評此大孤山曰：

「大小孤山，一如雞肋。此而委之於敵，則我陣地必蒙瞰射之不利。此而收之於我，則又不能逃敵人仰射之危險。故取之無味，棄之又可惜也。」

險要如斯之陣地，不僅取之不易，即幸而得排萬難以占領之，而此陣地之附近，基然分佈着之敵之

各砲臺之砲火，均得集中於此地點，故守之之難，恐峻拔之之難，尤更難一層也。雖帷幄之議，以爲地形上、戰略上，有不得不先攻畧此地點之勢，然終惟有靜待時機，而於敵砲射擊不絕之間，祇得忍而又忍，雖一發之砲，亦不回射，乃專以從事於內部之攻圍作業爲主。

至八月七日，前進攻擊，乃決定矣。此時我野戰砲兵，及攻城砲兵（即有榴彈砲及臼砲者）之一隊，已竊過敵人，暗中早將其陣地構成矣。故至此日午後四時頃，即以大小孤山一帶之稜線爲目標，而砲門同時齊開焉。砲聲殷殷，自煙漲天，此時大小孤山之敵，亦從其後方之盤龍山、雞冠山起，至嶺崖嘴之間之各砲臺，一齊起放砲火以相應焉。一時間硝煙漠漠，掩滿天空，砲聲之響，一如百雷同時並落，「轟轟烈烈，砰砰碰碰」在暗淡之天色，大雨將霖之空氣間傳聲，而無暫時之或休。且一逢我砲彈之打中大孤山之岩角後，則即放淡黃白色之閃光，將山岩碎而飛擲之，其淒慘，其壯快，誠即所謂戰爭之一大壯觀也。雖然，敵之砲力，本優於我，且又恃着險要，而下瞰着我以行射擊，故我砲兵，不僅行非常之苦戰，而又蒙非常之損害者也。然我配備於谷底間之臼砲及榴彈砲之陣地，敵之砲兵，一若不知也者，故專將砲火，對我縱隊固有之砲兵或步兵隊，集中射擊，因之我特別配備之臼砲及榴彈砲，無一發受其障害者，及至日沒，其效果益顯，大孤山之敵砲，稍稍有爲我沈默之勢矣。於是我聯隊至午後四時，乃受着命令，命棄去露營地而前進，擬乘着砲兵之效果卓顯

之時機、欲得渡過大孤河、以轉行攻擊矣。

予今於記此激戰之先、擬一述予目身當臨此戰時、果喚起如何之決心、行過何等之事跡。夫此等決心、本非予一人所獨有、凡戰鬪前、誰亦有此感覺者、故不厭顯醜而一述於此者也。自五月二十四日、予足蹈入遼東之地以來、已三閱月矣。以涉不足數之身、而負捧持陛下之代表、聯隊之魂魄、之軍旗之重任、劍山也、太白山也、干大山也、計立於硝煙彈雨之中者、前後共三回。雖然、果幸耶、抑不幸耶、至今而微傷尙未一蒙也。彼幾多之勇士、已立華華之戰功、而斃於軍旗之下矣。即軍旗亦早被敵彈所劈矣、而惟予尙得安全如故也。然此時予戰死之報、已早遍傳於鄉里、予已負傷之虛說、亦早被揭於新聞紙上。即予在戰地時、亦嘗親聞之矣。其一說曰、上陸之際、因風波劇烈、駁船翻覆、而身遂被狂瀾卷入、雖口啣軍旗、游泳數丈、終被怒濤葬入海底云云。又一說曰、上陸後即與敵相衝突、而與第一中隊長共戰死矣云云。此等訛傳、無非鼓吹予莫須有之功績。即其後予並未受傷、而忽遍傳予已負傷之詳報者、蓋亦無非所謂一犬吠虛、萬犬吠實者也。雖然、予返躬自問、既無寸功、又無寸傷。誠無些微之功績、而享此虛名譽者也。言念及此、能不煩悶無地也耶。因之此次大孤山之戰、執定「唯有一死而已」之決心、於攻擊之前日、乃召從卒曰、「予於此戰、已執戰死之決心。汝自從予以來、非常親切侍從。如聞予死、即以爲此係予對於汝平日親切侍從之返禮可也。」

唯有一死而已

戰死負傷之訛傳

汝從此亦務必立花花之戰功、以副予望。」從卒聞之、流淚答曰、「少尉殿若死、予亦必死以相從。」噫、何其壯哉。予又對從卒曰、「予今豫備一納骨之箱交汝、予戰死後、請將予骨納入。若予骨無從尋覓、請以予爪予髮而視予可也。」言畢、乃收集挾彈藥之板片、而命從卒削幾枚之竹釘、釘就一個三寸方之「不甚恰好」之小箱、先納爪髮於其中、又再納入方紙一頁、以便包予遺骨。箱之表面、又將姓名並別字均記之。噫、予既早將予之棺箱作成、故至今而猶不以一死報君恩、則尙有何面目以生於天地間耶。乃不料予終不能荷納白骨於此箱之光榮、而徒留下其箱、以貽嗤笑之話柄、誠憾事哉。

予此夜又作一書、寄在東京之家兄、而畧報戰況、且告以明日將轉行攻擊、而予已執定戰死之決心、以爲身雖爲旅順之鬼、而魂決不忘七生之忠也。乃即以此告最後之永別矣。然同日予又得家兄一書、其中有左二句曰。

『勿貪名譽、勿爭戰功、汝唯盡汝之義務可矣。』一句

『英將納耳遜於托喇法爾喀(葡萄牙之南端海岬)之海戰、臨得名譽之戰死時、告天曰、

“Thank God, I have done my duty.”

(上謝蒼天、予已盡予之義務矣)云云。』二句

大雨下降

噫、予於將轉行進擊之第一步時、而得此語。予實爲之加一番多大之激勵、而更增一層之決心焉。却說予等擬渡大孤河、轉行攻擊時、正係八月七日午後五時。大雨沛然、砲聲成雷、於暮色淒淒之天空而逢此大雨、砲聲、誠更增一層之暗淡、而成迷霧盈天、咫尺難辨之天地矣。此時予等尙集合於大孤河之此岸丘阜間、而待着前進命令。不料雨降益狂、天空愈闇。敵之探照燈、四方探照、山谷谷、半面成白、而欲阻害我步兵之前進運動。瞰制射擊之彈丸、勢可貫篠與豪雨相混而傳異響、刻烈一刻矣。此時穿着一件外套之林少尉（辰巳）與予、時時若有所思而交語曰。

『立刻與君相別、亦未可知呢。』

林少尉蓋已執定一種之決心而語此也。予亦曰、

『予亦執定今夜必死之決心矣。』

林更曰、

『呀、與君久在一處……』

至此已早無餘暇交談、林與予有不得不分而爲一左一右之勢矣。噫、彼爲予最親之戰友、在故鄉時久在一處、寢食相共者矣。曩者太白山最後之突擊、先揮劍而躍入敵壘者、實亦即此林少尉也。至於今而在此戰場上分爲左右之瞬間、實被我最後之靦面。而其握手、實即最後之訣別也、呀、

我砲兵如前所述，自日沒起，漸漸見其奏效矣。於是我隊遂前推開始焉。此時狂雨益劇，徑路俄然變成泥田，行進困難。雖然，予仍在泥田中，沒膝而行，勉力前進矣。不料予等以為已沈默之大孤山之敵砲，在濛雨煙火之內，忽發見我之前進，復一齊又放出砲火，而其勢反較前更盛矣。我等冒強雨，浴彈雨，而前進以達大孤河。不料濁流滔滔而漲溢，其深幾不可測知。噫，此實敵人利用此猛雨，而堰塞下流，令上流氾濫，欲以之阻止我之前進也。因之我軍無論如何剛勇而對此障礙，不得不稍躊躇者矣。苟強行前進，則雖不斃於彈丸，而徒見溺死者之重疊增加而已。雖然，此時我工兵之決死隊，猛然躍入此濁流中，一舉而破壞其堰堤，但見滔滔之洪水，漸漸減退，而我兵終得續行前進矣。於是全軍涉河，揚威而竄進焉。雖敵彈與風雨，共益猛烈，斃於中流者無算，死屍相重，無論或左或右，無可安行前進之地。然我軍即以死屍為橋梁，踏之，越之，殘下多大之斃死部隊而終達彼岸矣。

我隊既勉力以達大孤山之麓矣。然從此而又不得不先破壞鐵條網，掘去地雷砲為急務。誠一險方過，一險又來者也。雖然，今則雖一步而亦不得猶豫之時矣。故攀岩拔崖，驀然而前進焉。噫，彼等在寸步之先，亦不得見之暗夜，與愈降愈狂之暴雨中，果何等之辛苦備嘗也哉。又因渡洪水，浴強雨故，全身水浸，而運動不能任意。且逐漸與敵壘接近，因之敵人從頭上放下霰彈，擲下岩石，投

妨礙攀登

下木材、而我軍躍進之困難、實有非口舌所能道出者。未幾隣接部隊、已早與在半山間之馬蹄形之敵之散兵濠相接近、我隊亦駐足於半山之岩石間、而欲乘機以行夜襲、作種種之準備矣。不料敵人時時以探照燈探照、或放光彈等等、用種種之方法、以妨碍我之攀登、於是我軍、知夜襲一事、到底不能、不得已祇得靜待拂曉、以行攻擊、而此夜遂與敵相睨視着、而浴於不少休歇之狂雨中、以待天之明也。

傳令使均斃

未幾天雖漸白、而夜來之風雨未休。回顧後面大孤河附近之一面、戰友之死屍、散亂滿地、且均在敵眼之下、微特收容之不易、且因隔着一河、即欲派一傳令使至彼岸而亦不能。雖不願損害而已派之傳令使、均在半途、被敵彈所斃。噫、此等悲慘之光景、此等遺憾之情況、誠傷心之至而不堪者也。今則幾無策可施矣、欲達突擊之目的、果在何時耶、有令人不得不起一疑問者矣。尤慘者、被打溺於大孤山之麓之飯野曹長、其腹部被敵彈貫通、而悶苦不堪。一遇傳令使之通過、即拱手懇曰、請快殺我、請快殺我。嗚呼、今如何尙得慰藉此等之勇士耶。彼此均馳意於戰鬥、而焦灼以憂時機之未到也。不僅此也、在幽廠附近、又現出「納倭克」以下十一隻之敵艦、從背面砲擊我向着大孤山之步兵、因之我步兵唯徒爲彼之目標、而任其意之所欲、不得不貢獻多數之生命、而可以掩蔽我之地物又無、唯有痛心切齒、而與敵相睨、絕體絕命、陷於前門虎視、後門狼迫之勢矣。

敵艦十一隻

請快殺我

雖然我軍果如何而終得攻略此大孤山也耶？



第二十三 大孤山之攻略

(其 一) 山上之日章旗

砲煙漠漠，一如怒濤，驟雨濛濛，宛似狂獅。仰視之則峻岳屹立，高聳天際，雖巧如猿猴，亦不可攀。登一步更危一步，攀一崖更險一崖。而此時敵人，則兇猛如鷲，據此天險以迫我。雖我之砲火，已從八面集注於大孤山頂，而彼之對我，前面則吐巨砲之紅舌，而簇揚火煙，背面則又有艦艦，蹴破巨浪而來迫。噫，此天險，一此鐵壁，一而又加此防禦，一我之欲陷之，蓋非容易之事業也。雖然，苟不幸而不能占有之，則不獨我軍之攻擊旅順主要塞之進步，至此中止，而其攻擊之根據點，亦必失無疑。故無論費幾許大之犧牲而不可惜，遭幾許大之困厄而不能厭者也。

却說我聯隊，自前夜以來，浴於強雨與鎗砲彈之中，而不待已，暫停止於山腹間。至此日午後三時頃，我攻城砲兵，砲擊敵艦，而一時已得令其退却矣。於是我之威力，益益擴大，而此機不可失，此時遂接到旅團長之命令如左。

『左翼隊，已從此刻起，向大孤山而實施突擊，此聯隊宜速與之連繫，而突擊北斜面。』

我聯隊自受到此命令後，同時又得左翼隊長之通報曰。

陷之不易

旅團長之命令

「我聯隊不顧損害之如何，從此刻起，實行突擊。貴隊亦務望實施此有名譽之突擊，以共占領此

大孤山爲禱。

兩翼並起

此大突擊命令一接到後，兩翼並起，左右相應，我軍奮起鬼神之勇威，而毫不以彼魔王之怒嚇爲意。犯天險，冒砲火，攻進去，攻進去，向前進，向前進，喊聲轟轟，砲聲殷殷，劍光亂閃，砂塵狂舞，鮮血橫流，肝腦塗地，今則格鬪大混戰矣。——敵人搖動山上之大石，轉轉滾下之，因

軍旗飄山

之有被跳飛而拋擲至千仞之溪谷間者，亦有被幾丈之岩石所壓潰者。肉碎成糊，骨碎成粉，狂叫之聲，怒號之音，其光景之慘，——實非世上所有之狀態，所得而形容者。又從鷄冠山及二龍山上所發射之重砲彈，其命中無誤，在山上爆發飛散，榴彈，地雷彈之束簾，亂東西，迷南北。雖然，未幾而萬歲之聲，山峰山麓，相應而起，有搖動山嶽之勢。噫，此何爲哉，果又有何事之起耶？……請看，彼翻，翻於硝煙濛濛之間者，非我之日章旗耶？——蓋予等之突擊，實已奏效矣。軍旗已進而飄於山頂之岩角間也。予等見之，喜極而泣。——否，實真泣矣。

大孤山占

敵之重砲

被包入淡灰色之硝煙內之大孤山，今則實歸我有矣。雖然，此險要一經歸而爲我陣地之主點後，敵之各要塞，遂一齊開放砲火，而集注於我之頭上。大如水壘之重砲彈，在空氣中激起大波動，響如火車上汽笛之鳴聲，然而飛來，轟然爆裂後，則白煙所發之處，怪光煌煌，黑煙所起之處，岩石粉碎。地

軸爲之震動、死屍爲之寸斷。其形勢頗不穩、占領部隊、幾有不能保持其位置之勢。加之彼敵人必計畫行逆襲、而我在山上、果如何而得擊退之耶。苟一伸首而探望敵之斜面、則敵彈即突然飛來。

因之雖一步亦不得動。唯有勉力支持、積石疊岩、以求強固我散兵線而已。又在山巔捕得敵之野砲六門後、即命一某兵卒立而監視之、不料斗然來一敵彈、全彈打中其身、其全身均被四分五裂而歸入太空、唯僅僅殘着紅肉一片而已矣。此彈掠過予等之頭上、而遠落於後方之岩角間。又有一砲彈、落於我之密集部隊間、一舉而將二十六人均粉碎之如微塵。又被此彈所崩壞之岩石、倒將下來、將三人之生者、活葬於其中。

此日瀨川中尉、(國男)亦被敵彈貫通腹部、其生命已僅限於此夕、故其從卒均聚而看護之。不料彼夢想不到之兄瀨川大尉、(萬太郎)偶然來此、聞弟氏已將成永別之客、乃急汲末期之水、由從卒引導、而靜靜然近接弟前呼曰、

『國男——……』

此骨肉之聲、吹入中尉之耳、中尉遂在呼吸極苦之間、微開兩眼、以視兄顏而流淚焉、乃互相握手甚緊、暫時亦無言語。未幾大尉又曰、

『國男——爾狠盡力了。沒有什麼話要說麼……』

瀨川兄弟
之哀別

紅肉一片
殘着
二十六人
成碎粉
三人之活
葬

中尉不應。大尉又以手巾拭弟顏，將水筒傾側之，注水於其口，中尉乃微啓嘴唇曰：

「哥哥……」

噴，此實彼最後之別辭，而從此即永作黃泉之客矣。嗚呼，彼爲兄者之心中，果如何悲慘耶，即傍人亦竊爲之咽哀淚焉。吁。雖然，此後再逾二星期，即當八月二十四日之戰鬥時，彼瀨川大尉，亦追愛弟之跡，而作永不還之長逝客矣。且此二君之長兄，瀨川布教帥，亦於此次之戰後，因病而與戰場之煙相消焉。噫，一家三兄弟，悉殉國難，以之而謂爲美事耶。予則寧上訴天之無情，而不得不歎慘禍之威，唯橫逞於彼之一家中也。

敵所恃爲本防禦線之骨幹之大孤山，今亦被日本軍奪略，彼敵人之心中，蓋必不甘也歟。因之敵將嘗曰：「無論如何，必恢復之。」故時々企圖逆襲，接接續續，攻擊而來。然我軍堅忍之抵抗，常令彼等墜入失望之淵中。曾憶占領後數日，天明之頃，我在山上之一名監視兵，突然被敵之斥候射殺。

『是的，——來了，——』我第二中隊，遂躍上山頂，但見眼下僅十數尺之地上，敵將揮劍，引着七十餘名之雜兵，登山而來。此，尙可躊躇哉，乃即以猛烈之急射擊抵抗之。彼等驚事之太急，遂狼狽接踵而轉身遁矣。我第二中隊以爲唯乘其遁時，從後擊之，實爲壯快，——乃一齊急射，而彼等雖一名亦不得留，而悉斃矣。其死骸成列，蔽滿山腹之一面而成黑矣。此時敵之優勢之後續部隊，又遙遙集

了
的——來

露兵頑強之度

合於通小孤山之道路，與通我大孤山之道路之三叉路點間，此蓋先遣數隊，向兩方之山小行逆襲，視効力稍顯的一方，彼即急行前進，而欲大試逆襲之計略也歟。雖然，此等股鞍膏藥主義，決無能奏効者。（乘馬而兩股被破壞，傷者貼膏藥必無効）然屢述如前，露兵頑強抵抗之一事，往往令我等有足驚者。譬如一某陣地，忽被攻擊，甲之地點已陷，而在乙之地點者，在地形上，有不退却，唯有効犬死，或為捕虜之二途之勢，然而彼等尚決不退者也。非至奪其生命之時，彼必頑然而不改其死守之態度，雖全軍僅殘其一人，而彼依舊持續射擊，及我兵迫近之，則彼尚揮鎗劍來迎，誠非至哀請降服之一刹那頃，彼必敢然而死戰者也。此則在劍山然，在太白山然，又在此大孤山亦然，其例實不尠也。予聞之，在南山時，我軍已占領後，不知何處，尚有敵彈飛來，出意外之死傷者，而其數已達十餘人以上。乃用種種之方法，對着鎗聲傳來之方向，大行搜索，不料僅僅係一名之敵兵，隱於炊事場內，從小窓中，突出一鎗口，拚命行着射擊云。噫，此不可見敵之頑強哉。又若對捕虜而詰問之曰：「汝等何故如此頑強抵抗，則大抵皆對曰：

『此係將校之命令，故無可如何。』

噫，露兵對於上官而絕對的屈從，此事曾早經聞之矣，今臨實戰，而彼等果絕對的服從，至死而亦不忘其任務。此從來露國軍隊之將校與下士卒之關係，一如中世紀時，貴族與平民之關係，故不期然

從絕對的服

而然，已成此風氣也歟。雖然，與我日本軍隊之上下相親，舉赤心而服從之精神相較，其由來之處，全然相異者也。英國有一將軍，從軍於我滿洲軍中者數月，彼評論我曰：『日本軍隊之最特色，最特點，而令人不得不賞讚者，即其上下之親睦融和之一點是也。此等特色，在他國之軍隊中，決不易見。英國固然，即彼平民主義之美國，亦不可得而企及之者也。』噫，我軍隊之強，蓋實可稱此特色之結果也歟。雖然，彼露兵之頑強，誠亦有不可輕侮者。彼等被圍於旅順要塞內時，糧食彈藥，共漸缺乏，幾多生命，已被奪去，恰如風前燈火，陷於窮境矣。然而彼等杳不改其態度，頑然壘守此孤城，落日之悲運者，要不外乎彼等之特質，所謂頑強之精神者是也。彼等平素，果受何等之精神教育，又果在何等之訓練下，養成此特質哉，此固不可得而知。惟彼國所教之讀法中，有一節曰：

『戰勝之月桂冠，必以鎗劍與喊聲而贏得之。汝等彈丸若盡，可用鎗床擊敵。鎗床若折，可用汝齒嚙敵。』

由此觀之，彼等頑強風氣之發展，蓋豈偶然者哉。露兵之頑強固已，然彼等又非常惜命。此兩特色，實大相矛盾者也。雖然，寧為完全瓦，不作破碎玉者，實彼等之主義也。曾聞某捕虜之言曰：

『予家有一最愛之妻。彼在家必甚憂慮予身。我將校雖曰：日本軍如塑像，甚脆。不料日本軍

如鬼神、勇猛不可當。故與其戰而犧牲生命、予又不得不爲我妻而惜此生命。我若死、則我最愛之妻、必悲歎無已而悲極而狂歎。故予以爲日本軍、到底不可敵。知不可敵而戰者、誠愚之極者也。」

死則有榮、生則受辱、此我日本男兒之膽量、與彼等之精神相較、不豈有霄壤之差者哉。

予等在此極難守之大孤山上、嚴施警戒、幸每次均能擊退敵之逆襲。於是敵人恢復之念終絕、遂專努力以強固本防禦線之工事。又以各砲臺上之重砲、時時妨害我軍之攻圍作業。雖然、同時而我部隊、以大孤山爲蔭蔽、而收集攻城材料、着着進步。重砲陣地、已堅固構成。又常派遣有力之斥候、凡關於攻擊地帶上、所有地雷之位置、鐵條網之強弱、對於行進地區之敵彈之効力等等、以及其他種種之事件、均努力從事偵察矣。及至諸準備、全已整頓告竣。遂於八月十九日、行第一回之總攻擊、而爲予等之重要目標者、即東鷄冠山砲臺是也。噫、惟此次實係所以制旅順之死命者。故我軍以極慎重之態度、而立極精密之計畫、以轉行攻擊者也。

第二十四 戰場之訣別

馬革裹屍，男子本分，決心戰死而來之我輩，心雖急而時命未至，將奈何。自去故鄉以來，已百有餘日，

回想那故山之百花，薰我戎衣，故國之春風，輕吹征旗，而送我輩以來至此雲濤萬里之異鄉，日月如流，今則已秋風落葉，吹打鎧袖之時矣。予等枕戈冒矢，朝夕所不能忘者，即欲以一死報答皇恩之一念，何至今而時尚未至耶。幾千戰死之戰友，其英靈渾迷空中，而不知所嚮。予等能不速追彼等之跡，一戰而弔慰之，雖然，時之未至，將奈何。在骨片肉塊，腥風觸鼻之中，而猶保生命以存者，誠皆係其肉已落，其骨已瘦，而心是銳之一群餓鬼也。雖然，我等不亦是大和之櫻耶。何一戰二戰，否，三四戰，而尚未得曝屍於原頭耶。——雖大孤山一戰，我等已決心戰死，而終不得遂其願，與幾多之戰友相離，而為苟殘之餘生，惜哉。故對於此次總攻擊，予遂決心曰：惟此次實予等可死之一快戰矣。

予已於八月初旬昇中尉，至此時始通達而來。青山聯隊長，乃呼予而肅然言曰：

「祝君昇級。君自出征以來，捧軍旗而轉戰各處。今雖昇級易職，然更望君之努力也。總攻擊已決定明日。予與君寢食相共者久之，今雖不忍作別，然予期望君將來之成功，請即以此

別。』

噫、予自出征以來、實與聯隊長寢食相共、常在其膝下而行戰鬪者也。在露水頻繁之原野野營時、聯隊長必分其所得之莖草（露營時以此作褥）與予共結大和之夢。又必分其所得之食物、一如家庭團樂之樂、與予共取箸而互相微笑。予常念曰、我聯隊長、昨日尚在溫暖之床褥間安睡之身、今在此荒野間而以草作枕、不無受病之虞耶。握三千之生命之聯隊長之一身、其重任實過於千鈞、而不得不鄭重視之也。况聯隊志氣之振衰、全視乎聯隊長之健康與否以為斷。故予一念及此、務盡其力之所及、以事我聯隊長。曩在張家屯、自出征以來第一次燒水入浴時、青木大佐從真心中現出一種極喜樂之顏色、至今尚浮於予目間者也。如斯者、賴同雙親之聯隊長、有不得不與之分離之勢、此時予之心中、果如何之辛酸也耶。雖本非去其部下、不過移屬於中隊而已、不得謂之真別也。然不知何故、心中常抱一種遠行長別之感焉。予當聞此聯隊長之言時、淚塞咽喉而不能舉首。且與昨日尚在砲烟彈雨之中所捧着之軍旗、此後有不得不永別之勢、予心之悲苦、誠難以言語形容。此時色褪而且已破裂之軍旗、立於聯隊長之左側、予仰拜視之、雖曰予與同聯隊之三千將卒、共寄生活於此軍旗之下者、然曾為聯隊旗手之予、能不稍異於他人、而另起一種之感慨也歟。

予當離開軍旗及聯隊長之身邊時、悲慘不知所言、予惟有垂頭沈思、正容言曰、

「聯隊長殿、此後必竭力戰鬥、以副厚望……………」

此外已欲言而不能成聲矣、乃即轉身而一步二步退去。未幾乃急趨至從卒之側、對從卒曰、

「我從此要往中隊去了。故與汝不得不交代。我決不忘汝之恩。汝亦務必永遠當我爲真之

胞兄看待……………（淚）……………我已不能言矣。汝此後須努力戰鬥……………」

從卒高尾文吉、此時不得不滴男子之淚而言曰、「無論如何、不要分別……………」雖然、此亦欲不別而

不得者也。予又勉之曰、「此後務須守上官之命令、而使人不滿意之事、切宜戒之。大孤山戰鬥之

前、與汝共作成之棺箱、今則真用得着矣。」如斯者、予雖慰之又勉之、然予亦不忍與彼別、而三寸之

胸、爲之悲裂矣。彼亦留不住泛溢之淚而言曰、

「中尉殿、真肯把我當作阿弟看的麼……………」

於是彼泣、而我亦泣矣。予又曰、今雖在此暫別、而此後必有再會之日、即使戰死、亦可在悲壯

之天空、而共敘舊情者也。言畢乃強斷其念而起身欲去、彼乃代予拂去戎衣之塵、縛過腳絆之

紐、而言曰「中尉殿、若是、則……………」噫、彼已不能舉首視予、而掩面向背矣。予乃再叮

嚀一句曰、「高尾——平日講過的事、不要忘了。」乃遂棄之而遙望第三大隊行去。

噲、予與軍旗別、與聯隊長別、又與從卒別、而一人獨通過此寂寞淋漓之原野、今則遠望那親戰友

之墳墓所在之山谷、仰觀那無情之天空之薄雲、而實不禁其斷腸之思也。不料斗然心中忽想到欲與安井軍醫一會、並欲與同鄉之先輩松岡大尉（名正彰）一別。乃遂轉步而先訪松岡大尉於大孤山北麓之地隙間。此時大尉在一枚之幕帳下孤坐、見予到、乃喜而迎曰、

「許久不見了、健康否？」

「托福、現已昇中尉矣。故此次要往第三大隊去。特來作別」

大尉又不知想到何處、乃言曰、

予生永別

「若是、則今日即此生與君永別之日矣、——」

予亦曰、今日與大尉殿生別、而此後當互晒白骨於鷄冠山之絕頂焉。言畢、乃起身作別、大尉忽叩

予肩而問曰、

「君腰邊掛着何物？」

予乃微笑曰、

「我的棺槨」

「哈、阿、用意真早」

予乃遂別而出地隙、今回首思之、惟此時實與大尉生別而又死別者焉。於是予又尋到駐屯於鞠

家屯附近之岩陰間之第一大隊本部內、而會安井軍醫。正到着時、忽來一二發之敵彈、發淒淒之音、而落於幕舍之前。此後又續來四五發。然慣聞砲聲之予等、亦不十分經意。側耳聞之、覺其位置尙遠。予遂因大隊長在大孤山之戰鬥中、稍負微傷、乃先述訪病之意。且又因昇級而稍應酬數語後、安井軍醫乃招予於彈藥箱之側、而發極有情之言曰、「許久不見了、雖曰同在戰場中、而促膝談心之暇亦無之、故每聞微吹高梁之風音、夕暮空飛之鴉聲時、一若有君信傳來之感。」予亦曰、「至於今而猶互相安全無事者、實不可思議之極者也。雖然、惟此次之戰、實予期萬死而不期一生者焉。故當今日不知明日事、短命如露之今日、再與君一會、而特來告最後之永別。前者在黃泥川之破家中、與君盟約之事、今已切迫而來目前矣。若共戰死、則不必言、君若有命、請拾我血染之軍衣一片而附於君身。此實所以表我與君爲相契不淺之友也。」乃緊握其手、而互相祈祝此後之功名戰績畢、遂含淚而分立左右以告別。予解出此幕帳後、渡過大孤河、攀登而於要塞之斜面、而達旅團司令部。先與少將閣下、寒暄數語後、乃即歸到第三大隊本部。此時適值副官有病、在靜養中、遂命予代理其任。未幾乃編入第十二中隊焉。漸漸以至攻擊開始之十九日之前夜、忽從炊事值日兵、送來郵信二封授予。夫到此等時候、在此等地方、郵信本難達到、乃不料惟此二封、竟彼處此處、一再相傳而達到予手。折而視之、係從家兄翰

來者，其一封內，封入萬年筆一枝，他一封內，封入姪女二人之照像一張，姐四歲，妹三歲，其一種天真爛漫，令人可愛之顏色，宛若有將欲開口以呼「叔叔」之意，此實觀此像片而映於予目者也。雖然，像片上二兒之影，若有靈心，必觀予容之憔悴而大哭者乎。朝夕所見者，非受傷之戰友，即已裂之肉片，已碎之骨粉。處此悲慘無限之戰場，而於攻擊之前夜，俄然得二姪之來臨，果如何之慰我荒涼寂寞之心歟。——果如何之嬉不自勝歟。——予實不禁對此天真可愛之像片，而與之接吻焉。予又自吟曰、

『離母親之膝下，而遠涉萬里之波，以來此硝烟彈雨之戰場，汝誠氣壯哉。叔父擬抱汝等偕至從明日開始之劇戰場裡，以取敵人之首級。——』

此夜硝烟深沈，星斗燦爛，予抱二姪而眠於陣中，此夜予又想着那訥耳遜（英將）之絕命辭，且又將臨出征時，嚴父書而贈予之「鬻之榮，七生之忠」之二句，廻誦數遍。誠以晒鬻於原頭，而爲七生之忠鬼之一事。明日乎——抑後日乎——蓋我之時，已將到矣——

當時有一名山本武敏之上等兵者，彼剪其爪及髮以贈父兄，並附入辭世詞一首，及左之遺書一封。噫，此實山本武敏之絕筆也。

予曾二次參加入決死隊，然仍保着苟延之殘命而生存。對於已死之戰友，實慚歎萬分之至。

曩者先出征之先發隊、我中隊內、亦有二百餘名編入、今則生殘之健康者、僅僅二十名而已。噫、幸耶、不幸耶。我亦在此生殘者之列、誠所謂萬死之一生者也。雖然、人世、僅僅五十年、若不早捨此生命、恐此後、無可捨之地。始終必有一次捨命之日、故執定與其瓦全、不如玉碎之決心……或爲彈丸所中、或爲鎗劍所刺、苟不要命、即無所謂死。右之戰友、浴彈而仆、左之將校、其大腿前膊、被砲彈飛揚於空、惟立於其間之此身、既不中彈、又不受傷、此誠不可思議之極、予以爪抓予身視之、仍有疼痛之感、然則予尙未死而生存者然也。噫、死時尙未至乎、予滿腔奮恨、對此不共戴天之露賊、予必有以處置之、且與其埋沒此屍於茅屋簷座之上、何如在此花花之戰場上、得名譽之戰死、庶幾不負花中之櫻、人中之兵之歌謠乎……

大元帥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故陸軍步兵上等兵 山本武敏

噫、彼在自已之姓名上、冠一「故」字、又從容一笑而入死地之決心、橫溢紙上。雖然、凡若此者、蓋當時將卒、均同抱此決心者也。彼山本者、誠將予等之胸中、率直而表明之者焉。

第二十五 總攻擊之端緒

納惠烏拉維耶報館之通信員、觀察旅順之設備後、下一評論曰、「宛如雖有雲梯而不可攀登之猛鷲之巢」云。實一眼望去、山山邱邱、無處無砲臺、處處無堡壘、噫、旅順之一角、誠唯是十層二十層、以鐵壁圍繞而成之金城湯池也。加之守此要塞者、又係由讀拉克維洛夫老將所訓練而成之露國最強最銳之猛將勇卒。予等今則已控着此金城湯池於目睫之間。而八月十九日、即爲制此旅順之致命之總攻擊開始之第一日。噫、世界戰史上、最難最慘之戰鬥、而可大記特記之此旅順攻擊、實於此日而開其端、而從此四閱月餘之間、惟我死攻、彼亦死守、然我軍不惜拂多大之犧牲、化旅順之山谷爲焦土、但見山壁上被我彈丸射穿之眼、宛如蜂窩、而終斬其寨、陷其城、使環球萬國、不得不驚愕我大和魂所發射之肉彈其効力誠非可以尋常比也。

予等在大孤山麓、凡關於攻擊之種種準備、已急急行之矣。尤其者、敵之副防禦中所最有力之鐵條網、我軍爲之奪去幾多之生命、故關於鐵條網之破壞工事、其研究學習、尤汲汲不稍怠。蓋凡目力所及之處、一面透迤之山陵間、不問其大小高低、遠望之宛如點線然、而佈置着者、即此鐵條網也。噫、予等此後不得不踏之壞之而前進者也。雖曰破壞鐵條網、本屬工兵之任務、然工兵之人員有

定限，而鐵條網却無定限。故步兵亦不得不努力以破壞之。因之我等利用大孤河之前岸，假設鐵條網，而請工兵以教授破壞方法。初則先令鐵剪刀隊前進，以剪斷其鐵線，繼則續令鐵鋸隊前進，以搖倒其木杭，有難倒者，則以鋸鋸倒之，務先破壞此鐵網之一部，為突擊隊開前進之路。予等迫於眼前所最緊要之第一任務，即此破壞鐵條網之一事，故朝夕盡力研究。雖然，臨到實地，因欲破壞鐵條網而繕地奮進之我步工兵之決死隊，不得不在最可怖之機關砲之鎗口前以行工作。故每每全滅而不得一名之生還者，不僅此也。敵之鐵條網中，又探得通着電流。其說有二，一曰通着強烈之電氣，令我兵之觸之者，即被電氣殺傷，一曰通着微弱之電流，若我決死隊欲破壞之而手觸之，即刻藉此電流而通報首腦之司令部，云云。二說無論孰是，惟既通着電流，即不得以從來之鐵剪刀剪斷之（因鐵能導電）不得已乃附竹片於剪刀柄上（因竹不導電）以免電氣之觸手。雖然，實際視之，其電流頗強烈，我兵為之電殺者，或手足為之絲裂，如筌箒然，所謂羅「電擊症」者，實不知凡幾也。又我等研究鐵條網時，同時又研究以梯子而渡敵濠之方法，不料臨到實地，此區區之梯子，對於廣而且深之濠，實無効力之可言。敵人又將地雷，到處埋設，而破壞此地雷，不得不借工兵之力。即能剪斷其導火線足矣。然以望遠鏡視之，敵人至十九日，尚此處彼處，各成一團，而急忽然，以十字鐵布設地雷。我等乃與地圖相對照，

敵地雷之
布設法

砲火開始

而一一將其布設之處，在地圖上附以記號。又「鐵條網之樁，各用槌打十二遍，」某處之谷間，有幾個地雷埋着，等等，我等皆一滴不漏，一一記憶之。此外又由偵察隊，探悉我步兵此後當肉薄而前進之地隙間，均有地雷埋着，而其布設方法，又極巧妙，例如地隙之最狹處，埋以地雷，我突擊隊之先頭，一至此處，則其爆發猛烈烟忽發，於是後續者必避身於地隙之兩側，而兩側之地雷，又忽爆發。蓋欲使我突擊隊片甲不留，盡埋沒於地隙間者也。故予等之前進，實非易事。加之各砲臺之砲彈，各散兵濠之鎗彈，無論何等地隙，何等岩陰之間，無一處不被射到者，三面夾攻之十字火，均得聚注於我軍，雖一兵亦不使生還，其不全滅我軍不止之設備，殆皆完全無缺者也。

八月十九日之拂曉，我全砲兵，開第一發之砲火，我軍之攻擊目標點，所謂東鷄冠山者，固無論矣，即對於其他之各砲臺，亦皆同時砲擊開始矣。噫，此實我軍行總攻擊之端緒，而從此我突擊各縱隊，藉砲擊之援助而逐次躍進，雖一步步，亦務必早接近敵壘，蓋我軍之計畫，欲待砲火見効力時，而一氣呵成，以行突入者也。因之我砲兵傾注其全力，而破壞敵砲臺，摧碎敵砲門，努力以爲我步兵造大突擊之時機。

自我開第一發砲火後，敵之全砲臺，亦即一齊吐放火焰，計撲滅我砲兵，阻害我步兵之前進。彼我之重砲兵，各以巨彈相交換，其淒淒之景象——大如四斗之樽之地雷彈，及榴彈，在空氣間起大振動，

火車彈

破片之威力

敵之探照燈

光彈之效力

而其音（否）唸聲、輕雷霆之威、其火光、如電光之閃、爆烟蒸而成雲、蔽滿一帶之戰場、幾分有生氣者入其間、有不得呼吸而息窒之勢。予等嘗呼敵之砲彈曰『火車彈』蓋因敵彈之來、宛如火車將出發時、吐煤烟而怒放唸聲、大地爲之撼動、在其淒淒之響聲內、無論爲人、爲馬、爲岩、爲砂、皆被粉碎而卷揚於天空。宛如與火車相衝突者、雖片滴不留、而盡成泥粉也。又其砲彈之破片、一次落地後、又復跳躍上昇、一若能自由行動、而奔走各處者。曾聞有一某小隊長、其首級爲彈片所斷、僅剩後頸一片皮、尙連着而倒掛其頭。又有一某兵卒之兩腳、爲彈片連根切去、而不知飛揚何處。噫、可畏哉。

此日單以砲擊從事。蓋我軍最初之計畫、欲在當初二日之間、務先以砲戰、十分壓倒敵人、然後乃續行步兵之突擊焉。此夜予因有要事、往師團司令部、即我砲兵陣地所在之位置、但見彼我之砲火、或白或青、作成火道、而閃耀空中、令人起地獄街道之感。又敵之探照燈、從鷄冠山、白銀山兩方面、成十字形、來照我砲兵陣地、且又廻照到我肉薄前進之步兵身上、思妨碍其行進。雖我亦以從前捕得之探照燈、照耀敵砲、且欲滅殺敵燈之光力、然我之光力、終遙不及彼。又光彈（即鎂之花火、鎂者、金屬也、燃之其光甚強）時刻打揚、其明亮較兩國橋之花火尤顯、（兩國橋地名、在日本東京、其近傍有一放焰火之極大園場、最有名者焉）恰如空中掛着一極大之白熱燈、照耀如白晝、雖蟻跡虫形、

亦皆照見然，故妨害我突擊縱隊之運動，其威力實無出其右者也。凡光彈所照之處，我部隊苟一行動，即爲其所見，而機關砲遂照例「喀喀、喀喀、喀喀」放射而來。因之每逢光彈放揚空中時，予等即互相戒曰「動不得、動不得」，恐動則爲其所見，而遭機關砲之射擊也。

自師團長以下各幕僚，均在砲兵陣地，觀望此黑夜如晝之景象。苟敵砲臺上，探照燈閃然一現，以照我陣地時，則正在「只個打去他，那個破壞他」，命令計畫着之參謀長，唯有悠然拱手曰：

「令我變了花嫁娘了。只樣炫目的照來，實在使人含羞的了不得。」

此夜我中隊，已前進至揚家溝，正將到時，忽飛來一砲彈，簇起硝烟，而在予身之傍，轟然落下。

「那一位被打中了麼？……那一位……那一位？……」

待硝烟霧後視之，但見四五人之死骸，已含恨而橫倒。內有二名，係四五日前纔到着之補充兵。而其一人之死狀，實殘酷之至極。腰以下之半身，雖一寸肉，一片骨，而亦不留，腰以上之半身，全體焦黑，眼珠飛出，而血却不十分橫流，噫，宛然若半尾之薰魚，而令人不忍注目者也。餘一名之補充兵，下足被粉碎，而血潮如噴水然，迸湧而出。中隊長乃急至屍側，勵之曰

「不妨不妨——請定神——」

彼雖死而宛如欲對中隊長言曰，

「中隊長殿，尙未戰一次，而即被打中，實抱歉千萬。然傷愈即來，尙望我中隊長殿，仍許我出戰。」

中隊長亦宛然若允之曰、

「雖未交戰，亦甚名譽，汝可趕快醫好即來。」

彈丸者魔物也

兩參謀即死

拿破崙之命言

彈丸之中不中，實不可思議之極。有經數次之劇戰，而微傷亦未稍受者。有彈丸專尋着他，而屢屢被中者，亦有方纔上陸，未見敵人之面，不知彈丸之味，而不知不覺之間，竟被打中而死者。噫，此實俗語所謂運不運耶。十九日，師團司令部，移到大孤山之北斜面時，師團長居中，參謀二名，各立兩側，以觀望敵方。不料忽來一彈，至半空破裂，而師團長雖微傷亦未受，兩參謀竟被中而即死矣。且在要塞戰時，其在前方者無論矣，即在後方者，其被彈丸中傷之事，實較野戰時爲尤甚。曾記在守備時，一日有一某兵卒，正在廁所內出大便時，忽爲流彈所貫通而即死。吁，能不異哉。故拿破崙有言曰：「彈丸非狙擊汝等，追着汝等之物也。若果追着汝等而來，則雖避至地下千丈之底，亦必命中。」誠哉是言。夫彈丸者，魔物也，其命中如何，決非人力之所能左右，所謂天運者是也。且曾聞有一事焉，當太白山之戰後，有退却之敵兵五六名，彼亦並未急跑，反高瞻濶步，徐徐而行。予等惡其目中無人，乃各各皆十分照準，一如平時在練兵場演習射擊然，將鎗架住而射擊之，詎料無論如何，終

刁蠻敵兵
打他不中

對敵彈行
敬禮

一六二

射不中。有一將校視之憤曰：「我來射」乃取鎗射之而終亦不中。彼等依舊徐徐而行而未幾遂失其影。此後屢屢見敵人立於砲臺之上，執手巾而舞蹈，甚至跳出胸牆之外，對着我軍方向，凸出其尻而出大便。此等大膽不敵之頑奴，實萬不容赦，乃亦以極精密之照準而射擊之，然終無些微之効力。而敵人反悠悠閑閑，大便既畢，而徐步以入濠內。蓋凡經過數次之戰場者，其膽必漸漸大也。故初則雖一砰砰然飛來之小鎗彈，亦不知不覺，而頭爲之一底。雖

『那一位？對敵彈行敬禮的？』

怒叫自豪者，而實則亦不得不稍一底頭，以同行敬禮也。此非專因敵彈之可畏而然，實亦由於一種之神經作用而然者歟。然而一到彈丸亂射之中，不能一一皆行敬禮，而於是遂漸成一種渺不芥意之習慣焉。無論砰砰然小鎗之聲，轟轟然大砲之音，若知其爲彈丸已經通過後之事，而胸襟自然漸漸濶大，前則對之而恭行敬禮者，今則高立胸牆之上，執一飯團，緩嚼逍遙而自在矣。雖然，比較起來，彈丸之爲物，一若果避開此等茫茫然渺不芥意之人而通過者也。

第二十六 肉彈又肉彈

槍劍與賊

肉彈徒費

勇士之死屍、山上更築山、戰士之碧血、凹處流成川、戰場變爲墳墓、山谷化成焦土。誠一刻一刻、與時俱進、而幾多之生命、被敵彈奪去也。此而欲攻之、果惟藉火器之精巧、彈藥之威力、而即能十分挫敵膽、亂敵陣乎。欲博最終之勝利、果將借何力以爲之乎。噫、蓋惟鎗劍與賊聲而已矣。夫鎗劍之光、形也、突貫之聲、心也、惟此心與此形相濟活動而敵方可摧陣方可破也。斯坦達篇之一記者有言曰、『日本軍之喊聲、實貫透露兵之心臟、剝破露兵之腸胃者也』雖然、此劍光之閃、喊聲之響、果使敵人何等寒膽耶、予回憶當時、予實欲不慟泣而不得。予實欲不嗚咽而不得者也。曾憶第一次總攻擊時、見彼劍尖之閃光、次第漸消、突貫之喊聲、逐次漸底、拋夥多之鐵彈、費幾許之肉彈、而對於彼自誇爲堅牢無比之敵壘、竟不奏些微之效果而終。不獨第一次然也、其後數回之大突擊、亦皆肉彈又肉彈、徒涸幾千勇士之血、徒碎幾萬戰友之骨而已矣。嗚呼、能不悲哉。雖然、此多大之犧牲、畢竟非徒歸烏有者也。自我軍決心欲拔此要塞以來、將軍揮淚而拋擲犧牲部下甘死而殊死決戰、聚集無數之日本男兒之血塊骨粉而成肉彈、以射擊敵壘。雖第一次總攻擊、不得不謂之事歸失敗、而因此所費之肉彈、實破壞堅壘第一次有力之鏖鏖、而終喚起陷落之

期者。

吉水大隊
全滅

十九日以來，我砲兵對於敵之各砲臺，痛加射擊，而對於予等之目標點，所謂東鷄冠山者，尤為痛擊。於是二十一日之夜，吉水大隊先為突擊縱隊而前進。乃先命工兵之決死隊，努力以破壞鐵條網。幸而此危險之工事，亦儼然奏効，而步兵之進路，已稍開矣。於是吉水隊長下令曰：「莫放一彈，勿發一言，闔中靜進。」但見一隊黑影，不久已達敵壘之前。此時敵兵不得不退却，而一齊向後退數十步。不料其後方機關砲「喀喀」之響忽起，而同時又現出多數之增援隊。一旦已經退却之敵兵，翻身逼出，「烏辣——阿——」之聲，轟動暗黑之天地，而逆襲而來。吉水大隊長號令曰：在此處不准退一步。於是即在此處起大格鬪，而鎗劍之火光，與閃閃之電光，四散亂射。斬人者，被斬於人者，互在此肉薄苦戰。不幸而立於胸牆之側，猛然指揮着之吉永少佐，（名狂義）被一發之敵彈，貫透胸背，而卒然仆倒。大久保大尉，急起而代其指揮，又仆。此後續起而代指揮者全仆。不僅幹部，即部下亦殆全滅。而理應來援之後續隊，至今未到。敵之集中火，又益々劇烈。於是殘兵不得已，暫退於鐵條網下之地隙間。而待後續部隊之至。不料終不見一兵之增援而來。祇得吞恨含怨，咬牙切齒。而在哀憐千萬之戰友之死屍前，待至翌日二十二日之黃昏。噫，彼殘兵實在敵眼之下，十數尺之間，而焦待十三點鐘，惟緊握一鎗而與敵相睨而已矣。

武富大隊
全滅

二十二日之夜，武富大隊更欲報前夜之怨恨，乃一隊肅然，雖過前夜所押破之鐵條網，而猛然天擊，不幸松岡大尉已先受傷，其大腿被打斷而不能復起。三宅中尉（名萬里白）亦被砲彈掠過背部，而加臟飛出矣。慘上加慘，烈中更增烈，而以前夜之得勝自誘之敵兵，又一若有「予在此處，候汝久矣」之概，實令人望之而怒髮冲冠也。探照燈四方廻旋，以照我突擊隊，光彈又在我等頭上，放白光而照耀。此時，大叫「衝進去——衝進去——」向前狂跳之柳川大尉（名賢）其奮勇英武，實令人驚服。在光彈之光下，但見其半面已經爲血潮染紅，而右手尙閃閃然揮着軍刀，怒叱狂叫曰「衝進去——」噫，不料未幾而此大尉之壯烈聲，已不復再聞矣。初則白刃之光，閃耀暗中，而今則已次第消滅。初則如怒獅狂吼之喊聲，而今則已闐然中止矣。但聞敵兵「叭——叭——」之罵聲，起於壕壘之間，嗚呼，難堪哉！——敵人立胸牆之上，自誇其勝，而狂喜舞躍也。回顧我軍，全隊盡滅，而唯遺下築山之屍，成河之血，嗚呼，此何等之憾事也耶……

松岡大尉
之長逝

松岡大尉自負重傷後，其被打斷之大腿間，血潮如瀑布，迸湧而出，未幾呼吸漸微，大尉心知命已難保，乃將懷間機密地圖，裂碎即在鐵條網下，與世長逝。而欲收大尉之屍以前往者，又皆一人不還，共在大尉之傍，永遠鼯睡矣。噫，松岡大尉壯烈之戰死，宜乎其後經侍從武官而得上奏之光榮也。又柳川大尉，雖受數處之傷而不屈，怒叱狂叫，爭先驅入，正在功虧一篑之一剎那頃，忽受一彈而不能

柳川大尉
之慘死

再臨大突

請酌水盃

買傷者之
長列

起、遂倒於敵壘胸牆之側、而其後其屍不知下落。噫、劍已折、力已竭、不得已、乃作永久靜睡之長逝客之大尉、竟被兇等豺狼之敵人之刃下、爲其慘殺、悲哉——

旅團無論矣、即使師團全滅、而對此最緊要之敵之致命點、勢在所必攻、故雖數度失敗、而我軍毫不稍怯、乃於二十四日之天尙未曉、午前三點鐘時、再起而行一大突擊。夫我中隊向在揚家溝之地隙間、連日露營、今因欲再行大突擊、乃遂於今夜、即二十三日之夜、棄此地而轉移至名「五家房」者之集合地點。中隊長乃先聚集予等小隊長而言曰、

「訣別——此二字外、已無可對君等言者。明日之戰場、即予等埋骨之地。請酌水盃、以告永別。」

噫、中隊長川上大尉（名喜八）之言、誠不誣也。即予等亦早有「惟此處實我等葬身之地」之決心、乃遂互相交酌水筒之水、而言曰、

「惟至今夜、雖水亦有甘露之味焉、——」

於是中隊肅靜無聲、離開露營地、而整列於溪邊楊柳之蔭。嗚呼、此時苟一念及「惟此次實隊長部下最後之相見」則予等實不得不互垂弔淚焉。未幾隊伍徐徐行進、而通過暗黑之樹列下時、遇着無數擔架、擡着前日來負傷之兵卒而望後送。其擔架列、連續延長、大有「列尾不知尙在何處」之

概。予乃隨行隨問曰、

「喂、被打傷了那兒？」

有一人答曰、

「脚被打斷了。」

予又慰之曰、

「十分盡力了、——去好好靜養罷。」

未幾中隊已行過一座宛如象背之山、而達其山陰之河邊、此夜黑闇無光、對面不相見。正在照着地圖上五家房之方向而行進中、忽然面前不知何物、喧喧擾擾、人聲忽起、予乃屈身在闇中窺視、但見一帶之河原間、負傷者編成長列、而不知凡幾。予乃痛心疾首言曰、「負傷者只麼多。」於是一路行去、但聞種種呻吟叫苦之聲、予等以為何早不施醫治耶、在此露滴盈盈之夜中、無一被一毯以蔽其身、不豈重可憐耶、蓋此時予等悲慘之感慨、誠非一言可盡者也。

正在悲慨交集時、不料予等之中隊、已失路而不知所向、無論如何、不能達到五家房之地點。却轉輾圍繞、而達到第九師團司令部內。此時大島將軍、雖曰炎夏、而上下穿着冬時軍服、腰縛便帶、橫大刀而立。予仰望將軍凜然之威風、而一若有邂逅古武士之感。夫第九師團、當占領盤龍山時、將軍曾

河原一帶
之負傷者

大島將軍

屹立陣頭，以鼓全軍之志氣者也。當時予遂問路於將軍傍之參謀，知須稍回元路。於是中隊遂翻身再走，詎料仍難達到。再問之，則曰須往右邊去，往右邊去，則又曰須回元道，終至不知往何方去始可，而惟躑躅道傍以終日矣。然集合時間，定在夜間一點鐘。而出錢視之，已僅剩數分間之餘裕矣。若此數分間，不能達集合地點，尙何面目之有耶？誠心急萬分之至者也。當此雌雄所由決勝敗所由分之大戰鬪，多一兵之參入，即多一分之勿果，今迷路難尋如此，則中隊長固甚心急，而予等對於此際之處置，亦甚倉皇而莫措者也。正着急時，不料忽遇工兵隊之一兵卒，乃急叩之，彼遂丁寧指教曰：「前面有工兵一隊，在那兒對濠作業，通過作業處往前行即是。」云。於是中隊遂順着方向行去，果遇對濠。乃遂再向前行進，但見一片杳無蔭蔽，赤裸裸之荒田，因之疾足急趨，不料瞥眼一閃，而探照燈全照在我等身上。隊長號令曰：「伏倒——」靜氣以待其光之消滅，而不料不能一時即消。於是與後面之小隊，遂因之而斷連絡。

未幾前進至集合地點而視之，却不見我軍之集合，但見墨黑之屍骸，彼處此處，累累然斃倒各處。噫，此何故哉，何不見我軍之集合也，豈我軍已集合於所謂「攻擊之樞軸」之盤龍山東砲臺之下乎。出錢視之，時限已逾過數分矣。嗚呼，中隊力摸索我本隊之所在，而終覓不到。嗚呼，時已遲矣，——中隊長之焦慮，予等之煩悶，——極矣。嗚呼，竟因失去時機，而於此次之大突擊，不得不居拱

手旁觀之位置乎？中隊長遂不禁長嘆曰。

『予雖粉骨碎身而無可自白。』

雖然，此豈獨中隊長哉。即使予等，若今夜不能集合於本隊，則剖腹自盡，尙屬易事，而因之而我中隊所蒙之不名譽，果何日可得而雪之耶？——

不知本隊
之所在

連絡斥候，搜索斥候等等，雖已向種種方面派遣矣。然一因暗夜之中，二因敵彈之下，故竟無一人得歸而報告者。雖然，至此已一刻一秒，而不可躊躇之時矣。於是中隊長，遂思索曰：姑先往盤龍山東舊砲臺之下，以定最後之動作爲良。蓋本隊之戰鬥若開始，必先往該地點而與各隊相連繫以行動作。况「喀喀 喀喀」之機關砲聲，又確係盤龍山方面，乃遂命從五家房，利用一條土地之裂縫，（即地隙）而行前進。

地隙之死
屍

嗚呼，此地隙——幅僅一丈之一條隘路，實即昨日我第九師團及後備第七第八兩聯隊所奮鬥苦戰之處。——今觀其跡，果何狀態耶。——蓋此處非可肩一擔架，運一藥箱而來之地，故死者傷者，累累然堆滿於此地隙之間。但聞在彼處者叫傷痛，在此處者呼擔架。而寂然靜睡者，則惟已絕命之戰死者之屍骸而已矣。誠死死遍地，而無予等插足之空隙者也。噫，惟此實地獄中之一條隘路——予等避於右，則蹈着受傷同胞之腹，避於左則蹂躪戰死同胞之骸。雖予曾大叫以戒部下曰，勿

踏同胞之屍——」然予亦不知不覺，一脚踏去，但覺如橡皮然，有彈力者，視之，則係我死同胞之胸前，因死後而腹如水脹，被我踏破也。不得已唯心中暗禱曰：「赦罪——赦罪——」而依舊行進矣。誠以一條長隘路之間，而死屍及負傷者，接肩並足，充塞其間之事，故苟欲不蹈之，不越之，而前進有所不能者也。

將出地隙而近接鐵條網時，予等偶一停止，忽然從左側面「喀喀 喀喀」在闇中吐火焰而來者，則敵之機關砲也。而後面又忽轟轟然起砲車之響，回首視之，但見我砲六門，經過此地隙，欲上盤龍山而前進而來。嗚呼，此一條極狹極隘之地隙間，而步兵砲兵，混雜其中，而僅僅得以稍防敵彈而已矣。未幾，已達盤龍山麓，然我本隊之士卒，雖一兵而仍不得見。噫，予等之痛恨，果如何耶——本隊究在何處乎，豈攻擊已竟中止乎？種種煩悶而又苦慮，不得已，中隊長又命再回五家房而待後命。噫，此實出於中隊長必不得已之苦心，而予等小隊長不得不肅然以從其意者也。唯最慘者，即欲回五家房，不得不再經過那地獄中之隧道。前之閉目默禱曰：「赦罪——赦罪——」而爲我等所踐踏之我同胞之死屍，今則不得不再爲予等之所蹂躪也。吁，

於是予等在暗中細窺那死屍及負傷者之身體，但覺較從前更加一層之慘愴。蓋自予等通過之後，我砲兵又不得已，經過此地隙，因之我幾多之同胞，均被砲車之轍所壓爛。前則尙稍有微虫之弱息

之負傷者、今則已被鐵輪絕命矣。前則滿腹膨脹之死骸、今則已被轆及寸斷矣。黑血之臂、無皮之脚、緊咬嘴唇之白齒、死而未瞑之眼珠、半身埋沒土中之屍、此外粉碎之骨、泥爛之肉、橫流之血、加之折斷之劍、破裂之鎗、彼此相混而散亂滿地、嗚呼、此形狀也、苟不謂之酷烈酸鼻、果將何詞以名之乎。……

未幾已回到五家屋、而在地隙之口稍待之、忽在暗中、見黑影之隊伍、接續前進、百人二百人、漸次集合而來、噫、此實我之本隊也、——此時予等之喜、殆達極點矣。問之、則曰被敵彈及探照燈、妨止前進、因之不能如豫定之時間、而行集合云。於是予等已與本隊合矣、而各人心、坦然爲之一寬。共相祝賀此極有名譽之第一回總攻擊之決死隊、予等亦得廁身其間焉。雖然、此集合地點、決非可遮蔽敵彈而且廣濶之地區也、僅僅得蔽敵之瞰視而崖岸下之一窄地而已矣。

此時與予等共相集合之將校中之松村少佐、實即曩在大孤山時抵抗敵之逆襲而擊退之之勇者是也。雖當時其右足已被挫折、而最惡戰敗之少佐、不肯因此區區之傷而棄大隊長之重任、故身之行動、雖極不自由、而依杖而行、堅耐苦痛、以負此重大之任務。至此時其傷猶未癒、乃以柳木支持其傷足、而步行前來、至予側坐定曰、『快可戰了——……』

又曩在大孤山時、與其弟瀨川中尉悲慘而死別之瀨川大尉、此時亦來。又見會根少尉（名嘉太郎）

佩着彈藥盒而携着一小鎗，宛如兵卒然。予見其裝扮過異，乃叩其理由，則曰：「因前夜之偵察中，在暗中失去軍刀，故改用此武裝者也。」云云。此外漸次來會之許多將校，互相祈禱前途之成功，而暫盡談笑之歡。雖然，此各將校，皆於數時間後，成名譽之肉彈而戰死，而至今猶苟延殘生者，僅松村少佐與予二人而已也。嗚呼。今一回首思之，彼戰死勇士之面影，及當時談笑之形景，尙髣髴在目，然皆已物去人非，噫，其悲慘，壯烈，之感慨，實交集於予胸而不能自禁也。



第二十七 必死隊

在腥風烈烈之崖下、今則集合既畢、而予等專待着前進之命令而已矣。此時有一紙片、從他人處、一再相傳而達到我手。折而視之、但見

『本田安吉於十九日、被砲彈擊中、臨終時、流淚言曰、「櫻井中尉處、代我問好、」櫻井中尉處、代我問好、』連說十數遍而終。此上

櫻井中尉 臺覽 高尾文吉頓首

噫、所謂本田安吉者、乃一年前、予之從卒也、實忠實老成之兵卒也。彼臨今生之永別時、不言及他、而惟念着有區區薄恩之舊主之予、一再托人傳言、而與予訣別。嗚呼、予誠有何辭以感謝彼、對答彼哉？予至今猶以不得與彼握最後之手爲歎。又當時若得親與之一言語別、則彼將何等之喜躍耶、噫、言念及此、予實不禁暗淚之頻頻也。

予又聚集部下之小隊而言曰、

『予於此處、與汝等作最後之別。汝等務必竭力奮闘。誠以旅順之陷落與否、實戰爭全局勝敗之所由分也。此一杯之水、請作予給與汝等之最後贈物觀。』

戰死之準備

安慰負傷者

言畢，乃倒水筒之水，以分給各分隊長。未幾「前進以達盤龍山之中腹」之命令已至，於是子等即起身前進，而從此又不得不經過那慘憺之地隙焉。噫，子等往來於此地隙間者，連今共三次矣。雖然，第四次再來此地點，衆皆素無此希望也。蓋各員已早決心，欲曝屍於軍旗翩翩之陣頭，故於前進時，務必減輕武裝，雖重燒麵包，亦僅僅攜帶二三日分，而餘下之物，悉皆留在後方矣。會記當時子身之準備，係掛一國旗於腰，卷一手巾於首，恰如夏季祭時所見之舞踊者之風采然。而携帶品，則惟軍刀、與水筒，以及三塊之麵包而已矣。此誠苦戰奮鬥之花舞臺上，所應有之裝扮也。噫，雖至今思之，猶覺心悸之此地隙——子等在累累之死屍上，踏之越之，越之踏之，拔一足，插一足，掩鼻閉口而前進矣。然蹂躪戰友於腳下，果何等之心酸也哉！——正悲慘時，忽見負傷者一人，將身體縮成一小團，在地隙之一隅，呻吟叫苦。子乃叩其傷處，彼答曰：「脚部之骨被折，已三日不得一粒之食，一滴之水，擔架又不來，故自戰鬪以來，惟在此處，如此蹲着以待死。」子乃出携帶着之三塊麵包慰彼曰：「請先食此，以稍待之，蓋不久衛生隊必前進而來也。」彼乃拱手仰視子面，流淚而叩子之姓名。噫，觀此慘狀，子實悲感交集而不忍復視，惟曰：「好好待着」留一言而更前進，以達盤龍山之鐵條網之下矣。

此盤龍山之砲臺，已爲我第九師團及後備第七第八兩聯隊所濺血擲肉而占領之處，故我突擊縱

盤龍山苦戰之跡

拜仰軍旗

務祈成功

與吉田中尉會

隊、乃得藉爲根據、而向東鷄冠山北砲臺、並望臺、貫施大突擊、此實極重要之地點也。因之占領之時、我大島將軍麾下之兵兒、誠不知如何活躍奮鬥、備嘗幾許之艱苦者也。蓋觀那地隙之慘狀、已可想見此而有餘矣。又况見已斷之鐵條網之間、我幾多之步兵工兵、或被鐵條纏住、或抱着木樁、或執着鐵剪刀、而累累而斃倒者之不知凡幾也。予等當集合於盤龍山之中腹時、見予嘗捧過之軍旗、在予等頭上、翻翻然飄搖、予不禁想起 日、而種種之感慨、交集於胸矣。予乃行至軍旗所樹之處、不料遇着壘在大孤山之麓、一別而尙未見過之聯隊長。

「聯隊長殿、櫻井中尉拜見。」

此時青木大佐、視予面而一若有所思、乃言曰、

「櫻井麼？務祈成功——」

「噫、此「務祈成功」之聯隊長之最後訓示、我櫻井豈能不成功而即已耶——骨可碎、肉可粉、我櫻井豈尙可不成功而即已耶。」

正憤勵時、忽聞山嶺有呼予之聲。予乃辭聯隊長而登嶺視之、見同鄉人吉田中尉、(名盛三郎)獨自杲然坐着。夫中尉附屬於第九師團、而從事於旅順方面之戰鬥、予早聞之矣、然終無相會之

機、不料至予等將行強襲之今日、忽於此處相邂逅、誠奇緣哉。中尉對予曰、

『櫻井兄、好利害——昨今兩日之戰鬪……』

當時予甚訝吉田中尉、何以獨在此處、乃叩之曰、

『君一人在此何爲？』

彼乃指着一堆黑團言曰、

『總算在此看當只許多死骸——……』

死屍四重
五重

噫、予初以爲集合在予之身傍之一團黑影、盡係我聯隊之生兵、豈知此密集着之一團兵士、實中尉之部、而悉已死傷之健兒者耶。嗚呼、何其慘也——其死骸二重三重、四重五重而重疊積載、有手攀着敵之砲臺而斃者、有已跳入砲臺而抱着敵之側架以死者、又忽聞得呻吟叫苦之聲、宛如從地底而起者、視之、則係被重疊在下層之負傷者所發之音也。噫、此壯之突擊縱隊、踏同胞之屍、越戰友之骸、而薄而近接敵壘、至正可踏入占領時、忽被敵之運用巧妙之機關砲、一一擊殺、因之死屍重疊成層、而現出此等悲慘之狀況於敵壘之下也、悲哉。不僅此也、彼後續部隊、以戰友之被擊死、憤激前進、欲一戰以弔之者、不料一往即斃、一進即倒、而我日本之武士、殆悉爲敵彈所犧牲、噫、豈不殘酷之至極也歟——吉田中尉、不忍捨此已死之部下、而獨自留此、以看護此死骸、其胸中之情、

果如何淒慘也耶？雖然，中尉此後，亦於十月二十七日天未明時，在二龍山，壯烈戰死，故此時之邂逅，實予與中尉生別而又死別之一面也。

集合既畢，聯隊長乃斗然起立，而授訓示曰、

非決死隊
實必死隊

『我等報國之事，實即在此一戰。制旅順之死命，亦即在此一夜。我精銳之突擊隊，汝等須知非決死隊，實必死隊也。汝等戰鬪之壯烈，實爲父親之子，所最喜歡而不自禁者也。汝等努力！』

務祈必死

噫，我等自去故國時，已早不期生還，故臨戰決死，已不待言。然今回之事，單曰決死猶未也，務祈必死，不死而巳。蓋我等實所謂必死隊者是矣。夫必死隊之名稱，已使予等更增一層之奮勵矣。

全然如在
夢中

而副官又朗讀從陸軍大臣來之『祝大成功』之電文，誠使予等之意氣，軒昂而更軒昂也。

予從此欲將總攻擊之壯狀及其慘況一述之。雖然，僅僅一小隊長而當時又全然如在夢中以行戰鬪之子，欲詳細以述此次之戰況，本在所不能。惟如暗中摸物，而稍將至今猶記憶之事，一縷述之而已矣。但此語，人或疑我爲自慢之詞，亦未可知。然杳無寸功之子，安得有可以自慢自誇之資格也哉。惟能使讀者，知旅順總攻擊，有『如此慘烈歟』之感，則足矣。

必死隊之兵兒，肅然起立，而悠然以往就死地。踏開累累之屍屍，以越過此盤龍山矣。五名一次，六名一度，逐次前進，而遂有木柵之斜面矣。予乃與聯隊長告別曰、

「若是，則我去矣。」

於是遂望着北砲臺及望臺而前進。

先在敵之第一散兵濠間，行爆藥戰。我兵所投入之爆藥，在散兵濠內爆發，一時散兵濠宛如火燒場。

木板橫飛，土囊亂擲，人頭高跳，血足遠揚。火焰與黑烟，彌漫空中，而赤色之火光，又照耀于

等之面，而物色凄然，蓋此時戰線上已喧擾極矣。未幾敵知已不能勝，遂棄此地點而遁。好——進

去麼——進去——進去就是只個時候——尾敵前進——一齊衝入——予等乘勝而奮勇前進矣。

中隊長川上大尉揮軍刀狂叫曰：「前進——」而與中隊長並立者着之子，亦大叫曰：「櫻井小隊，

前進——」

予欲爲我隊尋覓進路，隨叫隨離開中隊長之左側，而疾足前進以達壘道。舉首視之，但見有一黑而

且大之物，屹然立塞於其前，噫，此何物歟？蓋即北砲臺下之堡壘是也。回顧後面，一兵亦不跟來。

完了——已斷了連絡麼？此時予煩悶已極，不得已避身左方大叫曰：「我第十二中隊快來。」但

聞下方有一人答我而呼予名曰：

「櫻井中尉殿……」

予依着此叫聲所來之方向而翻身尋去，但見伊東曹長（名勝馬）揚聲而在大泣。

「爲什麼哭？幹了什麼？」

曹長之淚、滾滾下流、而緊抱子腕曰、

「櫻井中尉殿、現在爾的身體、是狠要緊了、……………」

予莫明其言之所由來、乃曰、

「不要哭。爲什麼只樣說的？」

彼乃附予耳而言曰、

「中隊長已經戰死了。」

予聞之亦不覺放聲大哭。嗚呼、中隊長「前進——前進——」之號令、非瞬間之事乎、予之離開中隊長、又豈非瞬間之事乎。然而大尉已入戰死之列矣。噫、一瞬之間、予與此恩愛極深之川上大尉、已有幽明之隔、而此後惟夢中或得相見乎。伊東曹長指示中隊長之遺骸、僅僅在離開一二丈之壘道之中、瞑然斃倒。予疾足跑去、抱起大尉曰、

「中隊長殿……………」

噫、予此時已欲言而不能出聲矣。雖然、予忽念今非可如此哀痛之時、乃取得中隊長所持着之機密^②地圖^③而猛然奮起、大叫曰、第十二中隊、此後歸予指揮。又命負傷者曰、將中隊長之死骸、收拾之以退

中隊長之
死骸

中隊長戰
死

戰列。但見一傷兵，欲上前收拾中隊長，忽又被擊中要害，而死於中隊長之側。此後接續前上者，殆無一不受傷而斃也。吁。

予又呼二宮少尉（駒太郎）而問曰：小隊盡齊集乎？彼曰然。予又命伊東曹長曰：勿斷連絡，又告伊曰：予之位置，在散兵線之中央。然係暗夜之事，故地形果如何乎？究宜從何方面前進乎？殆皆不可辨別。惟見屹然聳立於黑暗之空間者，乃望臺與北砲臺是也。噫，天嶮橫於前，而身又如在釜中。雖然，予猶欲帶一隊而前進焉。

「第十二中隊、前進——」

予乃取步右方面前進矣。此時全然如在夢中，噫，當時之情況，實無論何事，殆皆不能明白記憶者也。

「不可斷連絡——」

惟此一語，實予當時大叫狂呼之唯一之號令也。未幾視同手足之伊東曹長，已不聞其聲矣。暗中閃閃之劍光，次第漸薄，築黑山而前進之部下，今則殘餘者，僅數人而已。正緊急時，而予身又忽然如被棍棒所毆，而卒然倒地。蓋予亦終受傷矣。即予之右手，已被擊碎也。此時在盛揚於天空之敵之火箭之光下，望着累累然部下之死骸，四舉受傷之右手視之，但見腕關節已碎，四前臂不能上舉，翁

然下垂，而鮮血迸出不止。予因携帶着綳帶包，乃即解包出三角巾圍卷傷處，又用手巾包之，又將誓欲高翻於敵壘之旭日旗，插在頸上。

舉首視之，但見望臺僅隔一谷，靡然峙立於彼方之空。欲飲水而探水筒於腰，業已失去，僅剩吊水筒之皮帶，纏住予足。生兵之聲，次第漸底，反是而敵人光彈之光，機關砲之響，則益益激烈。予乃用左手靜摸兩足，知尙完全而未受傷，於是再起而棄去軍刀之鞘，惟執白刃於左手以爲杖，而如醉如夢，跳過圍壁，而攀登望臺矣。

長大之重砲，屹然聳於前。而回顧部下，畢竟尙有幾人耶？蓋墨黑成群者，已皆係死屍而已也。雖大叫曰，尙有生氣者，一齊上來，然而對答者果幾人？噫，一隊如此，他隊可知，予此時實不覺心悸而膽寒也。接續而來之援兵，已早絕望。不得已欲使一持着國旗之兵卒，登堡壘之上而插之，忽又不聞其聲而斃矣。

俄然淒淒之喊聲，從四方忽起。

「逆襲——」

一如木柵樹起然，敵之一隊，忽現出於堡壘之上，揚起喊聲而來包圍予等矣。噫，地勢之惡險既不可敵，而寡兵又難敵衆，此時誠揮刀之力亦無之矣。予等不得已跳回峻坂，而回首視之，見敵兵且行且

左手被穿
右腳被碎

射而追來。及至予前所跳過之圍壁間、不得已乃翻身面敵、即於此處演出修羅道之一大混戰焉。於是劍尖相錯、敵人連出機關砲、縱橫無盡、四方放擊、不分彼我、交枕而倒矣。雖然、此時之現狀、予實不能詳細縷述。何則、因予此時如在夢中故也。惟憶當時予曾將軍刀亂揮、左擋右迎而已矣。白刃與白刃之亂打、彈丸與彈丸之橫飛、此處彼處、但見無二無三之死者、狂之突擊奮戰、而終則喊聲遂闐然消滅矣。不料忽然予之軍刀一響而折……噫、非也、——蓋予之左手、又被彈貫透焉。正在倒而未起時、一彈又來、而予之右腳、又爲其所摧矣。奮力欲起、而無力支持、卒然又倒。此時有一傷卒亦倒在予傍、謂予曰、

『櫻井中尉殿、一同死罷……』

予乃抱彼於左腕、而對着望臺咬牙——切齒——不勝其遺憾。雖然、惟心狂急、而予身已不能復起矣。

第二十八 死中再生

小野健助

八月二十四日之朝、東方既白矣。但見一片戰場、均被彼我之死傷者埋滿。回視予所抱着之兵卒、乃予曾經教育過之一等卒名小野健助者是也。彼失去右眼、而又被敵劍橫刳入腹、故早自知無命、而一見予、遂大叫一同共死者也。此時抱着彼之予之左手、噴出紫血之塊、而流入小野之頸。小野乃伸手取出繃帶、以包裹予之左手。夫予既陷入此重圍、而又受此重傷、予早不妄想能脫此敵圍矣。然至今而命脈猶未絕、則不久必陷入敵手、而受無上之恥辱、此意中事也。因之急欲自尋清潔之壯死。奈心雖急、而身邊已杳無寸鐵、加之四肢又不能動、噫、將奈何。唯有暗吞悲苦之血淚、而遺憾千萬——乃仰求小野曰

『小野、趕快殺了我——回去報告只個情形。』

噫、予求之而彼不諾、血盲兩眼、而猶緊握着一鎗曰、

『敵來、抵抗他……………』

予乃諭小野曰、「敵人轉行逆襲、而陷予等於其包圍之中、自昨夜來、敵人非常得勢、苟如此待着、則唯為敵之捕虜而已矣。若果然、則將如何、予手足已皆無用、不如早殺我而汝遁歸之反為慈悲者

抵抗他

也。」不料小野始終不聽，問東答西，唯連續言曰：「抵抗他，抵抗他，」而已矣。予此時實屬無法，唯有委之天命，以待息絕而已。雖然，予終苦心設法，欲使小野歸，以報告現下之戰况，乃忽得一計曰：

『去擡擔架來，我想回去。』

嗚呼！前者經過之地隙間，尙且不能運擔架以往，今在此敵圍中，豈反得運搬擔架而來哉。雖然，此事也，予未始不知之，蓋予欲使彼若幸而得生還本隊，則予之戰死——予實經數點鐘之久而始息絕——等等，或得報告本隊，故假爲是說，以命之也。元來小野亦如在夢中，故不揣度此等事情，而即中子計，一聞予言，即曰：「若是，則請少待。」言畢，即跳越圍壁而去矣。雖然，彼果能首尾安全，脫敵圍而遁歸也乎？後日子與彼再會於病院之中，而唯有互驚愕彼此之奇運而已也。予被圍於幾多死部下（？）之間，而獨自橫着，此時實予自受生命於天地間以來，最神聖、最悲痛、而又最遺憾之時也。予乃一再廻誦英將納耳遜之言曰：「謹謝上天，予已盡予之義務矣。」

（按此言係納耳遜氏之絕命詞也）蓋事雖未成，而予甚喜予一代之任務，已於此而告終矣。予此時心中杳無所思，唯自覺迸出不止之血潮，乃時時刻刻，奪去我享年二十五歲之生命，至若負傷之痛苦，則毫不感覺者也。又見若干敵兵，在予之前方一二丈之間之濠內，左右往來，每一人均負着小鎗五六挺，而射

擊我殘兵。予正在開目而視彼等之動作時，忽有一敵兵，回頭一看，見予之猶有生氣也，遂砰然發三四彈而來。未幾又見其揮劍跳越而前來矣。噫，此時予惟有閉目而待着此一劍之刺入而已也。嗚呼，此身並非鐵石，而四肢已早被摧折，又無可戰之能力之予，尙安得何物以禦之而抵抗之耶。蓋予身正如被囓於豺狼之毒牙之間者也。——雖然，天猶不欲棄予歟？嗚呼此剎那，嗚呼此瞬間，而忽聞有人起而與之接戰，而予身終免爲無名蠻奴之劍刃所傷。蓋正當敵兵欲舉劍刺入予腹之一霎那頃，而我之殘兵五六名，忽跳出而與之白刃相接，終至彼此共斃矣。噫，惟引領待死之予之一息，竟擲此可憐之戰友之生命，以購得苟延之殘喘，悲哉！——

未幾見有一我之兵卒，以阿修羅王之勢，攀上圍牆，高舉鎗劍，大放喊聲，敢然跳入而來。予見彼之猛勇與剛膽，不覺爲之喫一驚。雖然，不知從何處飛來之敵彈，忽然被其擊中，而倒於予之右側，嗚呼，惜哉。將謂彼視死如歸耶，吾以爲不如謂彼爲求死，而特揚此最後之喊聲，單身一人，而躍入此敵中者之爲得也。

不多一刻，我軍之砲彈，又盛行開放，在予等之頭上破裂。着發彈落下於予等之身邊，而盛揚血烟。或足、或手、或頭，但見墨黑之一條一塊，被寸斷而飛散天空。予乃閉眼靜祝曰，若此身而爲我軍之砲彈所粉碎，此誠杳無遺憾者矣。雖然，予之肉，予之骨，猶未得爲其所破碎，而惟來一二之小破

大叫『日
本萬歲』

片、以傷予之手足而已矣。予又見在予左足之側之一負傷兵、被此砲彈之破片、從額之正面、如破竹然、當頭劈入、於是手搔足踢、在虛空中亂擺亂搖、而痛苦難堪者久之、未幾遂伏地而息絕矣。噫、予亦自知予早晚亦必如彼、在此絕命、而肥陣頭之犬之腹、然半死半生、而一息猶未肯絕、起而復戰、又勢所不能、苟不幸而終被猛鷲（指露軍）之爪所攫、果係何等之因果歟。——予又聞有人在予頭上大叫曰『日本萬歲』。乃微開兩目而瞥眼視之、嗚呼、彼亦身受重傷之一狂者也。神魂已早喪失、而口中猶高唱萬歲以發狂、噫、果何等之悲壯淋漓也歟。——彼唱畢萬歲又絕叫曰、『日本兵、快來快來——』。嗚呼、攻則無一殘卒、援則無一生兵、觀此今曉之慘戰、彼亦悲壯不自禁而出此者耶。未幾見彼大叫而狂、既狂而疲、終則合眼閉唇而色失矣。予亦閉目祝曰、願汝安心以往黃泉。

從數處之傷口所流出之予之血潮、全身已染成赤色。有綳帶卷裹者惟兩手、餘則均任其血流潮湧而已矣。予閉目則靜思、放眼則四力廻看、回顧左方、但見翻翻然日章旗之下、有我兵二名斃死。蓋此地點、爲此勇敢之二兵所領後、成一中立地帶、我兵到此、則可爲敵之砲火所傷、敵兵到此、亦可爲我之砲彈所斃之處也。嗚呼、此二兵兒、彼等非喜占領之成功、而一笑而瞑目之勇士耶。蓋此情此景、實一首好詩之材料也。嗚呼、何等之詩人乎、欲一歌之而弔此二勇士之魂者乎。

日章旗下
之二兵

正在觀此戰場之詩景而含微笑時，忽又遇着予生來所最憎惡之一事。嗚呼，文明之人歟，仁義之士歟，吾甚願諸君子之一有以記此而永久不忘也。——蓋予曩聞野蠻之露人，虐殺負傷之柳川大尉，予甚驚怨其兇惡，今則於肩睫之間，又親見彼等之殘忍橫暴焉。今記述其事如次。予偶見一敵之負傷將校，以右手招人，以左手指着自已之腳。此時忽有一「亦曾負傷」之我之看護手，跳上敵圍來。敵將校乃拱手對彼要求他代施綳帶於其腳上。於是我看護手乃近接彼前，從腰囊中取出綳帶，不敢拭自己之傷口所流出之血潮，却將敵之傷腳，輕輕卷裹。噫，彼看護手誠能盡仁慈博愛之道矣。蓋彼以爲雖曰敵人，而對於負傷者個人，則杳無何等之私恨，况彼亦同爲國事盡瘁之勇士，故叮嚀懇切，不惜爲其傷腳，施極貴重之綳帶。噫，其仁慈豈非可流芳哉，其義俠豈非可敬慕哉。無論如何殘忍瘳惡之敵，對此仁慈義俠之看護，將亦不得不掉淚而感謝千萬也歟。雖然，彼敵將校果以何物報酬此恩人耶？握手乎，抑感淚乎？曰否否，不然決不然。咄——咄——彼暴戾之將校，竟以手鎗中之一彈，而報此仁慈義俠之看護手也。——慘哉——悲哉——殘毒哉——嗚呼，文明之人歟，請一記之——嗚呼，仁義之士歟，請勿忘之。——我看護手爲彼施綳帶將畢，而敵將校乃急拔其腰間之手鎗，一擊以奪去此恩人之生命——狠心歟——抑狗肺歟——噫，自擊此狀之予，其悲憤之念，若何

？若何？

悲憤不禁，怨恨難制之予，惟有閉目而切齒，椎心而泣血而已。未幾呼吸漸苦，而予之絕命之機，乃自知其不遠矣。不料忽覺有人攫予之胸膛而將予擊起。須臾又放下。予微開兩目視之，但見二三名之露兵，登坂而去。嗚呼，蓋予幾幾乎受捕虜之恥辱也。——此攫予而又棄予之一剎那頃，實

幾爲捕虜

予生死之關鍵，榮辱之境界也。——蓋敵雖一旦已將予擊起，而信予爲已死，故又棄而置之者歟。

此時予之全身，上下盡赤，忽然不知何物，一若有一人，輕輕然走近予之左側，不言不語而仆倒於地。豈已死歟，曰非也，蓋假死焉。未幾彼乃附予耳而言曰，

我救爾

『回去罷，我救爾。』

予在一刻苦一刻之呼吸中，開眼視彼，豈知係一杳不相識之兵卒，其頭上亦施着綳帶。予聞彼之慈言，乃答之曰，「予已到只個地步，無論如何，終難生還，願君速殺我而歸。」彼曰，「保全生命而歸，予亦知其甚難，然即係死骸，亦必負之以歸，若棄在敵圍之中，勢終有所不能。」言畢，乃握予之左手，而負其肩上。正欲上途時，忽有一倒在予側而呻吟叫苦之勇卒，淚盈盈然言曰，

『中尉殿，請給我一杯末期之水……』

予聞之，予胸如裂，而不覺又與之共倒於地。噫，彼必予之部下歟。呼予而求末期之水者，果何等之

請給我一杯末期之水

可憐而可愍也耶。子實不忍棄予之部下而獨歸矣。子乃問欲救予之兵卒曰、

「備帶着水沒有？」

彼乃取出自己之水筒、跨過予之胸前、而給水於臨終之兵之口。於是那向予求水之兵卒、遂拱

「已被摧折」之兩手、而微念曰、『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而未幾其息遂絕矣。

噫、子實不忍棄傷者斃者之幾多戰友或部下而獨歸。然那不相識之一兵卒、必欲救予、乃又握予之左手而負予身於其背、於是一路跑去、正跳過圍牆時、卒然共倒於地。但覺彼又急急然拾起外套

而投蓋予身、然後乃不出聲息、而伏於予之右側。噫、予由是已得一不相識之兵卒、救出塹溝、然當時被圍牆之右角、觸着予足之傷口、乃始感覺着一種劇烈之苦痛焉。未幾彼又密語予曰、

「現在彈丸飛來的很多、我們略為等一等罷。」

彼又取自己之鎗劍、用毛巾縛在予之已斷之右腳上。此時予喉甚渴、急欲飲水、彼乃傾其水筒之

水而與予、又屢屢慰予曰『不可過於多飲』又曰『稍為耐一耐』。同時予身之傍、見有許多之

戰友、呻吟叫苦、彼又親密懇切、代為拾起彼等散落之水筒、而注水於彼等之口。又彼每至不能逃

過敵眼之時、則假作死狀、掩蔽着予而靜焉伏地。雖然、予尙未知此義俠之兵卒之名也、乃叩之曰、

「備叫什麼名字？」

彼傲聲答曰、

近藤竹三郎

「我叫近藤竹三郎。」

「備是那一個聯隊？」

「是高知聯隊。」

噫、予實爲一既非部下、又非同聯隊之兵、而又未謀一而之他聯隊之勇士之所救者也。嗚呼、彼與予、予與彼、果係何等之宿緣歟。予實無從索解也。雖然、從可知我軍隊內其上下之關係親密。如一家族者並非偶然。即如此近藤者實士卒之龜鑑。勇士之美談而可傳流於千古而不朽者也。

何等之宿緣歟

嗚呼、此人今已亡矣、痛哉——

予自被救出、暫濠以來、數點鐘後、忽然人事不省、然不久即得再蘇生、而蘇生後、首先浮上予之念頭者、即此可敬可慕之近藤竹三郎之名是也。

竹三郎雖已救予出望臺之敵圍矣、然欲達到我軍所在地點、則前途猶遠、且又係白晝之敵前、不得不冒機關砲火而歸。當此時也、予爲竹三郎計、彼自身亦屬一負傷者、不如棄去「到底無生命可望」之予、而早求得遁入安全之地之方法爲良。不料彼堅守那一句「我救備」之誓言、排千難、耐萬苦、運用其慧敏之巧智、無論如何、必欲救出「素無何等之恩義相加」之予。噫、

誓欲救予

被打得好利害阿

瞞過敵眼

人事不省

予惟感淚之頻頻而已焉。未幾彼以身掩予者已久，乃又言曰、

『現在彈丸仍舊是很多的飛來。但是待到夜間，敵人必來搜索行刺，不如此刻就走。備自己

心裏，請當作已經死了的着想。』

言畢，彼將予包入外套內，又用手招一在近傍之傷兵。此傷兵匍匐前來，見予面驚曰、

『不是櫻井中尉麼？』

噫，予不知彼之爲誰，惟既知予名，必係同聯隊之兵可知。彼對予曰、『被打得好利害阿——』又與竹

三郎不知密語何事。嗚呼，予自此委此身於此二人之手，而今則「變成我最親愛之戰友之墓地」

之望臺，已在予身之後方矣。彼二人五步一伏，十步一仆，每仆每伏，均假作死狀，而首尾均能

瞞過敵眼，不被看破，以運予前往。此時予雖不感覺傷痛，然已摧折之骨，互相摩擦，而心中起一種

不快之感焉。未幾跳過鐵條網，越過胸牆，而終則於夏日如炎，日光直射之正午時，已運到鷄冠

山下之鐵條網之下邊之地隙間矣。

於是在此處稍休憩，將予身橫倒，不料不久而予氣漸遠，宛如睡去然，而已萬事不知矣。蓋予因出

血過多，故終至人事不省也。此時予已算入戰死者之數矣。即在鄉里間，如我師（指僧人言）村井

氏者，聞此報而寄一郵片與予之先生（指教習言）亦曰予已列櫻井於佛壇之前，而供着香花云。

予一旦息絕、經過數點鐘、而此二兵、已將予運過此地隙。雖然、地獄之門、猶拒予而不許予入也。又將予魂轉回人世矣。此時轟然一重砲彈、在離予不遠之處破裂、而飛砂走石、予亦遂浴於其砂石之時雨間焉。

噫、蓋此砲彈之轟然一響、實呼還予魂而重臨此土也歟。魂既再歸、俄然又覺着傷口之劇痛。欲稍運動「比較的健全」之左足、而一些不能動、但見流血、已盡凝成黑塊而已。又此時覺有人以一國旗、掩於予面而爲予遮日光、開目視之、知彼近藤竹三郎者、猶未去予側、而守護着予也。噫、予不禁爲之流淚而感謝彼之忠誠義俠焉。

彼又將木棒數條、縛在纏裹予身之外套上、以便肩擡、縛畢、對於逐漸歸集而來之四五名之負傷者、又懇切托之曰、「是是非非、務請救救中尉殿、而代送送到繃帶所。」於是又回首而窺視予顏以言曰、

『中尉殿、我傷尙不甚要緊、故我尙不後退。中尉殿之傷甚重、務請保重貴體、逐漸就癒。』

言畢、近藤遂離予而去矣。嗚呼、自此以後、不復再與彼相見也、悲哉、——痛哉、——噫、予已得與彼一握手而感謝其極熱之義俠心乎、曰否、未能也。予已得與彼一接吻而祝彼曰

近藤死矣

「汝其健康」乎、嗚呼、予亦未能也。予惟以心中無限之感、而泣謝彼之恩義而已矣。予惟以暗中一片之誠心、而默禱彼之健康而已矣。嗚呼、一樹之蔭、一河之流、雖曰此皆是他生之緣、然自投釜中、而救萬死之予、以脫敵圍之彼、實予之再生之恩人也。予之所以有今日者、決非予自身之生命、蓋前之予、已殞命於望臺、而今之予、乃即近藤竹三郎之化身也、非歟。雖然、彼近藤竹三郎者、此後未及一月而戰死矣。嗚呼、彼幽魂已遠不知何在、而其千辛萬苦之餘所救出之予、有今日、彼竟不能親見之耶。嗚呼、言念及此、予誠欲泣而不成聲、欲語而不成辭者也。

已到繃帶所

此夜、四、五名之傷兵、乃利用暗中、負着予而尋訪繃帶所。然予此時腦猶未清、全然如在夢中、故萬事皆不能十分記憶、惟在途中、覺得四、五名之傷兵、已負予至此、而今則已移載予身於擔架之上矣。未幾已聽到人聲足聲、忙落奔走之地點焉、噫、此實我之繃帶所也。予於此不覺出聲大叫曰。

「安井君在不在？還有安藤君呢……」

忽聞有人答曰、

「我是安藤——安井亦在只兒——」

安藤君——
安井君——

予本不知兩氏之在此處、惟如在夢中、偶然叫出此予所最親慕之兩氏之名、不料相契不淺之兩氏、竟又在此離合無常之戰地相遇、而自今以後、予又全藉此兩軍醫之救護焉。嗚呼、天實假予等

以不可思議之邂逅緣哉。予自聞二氏之聲，遂不覺錐胸叫曰，

「安井君——安藤君——」

兩軍醫乃執予手，撫予額而言曰，

「君盡力矣……君真十分盡力矣……」

聞言視之，又見予之大隊長上村少佐（長治）之屍，亦橫在予之左側。嗚呼，少佐當攻擊第一散兵濠，非屹立最先頭，而激勵予等者乎。今則已成無魂之骸，而在此長睡，但見其從卒擁着其屍而放聲大哭，噫，悲哉。——未幾軍醫爲予纏就繃帶，而命看護手送予至後方之病院矣。噫，予於是與此不期而遇，喜出望外之兩軍醫，又不得不含淚話別，而欲言未……

後日遇安井軍醫時，彼爲予述當時之狀況如次。

不思議之
救

「假繃帶所之位置，實爲我傷兵所頗難尋着之處。然君竟得救而達到繃帶所者，實意外中之意外也。予等每見有負傷者歸來，即訪問君之安否，然無人不曰，君已戰死，甚至有謂君在鷄冠山之鐵條網下，戰死而仆着。故予等遂深信君已無生還之望。然予等以爲即屬死骸，亦不得不捨之而歸，乃到處探問君之遺屍，究在何處，而遍探不得。未幾有一軍曹，姓定岡者歸來，乃又問起君事，彼曰死在鷄冠山之地隙間，於是速遣看護手，以擔架往迎，不料天色既暗，敵彈又烈，因

以爲終難
救矣

近藤之最
後期

之不能前進，遂空往返一次，而從半途折回矣。雖然，若竟棄君屍而不顧，究屬不能，乃又遣擔架往尋，不圖竟得載尚有生氣之君而歸。此時予等之喜躍，果何等之不自禁耶。雖然，一見君面以爲君數點鐘後，必將絕息，遂與安藤軍醫相顧而默然矣。故送君往野戰病院時，予等暗中，以爲從此與君真長別矣……：

雖然，予此後又遇着救君之近藤竹三郎。噫，此殆意外之因緣歟。蓋自送君往病院後，約一閱月，一日忽有一兵卒，肩一圓匙，而通過予等之繃帶所之側，不料卒然仰天而倒。予急趨而視之，噫，惟彼實從敵圍中救君逃出之近藤竹三郎氏也。——予一念及彼係救君之人，不覺感激而又哀憐，但見彼息弱如虫，乃急取出予腰間之水筒之水，而與之飲。彼遂稍微露笑，而一瞑絕命矣……：

嗚呼，再生之恩人，所謂近藤竹三郎其人乎，彼如此可貴之生命，竟爲流彈所殞命乎。——

第一回之總攻擊，演如此之慘劇而結局矣。二回三回之總攻擊，亦慘烈之極者也。雖然，我軍毫不爲所屈，而益益鼓勵銳氣，益益刷新手段，以對此死守之強敵，攻之又攻之，終至攻之而竟拔之矣。至於第一回總攻擊以後之旅順攻圍，則予無口述其情形，筆記其戰績之權限。欲述此者，必

另有其人歟。蓋予此後在病床之間者，實殆三百日，手不能動，足不能立，終日惟在苦痛之裡，齋馳神於遼東半島，而夢想那忠勇之將卒，陣頭之武士之英丰烈彩而已矣。雖然，一時又一時，一日又一日，終至迎明治三十八年之初春之第二日，平素列強所稱爲蘇彝士運河以東第一之堅城之旅順大要塞——彼露國所賴爲東亞侵略之策源地之此地點，終至不能永久支持，以抗我皇軍之神威而開城。守將親自出城而乞命於我乃木將軍之旗下矣。——此時得此喜報之子，——否，不僅予也，舉凡參加於攻圍軍中之負傷者，與其謂彼等皆喜，實不如謂彼等皆泣之爲愈也。即埋於旅順山谷間之我軍勇士之白骨，此時亦皆起而舞躍也歟。前者叫着『將仇敵……』」呼着『那旅順……』」含無限之怨恨而斃之忠義之靈魂，亦必至此而始得其安慰也歟。

予聞旅順開城之報後，不禁爲之喜極而泣。而同時又想起那幾多之陣歿戰友矣。嗚呼，武運多拙，而殺多數之部下於戰場之子，果如何而得感謝其忠魂乎哉？棄多數之同胞，而獨得救歸之子，果尙有何顏，以得見我父老乎哉？

嗚呼，今則戰已休矣，嵐已靜矣，勇士之血，已購得此平和矣。彼旅順之山，白骨其已平乎，遼東

之河、赤血其已涸乎。雖然、彼忠君殉國、幾萬忠義將卒之名、實芳傳千歲、輝映萬世、而後世子孫、當永遠相傳其勳績而無忘之之時歟。

旅順實戰記 終

跋

吾友楊君度有言立國必要之原質惟黃金與赤血吾愛而誦之以爲至言然黃金者取之以道用之有方固無盡藏也即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方亦可以漸時而聚若赤血之爲物則必培之以國民之良心漑之以國民之涕淚而又需數十年長久之歲月使之萌芽茁長待其蓬々勃々鬱極而不可遏則以其時而一灑之乃可以成功蓄之得其術矣而灑之不以其時成功者十之一而敗常八九若乃培之以膏粱漑之以酒漿則所謂赤血者日以銷滅汨沒入於無何有之鄉而國其亡矣吾悲吾國以數萬萬國民之黃金而一敗再敗而購得無窮之恥也吾羨日本以數十萬國民之赤血而一勝再勝而購得此莫大之榮也思與吾國之父老子弟同蓄此血待其時而灑之以洗此恥久矣吾友

黃君邠有赤血之好男子也以其血淚譯此肉彈吾讀而愛之夫此書在日本人視之則爲肉彈在吾人視之則爲血淚此書實含有我國民無數之血淚今日讀是書而不恥且羨而血不沸淚不下者必非中國男子吾願獻此書爲我朝野父老子弟養血之劑我父老子弟其聽我耶否耶光熙忍辱含詬游學此邦以我之淚漑我之血數年于茲矣捫心自問所學所知都不足以上報國家下慰社會所堪自信者惟此血與淚尙存耳自今以往至于死之日願與國中父老同傾此淚以漑我子弟之血願與國中子弟同灑此血以慰我父老之淚合我國父老子弟之淚與血以雪國恥而揚國威我國中父老子弟其許我耶否耶是二者吾將以愛讀此書者之多寡卜之故綴數言于此并藉此書以寄我之血淚使得暫白之於我所仰望之父老子弟之前也宣統元年四月十七日陸光熙跋

對於「肉彈」之輿評

肉彈者、即旅順實戰記之原名也。

萬朝報評

「肉彈」

(日露兩軍勝敗之原因)

初爲第十一師團某聯隊之旗手、繼附入中隊而參加於旅順之攻圍軍中、經歪頭山、劍山、干大山、太白山、大孤山之各占領戰、終至加入三十七年八月下旬之總攻擊中、而突入望臺、在圍牆之間、陷於中隊全滅之悲運、而四肢負大小無數之鎗劍傷而幾死、幸得他聯隊之一兵士所救而得歸、竟喪失右手而僅得左手以執劍者、非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歟。彼揮其唯一之左手、握筆、而記旅順戰之實況、名之曰「肉彈」。

對於「肉彈」之輿評

吾讀此書、而有以明白會得我軍隊之所以強之一原因也、此雖非著「肉彈」者之創見、人人皆知所以言之、惟一讀此書、而此印象、更深銘於吾輩之腦而已矣。

蹲於道旁之老嫗、撥着佛珠而祝曰、

「菩薩要保祐。我們是全靠着兵隊先生的。」

祝畢、又伏拜。噫、觀此神情、值不啻劊我等之肝——

雖一老嫗、亦得爲君國作軍隊之後援、而其神情之感孚於軍隊者實最深也。且如著者之與從卒高尾文吉

杉村少尉之與從卒伊藤福松、野本伍長之與松本

祐市、某軍曹之不顧自己之重傷、而代爲部下之傷兵、

懇請軍醫診察、中隊全滅前、伊藤曹長之泣訴著者等

等、其將校下士卒間之愛情、幾不啻如骨肉。即如著者負重傷而將爲敵兵所捕時、忽得高知聯隊之一等卒近藤竹三郎（亦係負傷者）之救、亦士卒愛重將校之深切、而始有此結果也。此人後爲流彈所中而斃、著者却重得生、故著者於本書中稱此人爲其再生之恩人、而大記特記於卷首。嗚呼、雖一老嫗、亦爲軍隊盡至誠、而軍隊又能相信相愛、爲君國盡犧牲、民與兵、上與下、一致結合如此、是天下之精強也。尙誰得而破之哉。

著者在望臺之圍壁內、受中隊全滅之慘禍、其身又蒙重傷而倒於死屍累累之間時、忽目擊極慘之事、而敘述如次。

予偶見一敵之負傷將校、以右手招人、以左手指着自己之脚。此時一「亦曾負傷」之我之看護手、跳上

敵圍來。敵將校乃拱手對彼要求他代施繃帶於其脚上。於是我看護手乃近接彼前、從腰囊中取出繃帶、不敢拭自己之傷口所流出之血潮、却將敵之傷脚、輕輕包裹。噫、彼看護手誠能盡仁慈博愛之道矣、蓋彼以爲雖曰敵人、而對於負傷者個人、則杳無何等之私恨、況彼亦同爲國事盡瘁之勇士、故叮嚀懇切、不惜爲其傷脚、施極貴重之繃帶。噫、其仁慈豈非可流芳哉、其義俠豈非可敬慕哉、無論如何殘忍獠惡之敵、對此仁慈義俠之看護、將亦不得不揮淚而感謝千萬也歟。雖然、彼敵將校、果以何物報酬此恩人耶？握手乎、抑感淚乎？曰否否、不然決不然。咄——咄——彼暴戾之將校、竟以手鎗中之一彈、而報此仁慈義俠之看護手也。——慘哉、——悲哉、——殘毒哉——嗚呼、文明之人歟、請一記之。——嗚呼、仁義之士歟、請勿忘

之。——我看護手爲彼施繃帶，將畢，而敵將校乃急拔其腰間之手鎗，一擊以奪去此恩人之生命——狼心獸性！抑狗肺歟！噫，目擊此狀之予，其悲憤之念，若何？若何？

吾人觀此事實，而有以知露軍敗北之原因焉。露軍之將校，視其下士卒如馬牛然，橫取下士卒應領之月俸，以恣自己之驕奢，常使下士卒有窮乏之泣，而不稍顧恤。今又殺我日本軍之仁慈義俠之看護手，噫，此實貴族將校輩（露國將校，貴族甚多）無寸分尊人權，重人道之思想之一確證也。彼將校既如此矣，而下士卒遂不親信之，愛重之，故其軍隊之間，常缺一氣。雖露兵非不勇敢，而之所以連戰連敗者，蓋可知矣。我國今後，貴族將校，亦將漸多矣。雖類於露國將校之人，萬中不可有一，此不待論者矣，然更有一層，不得不

注意者，即軍事當局者，其優遇貴族出身之將校太過，其進級甚速，而其職任，却甚安易。吾人對於此等形勢，不能不忠告苦勸，而乘此機會，故更添此一言者也。近來將開之萬國赤十字大會，我將提供此書中之事實，以鳴露國將校之凶暴狼戾，併可發議，此後須定一條規焉。

令人能感得戰爭之悲慘者，『肉彈』誠一良書也。閱此書不遠將譯成英文而在美國出版云。若是，則有益於熱心研究日本之歐美諸讀書社會，固無論矣，而得資於世道人心者，亦甚不尠也。

日本新聞評

旅順實戰記者，乃一參加入旅順之攻圍中，而突擊擊破，身陷敵圍，蒙數創不能起之重傷，幸得兵之救，而得

生還之將校、所著之書是也。即實地之軍人、筆記實地之見聞、而世界近來所稱爲無比之悲慘劇之旅順大戰、實無一句不帶碧血之色、其悽慘悲酸、幾令人不忍卒讀。曰太白山之激戰、曰戰場之訣別、曰肉彈又肉彈、曰必死隊、曰南山之激戰、等等者、皆其中之題目也。敘事周密、而極其精細、當時之光景、宛然在目。誠近來之快著也。

國民新聞評

在空前之大戰役所謂日露戰役中、其間戰鬥之最激烈、而最足以發揮我軍隊之武勇者、則莫如旅順要塞戰、蓋旅順戰史者、實最壯快、最悲烈、最悽慘之歷史也。本書係櫻井忠溫氏所著、開戰之始、氏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參加於攻圍軍中、在旅順對陣時昇中尉、得一生

於萬死之中、揮殘餘之左手、而描寫旅順攻圍之實況、非想像也、非誇張也、壯極、慘絕之要塞戰、其光景實歷歷焉。且如中尉自中隊長戰死後、代指揮中隊而突擊望臺、身陷敵圍、部下全滅、中尉亦蒙重傷而待死時、忽得一未知兵卒之助、而得脫敵圍等事實、實較小說尤奇、令讀者不覺起肉躍之感。雖所敘述者、僅一小部分而短時間之戰鬥、然由此而旅順攻圍戰之何等激烈、實可得而想見矣。

電報新聞評

著者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者、係在旅順要塞戰中、突擊望臺之際、不幸而陷於敵圍、身受數創而仆、幸有一未知之某一等卒救之、乃得一生於萬死之中之人也。今揮其廢餘之左手而草此實戰記、又附左手所作之

實戰畫一張、彼旅順要塞戰之慘憺光景、得此苦戰之勇士之筆、誠杳無遺憾、而盡得紹介於世、令讀者有如、在流血之裡之想。且救出著者於重圍之中之一等卒、其後不久被流彈所中、得救護著者之軍醫之慰藉而瞑目、其事數之奇、如讀小說。蓋日露戰史中、可大筆特筆之旅順要塞戰、得此人而敘述之、可謂無遺憾矣。其卷首又附大山元帥、乃木大將、以及大隈伯爵等之序文焉。

讀賣新聞評

櫻井中尉者、屬於第十一師團、而參加於旅順之攻戰中、奮鬪於敵之堡壘下、遂被敵彈所中、而一時息絕、然終得幸全生命、所謂名譽之負傷者、而受國民之尊敬之人也。「肉彈」者、即中尉自出征日起、至負傷日止、詳細

對於「肉彈」之製評

記述其間之經過之作也。如動員令下時、年少氣銳、好鬪喜戰之士官等、果如何之欣喜、彼等在敵地上陸後、見先發軍之戰鬪、果如何之血湧肉躍、當時之狀況、一如親見然。且是書之真價值、在其後半冊、即描寫旅順攻城戰之慘烈是也。攻擊旅順時之慘烈、記其大略之書籍、世上雖已不少、然皆係記述攻圍軍全部之狀態、而就一部份之事實、細描寫者、不可多得。此書將一部份之戰狀、詳細寫出、雖不能知戰鬪之大體、然一部之悲慘狀況、杳無遺憾、而盡被描出、令讀者不得不驚歎戰爭之悲慘無極。誠人人應一卒讀之善本也。其卷首又附有大隈伯爵、乃木大將等之序文者焉。

東京朝日新聞評

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英文學者櫻井村氏之令弟

也。氏在旅順攻擊中，當第一回總攻擊時，身受數創，失去右手。今因追懷往日之慘烈，而著此書，全編分二十八章，自出師之日始，至中尉負傷之日止，敘述其間之經歷，及其實見之幾多勇士之壯烈談。其卷首則附旅順砲臺真景圖，及負傷時得一兵之助，而得生於九死之中之實況圖（氏左手作）。又附大山元師，乃木大將之題詞，及大隈伯爵之序文。大隈伯之序文中，有言曰：今中尉揮其得全於敵彈之前之左手，而敘述此實戰之跡，戰場之壯烈，又悲痛之狀態，與武士亦不得不吞暗淚之人情，其消息均被一一傳出。噫，旅順之大活劇，藉此多感之筆描出，以公於世，予實最喜而不自禁者也。云。此言也，誠足以發揮本書之真價值者也。

大阪朝日新聞評

著者，在三十七八年之戰役中，參加於旅順攻圍軍，而從事於壯烈悲痛之戰鬥，終至身負名譽之重傷之勇士也。今揮其殘餘之左手，而記述此實戰之事實，以慰藉陣歿戰友之忠魂。噫，「肉彈」之一篇，實記錄曠古之大悲劇，所謂旅順攻圍軍之活劇者是也。著者後邁之氣象，與深厚之同情，自然而流露於敘述表裏之事實間。實令讀者不覺感泣涕零者焉。書中又插入著者自作之戰場畫一張。此係著者於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之突擊，陷入敵圍而幾乎不免時，得一兵卒之救，藉殘餘之左手，而描寫當時之狀況，以作感謝之紀念云。一見此圖，可想見戰場悲慘之光景，而令人竦慄。蓋此書實旅順占領之紀念品，而我國民當各寶藏一冊，而不可失者也。

信濃每日新聞評

『肉彈』者、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之實戰談也。氏係櫻井鷗、氏之令弟、初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後當第一回旅順總攻擊時、率必死隊而突擊望臺、乃右手被折、身負九創而不能起、忽得他聯隊之勇士、名近藤竹三郎者之所救、始得生還。此著即係揮其殘餘之左手、而起稿作畫以成者也。讀之不覺令人津津有味、一舞而再躍焉。

臺灣日日新聞評

『肉彈』者、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揮其受創未癒之左手而作之旅順實戰記也。日露之役、著者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自南山激戰後、轉戰於劍山、太白山、干大山等數處、後爲小隊長、當旅順第一回總攻擊時、乃率必

對於『肉彈』之輿評

死隊而突擊望臺、初則右手被折而仍不屈、僅提殘兵八名而敢行最後之突擊、不料俄然陷入敵之重圍、四肢共被九創而不能復起、偶得一勇卒之助、而始得全其生命云。故『肉彈』者、實係演活劇於花舞臺之勇士之手所成之實戰記、吾人讀之、但覺興味之津津、而又不得不深表吾等之敬意焉。

▲櫻井中尉、實文武兼長之人也、吾人讀久戰沙場者所作之各種戰史、或從軍記者之觀戰記等書、未有如此『肉彈』之令人感興深也。其敘述之精細、趣味之津津、文章之奇峭、蓋實武學文學、兩者兼備者焉。

▲此書自第一戰友之血魂、第二大命下臨、第三征衣上塗以下各節、敘述船中、及初上陸時南山旅順之形勢、又述歪頭山、劍山、太白山、大孤山等之激戰、而於其間又帶描防禦工事、幕營生活、綳帶所等之實況、

至最後乃揮其極靈妙之筆、而寫旅順第一回總攻擊之光景、至『死中再生』而全篇告竣。筆力勁健、句句有生氣、多情多感、將戰爭之壯觀、及慘狀、巧為點綴描寫、

幾多忠勇士卒之勤績美行、盡被紹介於當世。全編

既不背事實、而又不陷於乾燥、興味津津、一如讀小說冒險談。其最後數章、尤為有味、誠一字比一字又悲壯、

一句比一句又痛切、戰場之光景、勞瘁在目、疑令人不忍卒讀焉。

△此書係著者將在戰場上實地見聞、實地觀察、實地經歷之事實、或從正面、或從側面、縱橫描寫而出之之著作、非如載於日報或月報上之觀戰記之乾燥無味者也。

書中之人物、雖極不加裝飾、不盡自然描寫、然而忽別忽聚、昨日尚笑而祝其健康者、今則已泣而弔其戰死等等之事實、直不啻一篇之小說焉。

▲卷首附有大山乃木兩大將之頌辭、又著者欲表謝其再生之恩人、乃以廢館之左手所畫成之『勇卒近藤竹三郎、負著者而脫望臺之敵圍之圖』附於題辭之後。彼慘憺之戰鬥光景、躍然於紙上、誠家庭青年之好讀本、吾人不惜紹介之而且推薦之也。

藝備日日新聞評

『肉彈』者、係參加於旅順之要塞戰中、而失其右手、幸脫死地之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揮其左手而成之實戰錄也。其卷首有大山乃木兩大將之題詞、及大隈伯爵之序文、更為是書增一層之價值、然是書即無此等之表彰、而已十分有趣味、有利益之實戰錄也。誠有開卷而不忍復掩之趣者焉。

山梨日日新聞評

○讀肉彈

一記者

肉彈者、何物耶、參加於旅順包圍軍中、而突擊望臺、不幸陷入重圍、身受敵劍、部下殆全滅、將不免爲豺狼之毒牙所嚼時、忽被一勇卒所救出之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之實戰記是也。然此係右手已折之中尉、揮左手而記之著作、故悲慘之狀態、壯烈之光景、均得由此而推測之。噫、中尉在旅順時、果係勇敢之戰士、在文壇上、亦實猛烈之飛將軍也。其自序曰、「予素一介之武弁、以文學問世、本非其選。」云々、然一閱此書、決非一介之武弁所能辦、即素以文字聞於世之先生輩、亦不足以追其踵者也。

文章極流暢、然又極圓熟而達於老境。舉目之所睹、身之所經者、而揮此才筆以敘之、令人一遍讀過、感興勃湧、

對於「肉彈」之與評

較讀有名大家之小說、更深一層之趣味。時則令人肉躍而氣昂、時則令人暗淚之滂沱、實皆出於自然、而不能自禁者也。

彼敘戰後之盲山、而記其火葬場之光景時、言曰、

瞥眼見山之一角、白煙揚天、異臭滿地、噫、此即我軍戰死者之火葬場也。即焚燒那爲國殉難、可尊可貴之犧牲之祭壇也。幾百忠義之魂、將包入此烟中、而還昇於天外也耶。予等不禁脫帽行禮、懷然以弔彼等之英靈。嗚呼、彼故山故水之間、絡絲之老嫗、停手於窗隙之風前、而憂其愛兒、縫征衣之妻、撫乳兒於懷中、而思其良夫時、又安知此時其良夫、其愛兒、肉已飛、骨已摧、血淋漓而染草、今又在茲與茶毘一片之煙、化作青雲而去耶。——

嗚呼、其言果何等之悲痛哉、彼又叙大孤山之戰况曰、

此大突擊命令既下，兩翼並起，左右相應。揚我鬼神之勇威，壓彼魔王之怒嚇。犯天險，冒砲火，攻擊攻擊，刺進前鋒，喊聲轟轟，砲聲殷殷，劍尖閃而砂塵舞，鮮血流而肝腦塗。今則不聞大混戰——敵人搖動山上之大石而轉墜下之，因之被飛擲於千仞之溪，中間有之，被壓潰於幾丈之岩石下者亦有之。肉破骨摧，狂叫之聲，怒喝之音，噫，其悲慘之光景，實非世界之常有也。忽然萬歲之聲，上下相應，搖動山巖而起。噫，比何事歟？但見硝煙濛濛之間，團團然飄卷者，非我軍之日章旗乎——蓋予等突擊已奏効也。軍旗既進而翻飛於山頂之岩角間，予等見之，喜極而泣，噫，實其偉矣。

此不過舉其一例，歷歷而來，無一不實況如描。噫，中尉以如此流暢富麗之筆，而作此旅順實戰記，實不易多得。

之著作，而戰後所出之讀本，實罕能與之匹敵者。且其卷首所插之題畫，皆中尉揮廢餘之左手而成之物，活寫出救已出死地之一兵卒之勇壯狀態，而當時戰況之悲慘壯烈，又可得而想像。誠於此書上，特放一異彩者焉。

福岡日日新聞評

此書係在旅順攻擊軍中，世人所稱為日露戰爭中之花之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所著，插畫亦係中尉之揮毫。中尉當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突擊望臺時，斷其右臂，後雖不復參加戰鬥，而此肉彈一篇，實旅順之實戰記，讀之恰如在實地觀戰然，有肉飛魂躍之概。此種著作而成於軍人之手，實令人更深一層之感慨焉。

防長新聞評

此係著者步兵中尉櫻井忠温氏勇戰奮鬪而失去其片腕之實戰記也。從下動員令起筆。詳敘旅順之要塞戰。文章平易、人人能解。描寫戰鬪之各方面、無洩漏處。真極好之紀念書、又足令人想見攻圍軍耐何等之勞苦、而經過此攻擊之長日月也。卷首附有大山元帥、乃木大將之詞、大隈伯之序文、哈利斯博士之夫人所作之弔魂歌、(弔乃木大將軍之二公子)著者左手所作之「勇卒近藤竹三郎負著者以脫敵壘」之圖、及旅順要塞圖、錦上添花、令人起悲壯淋漓之感。全篇共二百餘頁之大冊也。

山陽新報評

不發射「肉彈」不足以拔此堅壘、此旅順攻圍軍之某

對於「肉彈」之輿評

聯隊長、破壞鐵條網時之號令也。此書即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温氏、參加入此攻圍軍中、而在旅順激戰之實戰記也。雄偉壯烈、更加氏兄鷗村氏之刪正、而文筆更覺不凡。插畫亦係中尉所親作。大山元帥題辭曰、一讀是篇、足想見忠勇將卒之風采云。乃木大將又題贈壯烈二字。蓋此雖僅係一方面之戰記、而以此類推、他方面亦可知矣。誠難得之活歷史也。

北國新聞評

此書係第十一師團步兵第二十二聯隊之一旗手、參加於旅順之攻圍軍中、至明治三十七年八月第一回總攻擊時、遂為同聯隊之小隊長、而奮鬪之末、終在望臺負敵處之重傷、幸得一生於萬死之中而還之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温氏、於干戈既戢之後、欲慰陣歿戰友之忠魂、

乃掉殘餘之左手而執筆著述者也。事既壯而又慘，其敘實戰之光景，最爲詳密，且趣味之橫溢，行文之流麗，宛有包含劍氣之概，誠近來稀見之快著也。大隈伯序之曰：「今中尉揮其得全於敵彈之前之左手，而敘述此實戰之跡，戰場之壯烈又悲慘之狀態，與武士亦不得不吞階淚之人情，其消息均被一一傳出，噫，旅順之大活劇，藉此多感之筆描出，以公於世，予實最喜而不自禁者也。蘭明王師連戰連捷之真因，表彰忠烈之無名英雄之逸事，安慰晒白骨於遼東之野之幾多勇士之忠魂，曩爲旅順之戰士，今爲文壇之大家，着先鞭於趣味最深之戰爭文學，而大告成功者，其有俟於我櫻井中尉者其不少也。」云云、洵哉斯言。吾人常言國民貴重精神教育，竊願紹介此書於教育家，而從事於普通教育之小學教員諸君，尤爲急當人各一編也。

德島日日新聞評

比小說尤奇，較演劇尤妙者，此旅順實戰記是也。著者櫻井中尉，初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當旅順第一回總攻擊時，率必死隊而突擊望臺，雖右手被折而不屈，提殘兵八名而突入，不料身陷重圍，四肢共被九創而不能復起，幸得他隊之勇士所救，而始得生還之人，故描寫旅順實戰之模樣時，詳而且密，趣味津津，大有不忍釋卷之感。

九州日日新聞評

櫻井氏奉職陸軍，而爲步兵中尉，依皇命而出征，出入於死生之巷，屹立於矢石之間，感勇將猛卒之壯烈，又泣腥風血雨之慘酷，今則干戈既戢而追憶已往，夢想那旅順之烈戰，不得不呵健筆以成此書，故字字皆慘之

極、烈之極、讀之令人有身臨實戰之概。

巖手日報評

旅順者、係擲我忠勇將士之肉彈血烟所奪得之物也。其壯烈淒慘之狀、令人毛髮皆聳。此書即在此活劇場裡、實賞慘苦之中尉櫻井忠溫氏之所著並畫、故當時之事、歷歷如示諸掌。真足以使懦夫讀之而亦奮起者也。

愛媛新報評

旅順要塞之攻圍、係日露戰役中最壯絕慘絕之大活劇也、而欲描寫此大活劇、非親臨此大舞臺而演活劇之實戰者不可。本書之著者櫻井中尉、初為松山聯隊之旗手而出征、南山戰後、轉戰數處、至旅順第一回總

對於「肉彈」之與評

攻擊時、率必死隊而突擊望臺、初則右手被折而仍不屈、僅提殘兵八名、而行最後之突入、不幸身陷重圍、得一生於九死之中、今揮創猶未癒之左手起稿作畫、描寫此大慘劇之實況、而與我國民以新記憶、以成此著作。誠戰捷凱旋之好紀念、又精神教育之良資料也。

少年世界評

去年來本報上所常載之名譽勇士櫻井中尉、今著一旅順實戰記、命名曰肉彈。

中尉之右手已折、人人所知也、故此書之稿及畫、均藉左腕而成者也。

承贈僕一冊、拜讀之餘、知皆係實驗實歷之記事。讀之令人起一層之深感、血湧肉躍者幾回、時則拍案叫快、時則掩卷揮淚、誠近來之快文字也。（巖谷小波）

新公論評

著者係陸軍中尉，即日露戰役中，在難攻不落之旅順攻圍軍中之一將校，經南山之激戰、劍山之占領、以及其他太白山、大孤山之難戰惡戰、至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突擊望臺而陷入敵圍，身負數創，部下全滅。正在仆而待死時，忽得高知聯隊之一等卒近藤竹三郎之所救，乃出萬死而得一生，悲絕慘絕，幾令人不忍卒讀。氏雖曰一介武弁，以文事問世，本非其選，然行文之流麗，敘事之莊重，誠此種戰記之上乘品，而今回戰役中實戰記之第一流也。予讀本書，知古人「文足以見人格」之一言，誠不我欺也。聞本書近日在美國將譯成英文，而紹介於世界之文壇。吾知此書一出，必較杜翁之塞拔斯得博爾更博大之歡迎也。

探檢世界評

著者固一軍人，然爲鷗村氏之令弟，故富於文詞。曩在旅順包圍軍中，因突擊望臺而失去其右手，及今回念既往，乃揮左手而成此一篇肉彈，誠唯血唯淚所織成之旅順實戰記也。讀者誰能不起肉躍骨鳴之感哉。

文庫評

曾在某曾之席上，聞櫻井中尉之旅順實戰談時，余不覺感淚之頻頻。蓋中尉者，即世所謂名譽負傷之軍人中之一人也。氏既斷右手而兩足又僅能運步而已矣，其戰場之慘憺光景，蓋於接氏之風采時，已早瞭然而描出於眼前。故一聞氏之實戰談，遂起一層壯烈悲慘之慨，宛如有自身亦列在戰線之感。况聞氏之實戰談而摧感淚者，不止予一人，凡臨席者皆同抱此感慨者也。

噫、氏一場之戰話、誠令我輩何等之心動也耶。

▲「肉彈」者即櫻井中尉之旅順實戰記也。氏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至旅順第一回總攻擊時、率必死隊而突擊望臺、身陷敵圍、四肢蒙九創而不能起、忽得他聯隊之忠勇義烈之一兵卒之助、乃幸得生還、以敘述此大慘戰之實況、則曾聞氏之戰話之予、今更閱此戰記、實令予不禁感淚之重揮焉。

▲「肉彈」一編、二百餘頁之大冊、聞氏係揮其創猶未癒之左手而起稿作畫以成者也。然予以爲此書係名譽負傷將校之手記、並非在文學上賣價值者。雖然、氏之文章、實勝於氏之辯舌、故無論何人、此卷讀終、未有不血湧肉躍者也。

(河原 撫子)

新愛知評

對於「肉彈」之與評

三十七八年之役、著者爲某聯隊之旗手而出征、參加於旅順攻圍軍中、當第一回總攻擊時、因突擊望臺、身陷重圍、右手被折、誠九死一生之勇士、今揮左手而成此作、足以徵此書非尋常一樣之戰記可比、且其文章之妙、記述之精、實又罕見其匹者也。

時事新報評

本書係參加於旅順攻圍戰中而失去其右腕、所謂名譽之負傷者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綿密記述其戰爭之實驗錄也。關於日露戰爭之著作、汗牛充棟、然身與敵接、從事戰圍之本人、以自己爲中心、而描寫其周圍之光景之書、則除本書外、實不可他求。雖此書不如普通戰史、記述全軍之組織及行動、僅記錄一小局部之事實、然能使讀者恍悟當時實際之戰況、如映於眼底然、起一層

特殊之感慨者，則不得不首推本著也。且著者係一少年軍人，而文藻頗富，敘此悲壯之戰歷，而其筆力無寸毫之遺憾，是書之價值，實益益顯揚焉。今抄出其一節，如敘太白山之攻擊時，

我步兵射則進，止則擊，奮進又躍進矣，然而敵彈橫飛而直掃，以阻止我軍之直接前進，微呼『小隊長』者，乃最後之感謝聲，而大叫『阿嚏』者，乃彈丸之絕腸聲也。雖然，今非可更念念於此等之劇境及慘狀之時也，當步步前進而逼近敵陣矣。故將校皆揮軍刀而在戰線上彼此馳騁，以帶舞士氣曰：『旅團長命令內，果如何言之耶，非一則曰賞嘆將卒之勇敢，再則曰務竭死力以占領敵陣云云耶？唯有前進，速進而就死，今則雖半步亦不能停止之時矣。』爲豫備之二個小隊，與工兵隊，亦皆增遣至第

一線上矣。終至我第一大隊，已肉薄而近至離敵僅二十米突之處矣。不料前面忽被岩山擋住，峭立如屏風，幾無可插一足之地，故無論如何欲急進，而終不得攀登，而敵彈又從側面『吧唧吧唧』飛擲而來。對於正面之第二中隊，又徒爲敵之機關砲之目標，而審視之，但見其繁々然連續而仆……（中略）未幾遙聞左翼之方，已吹奏喇哩之『國歌』矣。噫，月影細映於空中，餘音微裊於山谷，實深沁入予等之腦裡者也。『國歌』之喇叭聲，恰如有陛下親身號令曰：『前進——』之感，而卒將皆不期然而然，挺其身而勇氣更百倍焉。乃即奮躍前進，冒彈雨，攀岩石，暮地猛進，大放喊聲，而突入敵壘矣。

苦戰之狀況，歷々如觀。又記述我軍將卒之情誼，及下士卒健氣之舉動，令讀者無一不摧暗淚，尤甚者，著者

負重傷而仆於望臺之山腹時、來一素不相識之他隊之兵卒、不惜冒萬死而救出之、噫、此真可謂我帝國軍人之精華所發揮之處也。著者當第一回總攻擊東鷄冠山及望臺時、代戰死之中隊長、指揮所屬之中隊、而猛進以占領望臺、不料忽遇優勢之敵兵之逆襲、遂陷於部下全滅之悲運、右腕爲砲彈所碎、而仆於死屍縱橫之間、惟引領以待死時、乃記述曰、

我軍之砲彈、在予等頭上破裂。着發彈落下於予等之身邊而盛揚血烟。或手或足或頭、但見墨黑之一條一塊、均被寸斷而飛散。……在予左側之一負傷、被此砲彈之破片、當頭劈入、於是手搔足扒、苦不勝言、未幾伏地而息絕矣。……乃忽有一人、輕々走近前來、不出聲息而仆倒於予之左側。豈已死歟、蓋假死也。未幾彼附予耳而言曰、『回去罷、我救爾、』

予在極苦之呼吸中、開眼視彼、係一不相識之兵卒。其頭上亦包着繃帶者也。……

乃遂負著者於背、而在彈雨之間、一進一止、或仆地而假作死狀、以瞞過敵眼、費半日之辛苦、而始得救之以歸我陣地、其間之光景、果如何悲慘耶。噫、此一兵卒、爲上官故、雖一素不相識之著者、亦不惜冒如此之危險而救出之、其忠魂義膽、真令人驚嘆而不得不捲舌。以上不過舉一二之文例、通全篇而類是者、不遑枚舉。總之欲世人永不忘此日露戰爭之壯觀慘况、則如本書之著作、予甚望其愈多愈流布也。

東京二六新聞評

旅順戰鬪第一負傷者櫻井中尉、揮左腕而記該役之慘况、名之曰『肉彈』、這箇二字、實足以說明旅順役而無

復餘蘊。天子咨嗟，特賜拜謁，死者方纔瞑目歎。

是忠溫

風霜即壯烈。

字字血痕存。

報國氣何赤。

著書動至尊。

微臣破格榮。

感泣是忠溫。

東京朝日新聞評

玉御聲

(感泣子)

望臺激戰傳驍名。中尉名忠姓是櫻。一身負傷十餘所。全滅部下—隊兵。切斷右腕與右腳。後送僅得保其生。用殘左手自記戰。肉彈一編筆亦精。令想當時戰圖慘。字字是血灑赤誠。千古軍人好教訓。入乙夜覽無限榮。被召宮中惶且懼。龍顏麗掛玉御聲。中尉謙讓向人語。意外光榮心大驚。

太陽評

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氏者，係參加於旅順之攻圍軍中，親身縱橫馳突於血河骨山之巷，而活演古今世界第一之大悲劇之一人也。此即本書之價值，而非尋常普通之戰記所可比也。且中尉既係軍人而又有文士之資格。故其所記，活寫出戰場之慘狀而杳無遺憾，其筆底幾令人有聞得鬼哭啾啾之感。

中央新聞評

著者係鷗村氏之令弟，在旅順攻圍時，建偉勳而負名譽之重傷，失去右腕。今以左手記當時之實況，與尋常之戰記不同。事達天聽，經乙夜之御覽。又於數日前特蒙召見。著者之光榮，可以想見焉。卷首附有大山元帥及乃木大將之題詞，并大隈伯之序文。又附著者

左筆之石版畫係描寫著者負傷當時之光景、極爲精巧、誠令人無一不血躍也。

日本新聞評林

○肉爲彈

肉爲彈。血爲藥。百戰河山。躡鋒鏑。忠是膽。義是肝。中尉報國。一心丹。肉彈肉彈。慘何慘。草木風腥。白日黯。破格賜謁。榮亦大。書成已經乙夜。覽昨日戰場。驍材。今日文壇。名士。嗚呼。櫻中尉。芳名長與櫻花美。

○錦繡腸

一劍馳驅百戰場。誰圖餘事善文章。聞言新著經天覽。金鐵腸兼錦繡腸。



宣統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三版發行	宣統元年六月十六日三版印刷	宣統元年五月四日再版發行	宣統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再版印刷	宣統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初版發行	宣統元年正月六日初版印刷
宣統三年五月二十日發行	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印刷	宣統二年六月初一日發行	宣統二年五月初十日印刷		

版權所有

定價大洋玖角

譯者兼
發行者

錢塘黃郛

印刷者

印刷所

日本東京四谷區坂町百十四番地

武學編譯社

北京琉璃廠西首路南

新學會社

國外總發行所
國內總發行所

